

復興中國革命之路

中國青年

叢書之七

復興中國革命之路

中國文化
學會出版

復興中國革命之路

劉健羣著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三版

實價叁角

出版者：中國文化學會

發行者：南京拔提書店

分發行：西安 洛陽
廬山 南昌拔提書店

復興中國革命之路目錄

自序

- 一、復興中國革命之路
- 二、中國童子軍應有的認識
- 三、貢獻一點整理本黨的意見
- 四、革命與人生
- 五、中國青年對於福州叛變應有之認識
- 六、對中國青年的希望
- 七、我們所需要的人生
- 八、北來工作的幾個要點
- 九、赴贛所得的感想
- 十、我們應該怎樣訓練自己
- 十一、對於貢獻一點整理本黨的意見的商榷

錄 目

自序

國家危亡到了今天的程度，還要咬文嚼字靠幾篇文章來做救國救民的工作，實在是無聊之極，所以每每於提起筆來便充滿了內心的慚愧！

近來有許多朋友希望我把過去的一些演講，印刷出來作一個紀念，我也很想整理整理，並決定以後除了實際可行的計劃而外，不再動筆寫無用的文字。

今天中國應該走破壞之路？還是建設之路？當然誰也知道離了生產建設，不能有新中國的前途，爲了建設新中國，擺在面前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認爲是黨治的試驗已經失敗，應該從速結束黨治，頒佈憲法。實現民主政治。另一種則認爲過去的失敗，不是黨治的失敗，而是沒有澈底實行黨治的失敗。因此主張不但不能結束黨治，還要加緊黨治，爲了發揮黨治的效能，更須造成一極有權力極不貪污的黨，要使黨有權力，便主張廢棄委員制改用領袖制。爲了妨止貪污，便主張限制黨員和官吏的私產及其生活。在這兩種極端不同的主張之下，我們根據國際的趨勢，國內的需要，當然是否定第一種的主張，贊成第二種的主張。

汪院長說：中國需要以「均權求其治，以建設求統一」，政治黨局者的說話，自然是十二萬分的謹慎，我們却很乾脆地主張中國需要「以集權謀建設，以建設求統一，以統一禦外侮，以生產爭生存，」有人說；本黨訓政，已經定爲六年，當然應該結束，我

我們覺得中國的一線生望，便是當局者要救護民衆，教育民衆，而不枉向民衆說幾句好聽的話，更不能欺騙民衆，我們認為假如當權的黨，能自身刻苦努力，遵照總理遺教，實實在在的施行訓政。即使訓他二三十年，中國民衆絕不會不願意接受，若不實際注重民生，施行政策，縱向民衆告哀討好，由六年讓到三年，讓到六個月，甚至承認不該訓政，中國民衆還是不會諒解你葫蘆裏賣甚麼藥，所以中國的問題，只是一個大公無私負責苦幹的問題，頂好少對老百姓玩一些勞民傷財的新花樣，與其花十幾萬來製造憲法，不如辦一個肥料種子改良研究所，與其花幾十萬建築一個國民大會場，不如設立一個大遊民工場，來收容幾千幾萬失業的工人去增加生產，死到臨頭的中國，只有喚起民族精神，發展生產，準備與仇敵一決最後的存亡，這才是唯一的生路，希望政治當局和全國青年，都要把握着實際才好。

我們以為一個革命的青年必須（一）有正確的革命人生觀（二）了解救國的三民主義（三）認識民族的現實（四）明瞭革命的組織（五）有革命的修養。

我在這許多淺薄拉雜的講演中，始終沒有脫離這五個範圍，無以名之姑名之曰「復興中國革命之路」。希望青年朋友們拋棄幾千來士大夫升官發財的思想，準備當兵做工做農，平時為生產而流汗，戰時為民族的流血，「苦」和「死」是我們的運命。我們逃不了運命，必須下定我們的決心。萬分慚愧，萬分惶恐，憑一時的熱情衝動，編成了這一本小冊子，我希望我此後不再犯這空口說空話的毛病。

復興中國革命之路

十一月十一日在陸軍第二十五師首屆全師代表大會講

(1) 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三民主義要實現三民主義必須勵行黨治在現階段中談不到民主憲政

(2) 要勵行黨治必須主張集權實施領袖制廢除委員制

(3) 要勵行黨治實現三民主義必須嚴格限制黨員和官吏的私產及其生活

主席，各位代表，各位來賓，各位同志！兄弟今天參加二十五師第一屆全師代表大會，覺得非常愉快和榮幸！諸位同志，在勵匪抗日兩大任務之下，出生入死，不知費了多少的辛勞，冒了多少的危險，又在黨國多故的今天來成立黨部，令人敬佩，尤令人感奮。

因此兄弟謹以同志的資格，向諸位貢獻一點忠誠的意見！

假使我們不抹殺當前的事實，我們應該承認現在正是本黨中落的時期，黨內的軍閥官僚，在搗亂本黨，黨外的軍閥政客，在誣謗本黨，要做一個本黨的黨員，一個忠實於三民主義的信徒，當此危疑震撼之秋，必須負起復興中國革命，復興中華民族，實現三民主義，完成本黨使命的責任！爲着要堅定我們的自信，增加我們的勇氣，完成我們的使命，我們對中國革命今後的進展，必須把握着三個要點：第一，我們堅信中國革命不

能離開三民主義，要實現三民主義必須堅決主張勵行黨治；第二，爲要集中力量，統一指揮，必須堅決主張，領袖獨裁；第三，爲要實行要統制經濟，發展國家資本，必須剷除貪污，要剷除貪污，必須主張嚴格限制官吏及黨員的私產！這三個要點，連成一套，便是復興中國革命，復興中華民族一個有効的辦法，一條正確的道路。

中國目前在政治上很顯明地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是勵行黨治，實現主義，完成國民革命，一種是廢除黨治，開放政權，馬上實現民治。這兩種主張，誰是誰非，只有以客觀的事實來證明他的值價。從充分瞭解中去確立我們的信念。

我們暫且不說中國的社會狀況，先來看一看歐美各國的情形，因爲民主論者，憲政論者，是從歐美販運過來的，同時這種思想及制度，在現在的歐美已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了。

歐洲自從產業革命之後，因爲工商業加速度的發展，把封建時代的經濟組織完全破壞，把君主，貴族，教皇，僧侶那種專橫暴戾的統制完全推翻，人民的生活方式爲之大變，在經濟上便形成了代議制度的民主政治，在思想上便形成了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在宗教方面的反應是信仰自由，於是中古時代的束縛完全解除了，一切都在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平等主義，放任主義的原則之下加速度的發展着，其結果是據有土地，資本，生產機關及交通工具的人們獲得特殊的利益，佔有無土的權威，形成貧富懸絕的現象。代議政治由有錢的人一手包辦，爲少數的大資本家謀利益，對內壓迫工人，對外奪取

殖民地・侵略產業落後的國家，所謂自由，是少數人的自由，所謂平等，是極不平等，因為人欲無厭，大家都在自由競爭的原則下發展着，遂發生了極殘酷的經濟戰爭。國內是大資本家吞併小資本家，大企業家吞併小企業家，形成所謂「托拉斯」一方面為着要運輸便利，原料節省，把各種有關係的生產部門，交通部門，集中在一個大的企業組合之下；一方面為着要改良生產技術，革新管理方法，經濟時間，節省人工，把生產方法盡可能的使其適合於最經濟的原則，這樣一來，便形成了所謂產業合理化。照此辦法，固然能使生產品增加，也能使生產的成本減少，但其結果是大批工人失業，社會秩序不安，同時資本家的商品也失去了購買力，馬上發生了生產過剩的問題。因為生產品銷路的停滯，貿易的不景氣，又影響到農產物及一切原料價格的降低。於是農村經濟破產，農民的購買力更完全消失，由於此種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讓成經濟恐慌，這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下，必然發生而成為無法解決的矛盾。更就國外來說，地球的面積有限，人口有限，開拓殖民地在最初固然是促成資本主義成為帝國主義的基礎。到現在殖民地早就分割完了，何況在這種不斷的經濟侵略之下，一方面殖民地會淪於赤貧，喪失購買的能力，一方面殖民地在資本主義卵翼之下，逐漸自覺的改革其生產方法。同樣形成一次產業革命，等到羽毛已豐，在經濟方面甚至政治方面，就會脫離宗主國而獨立，如過去南美洲諸邦，現在的愛爾蘭，坎拿大，澳洲，埃及，菲律賓等，他們在經濟或政治上一獨立，同樣講究關稅自主，同樣參加貿易競爭，總之無論屬於前者或屬於後者，皆

足以表明現在的殖民地不但不足以充當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商品銷售及投資的尾閭，以解救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危機，而且足以促其潰崩，就是再來一次世界大戰，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所以資本主義的危機，只有一天一天加深，資本主義的制度只有一天一天崩潰！

現世界已進展到這樣一種極危急的階段，今後究竟往何處去呢，很明顯的展開在我們眼前的有三條道路：

一條仍然是維持個人主義，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由列強所產生的代表大資本主義產業集團的政府，召集一個世界經濟會議，由這一個會議去謀各大資本家的妥協，在經濟方面，謀金融的穩定，賜稅的休戰，物價的平衡，市場的分割，在政治上組織有力的國際聯盟，以爲解決世界經濟糾紛的政治機關，在軍事上召集軍縮會議，確定列強軍備的比率，停止軍隊競爭，這就是考茨基所說的由帝國主義發展到超帝國主義的階段，這一種冀圖，當歐戰告終以後，握世界霸權的金元王國——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就提出了一個謀政治上及軍事上妥協的國際聯盟的計劃，結果因爲利害衝突，完全改變了原來的意思，僅僅成立了有名無實的國際聯盟，並且美國國會也反對，提案人的自身却先退出來了，各國依然繼續霸權的爭奪戰。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恐慌開始暴發以來，美國民主黨總統羅斯福即位之後，復繼承威爾遜的政策，提出世界經濟會議，對於資本主義的衝突想謀一個根本的解決，但結果還是遭遇到同樣的失敗。本年度在倫敦所開的世界經濟會議，簡直是一幕滑稽的喜劇，羅斯福「智囊團」的首領萊教授——似乎是這次世界經

濟會議的計劃者，他是美國最有名的經濟學家——却做了這幕喜劇的滑稽角色。並且因為這次會議的失當，他不得不就此退職。為什麼這一條路，竟走不通呢？癥結所在，就是社會的生產力絕對不能使他停止發展。使他不再前進，這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他停止了發展，社會就不會有進步，人類的歷史將從此終結。因為生產力不斷的發展，在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在生產工具操縱在少數人的關係之下，必然的促成多數人的獨佔，譬如美國的煤油托拉斯與英國的托拉斯也當然是對立的，英國的煤油托拉斯與法國或其他各國的煤油托拉斯也當然是對立的，假如英國的煤油大王要求美國的煤油大王節約生產，減少利潤，美國的煤油大王當然不答應，其他國家的煤油大王也同樣的不會答應。假如英國的紡織托拉斯要求日本紡織托拉斯，請日本的紡織品不要運到印度・澳洲去賣。日本人當然說：「這個辦不到！」於是英國人只好說：「你來賣我就提高關稅！」紡織品如此，其他貨物亦復如此，結果是，英國一個「辦不到」，美國一個「辦不到」，法國一個「辦不到」，最後是：「你辦不到」——我打你」，「我現在打不贏你，我就拼命的擴充軍備。」於是大家預想到最後解決的辦法，只有戰爭。世界經濟會議就是這樣失敗的，國際聯盟及軍縮會議自然也只有跟着失敗，世界經濟會議失敗以後，大家都回去整理軍備，擴張軍備，相信再來一次世界大戰，個人資本主義的制度，還要更加崩潰，經濟恐慌更甚，社會的不安也更加嚴重，人類遭受的災害更慘！所以個人資本主義的道路，由於自身的矛盾，必然是一條沒落的道路。

另一條就是馬克斯所說的共產主義的道路。馬克斯認為私有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極度的時候，社會上只有兩個階級的對立，即少數有產者及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在這種狀況之下，無產階級一定會起來奪取政權，在經濟方面，是廢棄私有財產制度，廢棄私人資本，廢棄貨幣；在政治方面，是等到世界革命成功，廢棄國家的組織，使整個世界成功一勤勞者社會主義的社會。馬克斯這樣預測，究竟是對不對呢？就實際的情形看來，自馬克斯主義出世以來，一直到今天，社會實際的情形的變遷，與他所預測的却適得其反，第一就是私有資本制度最發達的國家如美，如英，如法，共產革命並沒有成功，工人並沒有起來掌握政權。第二是當歐戰時，不但各國工人積極參戰，連殖民地如印度埃及等，也幫助他們的宗主國而戰，第三是俄國於參戰時，國內民窮財盡，列寧乘機以「和平」與「麵包」的口號相號召，推翻了帝俄政府，組織共產革命的政府，最初依照馬克斯主義的原則，實行軍事共產，結果是生產驟減，飢餓為患，餓死了不少的人，全國恐慌達於極點，於是列寧不得不改變方針，實行新經濟政策，承認私有財產和商品流通，用統制經濟的方法，以發展國家資本。列寧死後，蘇俄又分為托洛斯基與史他林兩派，托氏主張積極進行世界革命，史氏反對之，主張着重於國家資本的建設，以民族的利益為重，結果得到大多數蘇俄人民的擁護，托氏竟因此而被放逐；第四是德國，匈牙利，奧大利，意大利土耳其等國的共產革命失敗，墨索里尼即以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綱及復

興意大利的口號而掌握政權，凱末爾亦以相似的政策而使土耳其復興，最近德國因社會民主黨的溫和政策無法解救社會的恐慌，希特勒又以類似的政策與口號而掌握德國的政權，得到德國大半數民衆的擁護，連大多數的共產黨也轉投希特勒的選舉票。共產革命為什麼會失敗？這些事實在說明什麼呢？最主要的原因，我們要明白，就資本帝國主義整個的經濟情形來看，是以整個的世界為其剝削的對象，他們吸收其他生產落後的國家殖民地及次殖民地的經濟血液，完全一視同仁，並不會分別出任何階級，在此種狀況之下，生產落後的國家及殖民地的大都數人日趨貧困，工人農民固不必說，即中產階級也沒落不堪，所以經濟的恐慌，社會的不安，一天更比一天嚴重，至於生產發達，根本穩固如美如英如法等國，國內雖然是還要鬧經濟恐慌，工人同樣失業，但以其經濟力量雄厚，在可能範圍之內，猶可提高工人生活，救濟失業，換句話說，他們可以拿生產落後的國家及殖民地的汗血來維繫本國的工人生活，我們看看所謂英美等國的工人生活，就是中國的大學教授也望塵莫及，國家有等級，國民同樣有等級，殖民地的工人與英美的工人相較，簡直一個是天上的神仙，一個是地獄中的奴隸，他們的工人有了比較滿意的生活，不僅不肯站在階級的立場起來奪取政權，顛覆本國的政府，以解除殖民地的壓迫，反而幫助其政府以侵略生產落後的國家及殖民地。今日之世界很明顯的不是階級與階級的對立，而是國家與國家的對立，民族與民族的對立，至少是國家的對立超過階級的對立，所以歐戰一爆發時，各國工人都在「救祖國」這一旗幟之下集中起來，各處的殖

民地也一致的在做復興民族運動，充分證明馬克斯的預測不過是一種幻想，完全與社會實際情形不符。不單如此，即以蘇俄本身而論，又何嘗不以民族利益為其一切革命行動的重心？他們為着保障自己民族的安全，不惜一方面充實國防建設，擴張軍備，鞏固邊疆，一方面低首下心與帝國主義者妥協，成立互不侵犯條約，更就中俄的關係而論，試問蘇俄能否允許中國的所謂無產階級的工人馬上組織起來去收回中東路？試問俄國人的煤油俄國人的花布以及一切生產品運來中國傾銷的時候，是不是申明對中國的工農免費照送？或者是特別廉價優待？因此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應該深深的明白，離開了民族立場離開了生產的基礎，到了整個的社會經濟基礎總崩潰的時候，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有產也好，無產也好，對內有階級，對外一樣的是奴隸，他們——赤色的白色的帝國主義者，在管理和剝削的兩種意義之下，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我們絕對不能拋棄了民族的立場，拋棄了生產的基礎睡在魔鬼的懷抱中，去做那黃金世界的夢，馬克斯是馬克斯，蘇俄是蘇俄，中國還是中國，理論是理論，事實是事實，我們的頭腦應該清醒些。

今日俄國人之於馬克斯，正和我們古代皇帝尊重孔孟是同一的作用，中國皇帝利用孔孟來維持統治權，俄國新式皇帝利用馬克斯來取得世界革命的領導權，說穿了都不值一笑，本來俄國革命的成功，恰是說明馬克斯主張與現實不符，馬克斯在俄國，只算是一塊招牌，一個古董，不幸中國共產黨黨徒既沒有長腦子，又沒有長眼睛，不分析自己國家是怎樣的情形，也不看看世界是怎樣的環境，僅是為了不安於现状不苟且見狀，

便天天如醉如狂的在高喊擁護蘇俄祖國，在加速度的破壞中華民族唯一賴以自存的經濟基礎，俄國人替他們戴上一頂馬克斯的花帽，再給他們幾個盧布，就使得他們誠心誠意地做一品大漢奸，說起來真是只有可憐！只有慚愧！有熱血的中國青年們，我們要理解到馬克斯所指示階級鬥爭共產革命的路，在世界各國早已文不對題，在整個民族淪於奴隸狀態的中國，更是亡國滅種的死路。

至於第三條道路，就是三民主義的道路。總理看滿了現代的世界，顯然是產業先進的國家，侵略產業落後的國家，少數的民族，壓迫大多數的民族，所以提倡民族主義，以復興我們民族平等，人民經濟地位的平等，到了這樣的時候，然後放棄國家的形式，走入「大同世界」。現在是，一方面提倡民族精神，發揚民族文化，一方面教育統制，訓練民衆，作「民權」的準備，一方面以民生為重心實行普植民族資本，發展國家資本，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真義。這種主義，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在革命的意義上，他的作用是：因此使個人資本發展到極度的矛盾，在國家統制的方式下得到了解決，過去那種無政府狀態的生產，也就在有計劃的指揮下發展着，過剩生產的恐慌是不會有了，同時國家依照整個國民的需要，盡量利用全國的礦產，森林，水利，田地，以及剩餘的勞動力一失業的羣衆一以發展國家資本，使不致發生失業的問題，國民的購買力可以增高，國民經濟自然一天一天富裕，就對外來說，生產落後的國家及殖民地的經濟發展一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就減少一分，帝國主義的危急就加深一分，這樣繼續一步逼緊一步。

，步步挺進，結果帝國主義非崩潰不可。這是「紮硬寨，打死仗」的辦法，到了帝國主義很危急的時候，如現在的日本，他們一定會以武力來壓迫生產落後的國家使他們的農工人從事國際戰爭，到那時，生產落後的國家，產業有了相當基礎。可以同他拚命，來一個迎頭痛擊，把侵略者趕回去，到那時，帝國主義者的經濟恐慌更甚，失業增多，欺騙的法術已窮，終於要發生革命，改變現在的政治組織及生產關係，所以就世界革命來說，這是唯一的最有力的一條道路！就對內來說，國家資本發展一分，個人資本的力就減少一分，這樣繼續一步步前進，到後來是個人資本的消滅，全國的產業，成爲國民所共有，人人都是產業的所有者，人人都是勞動者。所以，就社會革命來說。這也是唯一的最有力的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總理說：馬克斯是病理學家，我們所需要的的是生理學家，的確！在現階段中，無疑的是以民族爲本位，實現一種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的社會制度，所以世界各國，無論是蘇俄，意大利，德意志，他們雖口不言三民主義，而實際都在三民主義的原則之下建設新的社會，第一，他們以民族利益爲重心，第二，他們掃除文盲，訓練民衆，培植民權的基礎，第三，他們以國家的力量，統制經濟，努力民生建設。他們的主張和口號表面上雖略有不同，實際上的工作，完全一致。別人不談三民主義，而在實行三民主義，我們空談三民主義，甚至因爲不去實行三民主義，反而懷疑三民主義，這是證明中國人完全失却民族的自信力，充分表現了民族滅亡的危機。須知整個的世界前途，必須

先成就了民族的自給自足在民族與民族間不發生剝削與被剝削的經濟矛盾之關係以後，才能產生比國際聯盟進一步的民族組合，至於化除民族的界限，實現大同的世界，除了經濟關係而外；還須具備其他宗教，言語，交通，血族種種合諧的條件才有可能，生存現今離開了民族自己生存的條件而理想黃金世界，除了陷民族於沒落造成悲慘的境遇以外，別無所獲。

歸納現代世界整個的情形，經濟方面，自由競爭的經濟，已經變到國家統制經濟，個人資本主義，已經轉變到國家資本主義，政治方面，已經由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轉變為國家資本的獨裁政治，文化方面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功利主義，已經轉變為民族主義，在民國的生存與發展的前程之下，統制一切。什麼言論，集會，結社，信仰等等，凡是違反了民族生存，民族利益的原則，都在取締與禁止之列。民族有自由，個人才有自由！爲了少數人的自由，不顧民族的存亡，這是反動。爲了少數官僚的自由，而不顧訓練民衆，以求真正的民主，同樣是反動！德，俄，意已經如此，英，法，日，美將來也免不了還是如此！美國的羅斯福，就已經漸漸有這種獨裁的趨勢，所以歐美的民主政治，必然會沒落。在中國這種處於次殖民地的國家，產權的基礎異常薄弱，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民是文盲，是莫明其妙的鄉愚，所謂民主政治，簡直是藉老百姓的招牌，開老百姓的玩笑，加重老百姓的麻煩與痛苦！

時至今日，中國要想救亡圖存，必須以民族爲本位，運用外國的資本和技術來培植

國內的經濟基礎，發展國家資本，充實民生的建設。因此要救中國，只有實行三民主義。既然要實行三民主義。就應當運用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的集團來推動中國的政治，才不致離開三民主義。換言之在一般散沙似的中國，不實行三民主義則已，要實行三民主義，就非勵行黨治不可。今天在中國，如果立刻實施民主政治，恰如把鄉下纏足的女子，立刻給他穿上高跟鞋，請上跳舞廳，時髦則時髦矣，其如寸步難移，痛苦不堪何？單以選舉而論，假如要上海天津等市的下級民衆自由投票，不必派人前去指導，也許青紅幫的流氓領袖會當選中華民國的主席，難道說民主論者認為此種結果會比現狀更好嗎？因為目前中國民衆的智識太低下，要實行真正民意選舉，事實上確難辦到。記得民國二十年兄弟到山西去，在太原市上問一位商人，「謂中國目前是什麼政府？」「山西省政府誰在負責？」他想了半天，才回答一句「我甚麼不曉得，只曉得閻都督官做得很大！」一個都市的小商人，不知國民政府，不知有山西省主席。只知有閻都督，只知有閻都督官做夠頂大，鄉村農民，更可想而知，民主論者也許興高采烈認為選舉乃是人民的權利，其實今日鄉村民衆，反是一件很苦的義務，鄉村識字的人太少，縣長命令區長，區長督促民衆，把選舉當着辦公事，民衆不會填票，請區長填，還得要出錢向區長酬勞，不會填而又找不着人代填的被拘禁被敲詐，簡直是家常便飯，多有一種時髦的制度，多給官吏豪紳以發財的機會。我希望坐在洋房裏邊的政客們，把眼睛張開些，看看農村是怎樣的情形，中國民衆是怎樣的程度，他們要的不是選舉權，而是極簡單極低度不得凍死。

餓死的生存權。所以在教育未普及，文盲未掃除，民衆未黨化以前，談不到民主，我們決不能再拿民主招牌去欺騙民衆。

現在中國既須實行三民主義，而全國民衆又是普遍的愚昧和貧乏，凡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應該決定自己的信心，以師保的精神去保育民衆，教導民衆，一點不必客氣，譬如我們教小學生讀書，不必教的盡管打他手掌。一個實行三民主義的黨，應該運用這樣的態度，把全國民衆，引導走上三民主義之路，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了自身必須具備的條件。甚麼條件呢？就是我們所以教訓民衆，督監民衆，却不能欺騙民衆，記得有一個笑話。三家村的教書先生到了中秋節，借說明月由圓而缺的經過，把學生手中拿着的月餅騙來吃得乾乾淨淨，弄得學生大哭起來。藉教書爲名，而騙吃學生的月餅，藉主義爲名，而肆意貪污，榨取民衆的血汗，我們都非加以嚴格制裁不可。所以我們主張黨治，主張列苦勵行民衆利益的黨治，我們固然應當糾正自己的過失，但我們決不能爲少數假革命的黨員，腐化貪污，因爲喪失我們以黨治實行三民主義，以三民主義救中國的自信力！勵行黨治，實現主義，這是我們同志的責任。

其次講到領袖，更是非常重要，中國國民黨過去吃了共產黨的大虧，總理在時，一切政治主張，雖可由中央執委會去討論決議，可是最後的決定執行，權在總理，總理死後，共產黨以鮑羅廷爲中心，參加本黨指揮活動，當時本黨成了一種無中心的委員制，而共產黨却是有了中心的領袖制，因此一切政治主張都間接操縱於鮑羅廷之手，鮑羅廷

支配了中國共產黨也就支配了中國國民黨，一直到現在，我們黨內的同志，還有迷戀委員制至死不悟的，諸位，黨是一個政治的集團，一個權力發動的機關，必須有統一的指揮，才能發揮效能，在堅決的行動中表現偉大的力量，稍有政治常識的人，就能知道，要實現良好的政治，必須先有推動政治的力量，政治力譬如是一把刀，殺人用刀，伐木也用刀，殺人是亂用，有了刀才能說到正用和亂用，有了力量，才能說得上政治的良否。政治無力，便不能實行主張，根本是一團糟，所以力量是良好政治的先決條件。要有強大的政治力量自然非統一指揮不可，委員制最大的弊病是互相推諉，互相牽制，使內部力量互相抵銷。二十五師所以能在南天門造成那樣偉大的戰績，師長集權，指揮統一，正是一個主要的條件，要是二十五師是委員制，到了強敵當前。還有人和關師長要開會商量，共同負責，還有開不成會的時候，豈不全部被敵人消滅？一軍一師如此，一個國家一個團體亦復如此，尤其在國際經濟恐慌黨國風雨飄搖之際。我們認為建議機關和立法機關尚可採用委員制，以求集思廣益，審慎周詳，至於執行的機關和權力發動的機關，採用委員制絕不相宜，「天下烏乎定，定於一」「一國三公，議論多而難成」「宋人議論未定，金兵已渡河」這些都是中國在歷史上所受的教訓，拿委員制來救中國的危亡，正是急性病遇着慢郎中，郎中還未開出藥方，病人已經嗚呼哀哉了，本黨過去採用多頭委員制，以致職權不統一，責任不分明。弄得重心失墜，毫無辦法，甚至大委員養着小委員，小委員養着小同志，各人各有各人的貓腳爪要講互相牽制，

個個都是能手，說起革命建設，誰也動彈不得，不開會還好，一開會就開出了糾紛，幾乎國內的戰爭和開會成爲正比例。我們已經明瞭國際的情形，表面上各國雖有不同的主張，而實際在經濟上離不了國家統制，政治上離不了領袖獨裁。無論蘇俄意大利德意志都是這一套，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說得乾脆一點：「我說的話便是命令，你們要絕對遵從我的命令去執行！」蘇俄的史他林比較圓滑一些，用其黨總書記的地位來運用全黨，指揮全國，各級書記統由史他林派一手包辦，蘇俄的一切權力都集中在史他林一人手裏，所以集中權力，領袖獨裁，實施統制經濟，努力民生建設，這是中國唯一的生路。有人以爲我們主張擁護領袖制，便是擁護某一個人，這種落伍淺薄的觀念，不值一笑。我們對黨對國一切權力發動與執行政令的機關，都主張用領袖制，領袖制是一種負責的表示，俗話說，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有水吃，我們不要說漂亮話而是要脚踏實地看清事實的需要，如果我們不顧事實，在台下的時候拼命喊民主，上台之後才曉得民主辦不通，在台下的時候，要打倒獨裁，到了自己上台，也悟得會議是多事，要負責任苦幹，才是辦法，我們不應該昧着良心，把政治主張當作升官發財的工具，我們相信領袖制於黨有益於國有益，我們若當領袖便是負責獨裁，不必顧慮什麼，只要我們真正注意民衆的利益。用不着假借甚麼民意，同時我們若當小兵小卒，也還是擁護別人獨裁，特別服從，我們不鬧民主不鬧憲政，我們希望黨有力量，我們是主張實現領袖制，廢除委員制，我們決不因個人的利益，而轉變我們的主張。

再次，我們要檢察我們自身的弱點，我們知道有了革命的理論，必須有實際的革命行動，意大利的成就，蘇俄的成就，不是理論的成就，而是行動的成就，須要即是真理，行動創造理論，使假意大利不能安定社會製造生機，也就事實不了法西斯蒂的內容，假使蘇俄沒五年計劃的實施，所謂馬克斯主義所謂列寧主義，都是廢物，所以中國現在，不是三民主義好不好問題，而是如何力行三民主義，在三民主義原則之下，有如何行動表現的問題，因此我們感覺到黨本身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點，也就是全中國最大的缺點，這是什麼？就是全中國的智識分子，只有做官。做官必然貪污，假使這一缺點不能補救，一切主張都只空談，都將成爲罪惡，中國幾千年來的教育，完全是做官的教育，社會獎勵做官，家庭希望做官，所謂「黃馬紫金冠，騎出萬人看，問是誰家子。讀書人做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讀書便想做官，做了官便可以發財享樂，「學而優則仕」這是老祖宗遺留下來的成法，因此做官便是讀書唯一的目的，貪污便是做官不二的法門，智識分子唯一的出路既是升官發財，現在的教育是一天天的普及，官是一天天的加多，有機會參加貪污的當然貪污，沒有參加貪汙當然要拚命搗亂，因此任何鬥爭，不是主張¹同一的鬥爭，而是飯碗的爭執，因爲是飯碗的爭執，所以一進一退，非打個你死我活不可，長此以往，中國政治要想走上軌道，除非亡國以後，美國的政黨有黨德，而中國則沒有，要曉得美國的政黨是主張的爭執，而我們却是飯碗

的爭執，主張是興趣問題，飯碗是生活問題，興趣有緩急通容的可能，生活則不能為絲毫退讓，在美國最享樂的是企業家，是資本家，如煤油大王汽車大王，鋼鐵大王之類。美國的政治家因為不做官回去經營他的企業，比在政治上的人享樂得多，所以他們對於政治舞台，不至於把持留戀。完全是本着各人的興趣與主張去為國家盡義務，在蘇俄優待的是產業工人，現在有許多產業工人，因生活較優，便不願去參加黨的工作。以開會的麻煩，正因為他們政府的人，不是最享樂的人，所以對於政府的飯碗，並沒有很多人去搶奪，因此政治上就安定得多，中國不然，中國過第一等生活享最高榮譽的人只是官吏，因為升官發財，名利兼收，所以相爭相奪，當然顧不到什麼面子和黨國的罪惡，固然是智識分子所造成，而「解鈴還須繫鈴人」救中國的責任，却又離不了智識分子的覺醒，因為中國民衆智識程度太低，非得有智識分子去領導不可，就是說中國今日必須是少數堅苦卓絕的中心人物來轉移社會風氣。我們要把升官發財的思想轉化為生產救國的思想，使全國的智識份子都能走上生產的道路，更領導全國民衆走上生產救國的道路，中國才有希望，同時我們必須改革官僚制度，肅清貪污，達成廉潔政治。我們認定革命之失敗不在於反革命勢力之強大，而在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分不清。土豪劣紳自稱信徒，貪官污吏恭讀遺囑，誰不革命，只有天知道！中國目前第一等的大壞人就是貪官污吏，貪污不除，一切無辦法，我們要肅清貪污，必從改良政治制度着手，要有一個斬釘截鐵的辦法，這個辦法，就是說我們要限制黨員和官吏的財產，在中國做官，貪污的隨地

都有，貪污的方式，千姿萬態，只有限制黨員和官吏財產，才有肅清貪污的希望。我們要把權和利截然劃分，使有權的人不能有利，有利者得不着權。然後三民主義才有實現的可能。如果升官發財，永成一套，不單是要成為資產階級的政治，而且成為官僚資產階級政治，我們看見官吏變成地主，變成了資本家，將來全中國會有一天除了官僚，尋不出其他的資產階級，所謂三民主義當然束之高閣，誰都知道，中國今日為謀生產的增加，需要一方面保護私人資本，一方面要發展國家資本，更進而逐漸消滅私人資本，假使在黨治之下，黨員都變成了地主和資本家，假如主張民治，使政權落在地主和資本家的手中，還有誰來奉行，總理遺教黨？我們主張黨治，主張限制黨員和官吏的財產，因爲實現民生主義。我們對民衆，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我們必然先限制自己的財產，否則誰也不敢保證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不會同三民主義分家，地主資本家不足畏，地主資本家有了政權，或者是有政權的人，變成了地主資本家，那就有害於三民主義的實現，我們必須力爭。所以我們不必馬上限制地主資本家的財產，必須先限黨員和官僚的財產，擒賊先擒王，要救中國，先要把中國的智識份子尤其是有權力的智識份子，——黨員和官吏，先限制起來，拘束起來，使不致專門爲惡吏，這不僅是肅清貪污的有效辦法，而是一個三民主義能否實現的先決條件，我們要信仰三民主義，先要我們的同志能爲這個限制黨員和官吏私產的政治制度堅決奮鬥，才能肅清貪污，爲三民主義兌現。

我們同志，無管處在如何艱難的環境，我們唯有把握著（一）勵行黨治（二）領袖

獨裁，（三）統制智識份子生活——限制黨員和官吏的私產及其私生活。這三個要點，才能在中國創造生機。武力是保障民族生存的力量。是掩護生產建設的工具。諸位都是武裝黨員，影響民族的存亡很大，我們要把握着我們的主張，將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線分清，集中力量，把當前的一切障礙衝破！使一切虛偽淺薄的主張，絕籠不能搖我們的信念。

過去中國的皇帝爲了統治的安定，只知以「做官」「做文章」牢動中國智識份子，對大多數民衆則採用愚民政策，一直到現在，全中國人只有兩大階級，一是只會做官做文章而不會生產的讀書人，一是參加生產而目不識丁的勞苦大衆，這是數百年來醉生夢死的結果，我們物質科學不如人，生產基礎不如人，軍事準備不如人，一旦與國際發生關係，當然要失敗，任何人以爲用一種制度一種方法立刻會把中國變成英美，變成蘇俄，都是狂妄的想像，欺人的空談，一個臥床久病的病人，只希望藥能對症，使得一天有一天的進步，便是幸事，救中國更應當作如此打算，一切帝國主義者，都在設計破壞我們生產的基礎，消滅我們民族的意識，我們的同志，不單要自信更要喚起全國民衆恢復民族的自信，不單是不以民主口號欺人，更要實際代表民衆的利益，不單限制自己的生活，更要喚醒全國智識份子，都能認識自己的罪惡，了解自己的責任，限制自己的生活，大家共同在集中力量，整理本黨以黨治國的原則下，來提倡民族精神，保障生產建設，使中華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尚有一線生存的可能，這是復興中國革命的途徑，這

是我們神聖的義務。

我們有了互信，只要我們能夠確實把握着自己不腐化不墮落，我們絕不會失敗，希望二十五師的同志們，今後更擴大過去一黨爲民族犧牲的精神，做本黨的孤臣孽子，總理的忠實信徒，三民主義的苦行大師，以努力復興民族，完成革命！

中國童子軍應有的認識

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在河北省黨部 河北省童子軍教練員訓練班講

訓練中國童子軍的基本原則：

- (一) 在復興民族的意義之下創造童子軍建樹民族 基本力量；
- (二) 先要健全自身造成互助資格然後抑強扶弱為人類求和平。

中國當前有三大困難問題：

- (一) 日本帝國主義的積進攻；
- (二) 全國智識份子沒有正當出路；
- (三) 農村經濟破產農民無以為生。

要救亡圖存，必須注重三件大事：

- (一) 抗日備戰；
- (二) 繁榮農村；
- (三) 改造教育制度。

我們當前的第一要圖是肅清貪污。

肅清貪污之澈底辦法是改造官僚制度。

要限制黨員和官吏的財產，要擁護堅苦卓絕的唯一領袖，把握救亡。圖存的三個要點，三民主義才能實現，中華民族才有前途。

各位同志！各位都是河北省青年界的指導者，能得有機會相聚在一堂，共同探討與研究，這是非常難得而有意義的事情，今天何部長本想親來和大家見面，因為牙痛很劇，講話不便，所以由健羣來代表向各位致意。

兄弟今天來此，所要向各位講的話很多，中國目前最大的困難問題，除了日本帝國主義之積極進攻；農村經濟破產農民無以爲生的問題而外，便是全國智識份子沒有正當出路的問題。想把中國青年所以沒有出路，及其對國家民族應負的責任與如何完成其使命，再由此而歸納到中華民族的前途，提出來貢獻各位。

諸位都是河北省各縣童子軍的指導者，所以在我未講本題以前，先要把中國童子軍的問題約略的講一講。關於童子軍的技術方面，自有專負童子軍教育責任的人來說，兄弟此刻要講的是關於訓練中國童子軍的基本原則的問題。在目前，中國童子軍的思想界，事實上有兩種不同的傾向：一個是主張中國童子軍要充分具備世界性，另一個是主張中國童子軍要特別側重民族性，這兩種不同的傾向，在中國童子軍思想界形成了兩個相對的壁壘，究竟誰是誰非？先解決了這個問題，然後才談到中國青年的出路與中華民族

的前途。

在表面上說，人類是應該互助而不應有隔膜，要使童子軍具備世界性似乎是理當合理的主張；不過我們要知道，在整個人類的大集團中談互助，首先必要問問我們是有互助的資格。譬如我們交朋友，必須是年齡性情知識一切相差不遠才能互相結交，保持友誼的關係，要是拿一個未滿週歲的小孩和我們做朋友，自然是未免滑稽，民族與民族間，亦復如此，我們固然要主張互助，我們尤其要注重互助的資格。現在中國和外國講互助，做朋友，外國人不要，因為在他們的眼光中，積弱的中國目前還沒有和他們做朋友的資格。所以我們要談互助，必先健全自身，充實自身的能力。

強者要利用一種工具來統治弱者的時候，處處都可以講世界。古今中外，莫能外此。漢族強盛的時候，就開口「天下」，閉口「四海」；美國講美洲的門羅主義，因為美國是目前美洲的統治者；日本講大亞洲主義，因為亞洲的日本是準備作統治者；如果美洲有比美國更強，亞洲有比日更強的民族和國家，美日兩國，自然會另外標榜出其他的花樣。甚麼是世界性，甚麼是民族性，總是站在民族自己的立場看那一種主張有利，就用那一種主張。美國英國運用世界，運用國際，意大利德意志，拚命發揚民族精神，究其結果，無非自私自利。即以蘇俄革命後，即努力國防建設的五年計劃，一次不夠，再來一次，蘇俄之所以不幫助世界革命，而惟努力於自身的建設，他們深知若不先將蘇俄的國家民族基礎建築鞏固，就沒有談世界革命的資格。中東鐵路之被迫而交涉出賣，在

無可忍耐中而勉強忍耐，處處表示蘇俄的民族精神，處處都可以看得見蘇俄爲要自造民族基礎而向帝國主義屈服的事實，所以蘇俄是口裏不講民族而實在以民族利益爲前提的國家。現代的國家，無不懷抱民族的偏見；拋棄了民族自身的利益，忘却了民族自身的力量而談世界，那是癡人說夢愚得可憐！所以站在弱者的地位，則惟有提倡民族精神，先健全自身的組織，才有替世界主持公道的資格。

中國自海禁開放，對外戰爭屢次失敗以後，國人漸由輕外排外的心理轉而爲畏外媚外，因此就有不少的人，做了外人的走狗工具。中國有共產黨，意大利、德意志也有共產黨，但是德意志的共產黨可以爲祖國而戰，中國的共產黨，則擁護蘇俄祖國，無時無地不表示中國民族性的墮落。此種人無以名之，統名之曰漢奸。所以兄弟感覺到：滿洲傀儡是日本的漢奸，共產黨徒是蘇俄的漢奸。中國人而不要中國民族，中國人恨中國人而不恨外國人，這是中國民族絕大的危機！日本佔據東北四省，蘇俄強賣中東鐵路，中國一般人對之並無若何痛恨；而中國人對己則張某得勢，李某恨之入骨，這充分表現一種亡國的士大夫的弱點。明末的東林黨，自稱清流，但知內相排擠，不知協同拒清，明室遂以終亡，當前的現象與明末不稍差異。各位同志要注意，在此民族危亡的時機，我們惟有發揚民族精神，先使自己本身健全，然後進而提倡世界大同促進人羣互助；否則我們高談世界性，人家却把我們奴隸般的看待，我們願求人家做朋友，而人家却否認我們做朋友的資格。我們要知道，要想世界上真正的團結，惟有用力量去造成，真正和

平便只是力量對於力量的征服。單以察哈爾的事件來說，馮玉祥所以離察南下，是真的覺悟嗎？還是不得已而出此呢？察事的解決，表面上是調解的成功，實際上還是力量的鎮壓。所以真正和平的時候，便是一種主張正誼的力量把一種不良的力量征服的時候。力量好比是一把刀，殺人固然離不了他，救人存人也離不了他，就是說，造亂為惡固然需要力量，而主張公道創造和平更需要力量。總理說革命是打抱不平的，沒有力量，怎能抑強扶弱打抱不平呢？中國人要想為人類世界打抱不平，必須先提倡民族精神，創造自身力量，才能達到目的。各位同志要牢記，我們現在要在中華民族的復興意義之下，創造童子軍，建樹民族力量，我們不能高談世界性，而實際在不知不覺中，做了旁人的奴隸。

各位都是河北人，河北這地方，現在與其說還是中國的，不如乾脆說就是已經亡了，至少是死到臨頭延挨時刻，在表面看來，戰事停止了，日兵撤退了，似乎是太平無事了，請各位注意日本人早已視平津是日本的囊中物，用不着再關心，現在日本人的注意點，已不在平津而在山東，目前日本派了許多人到山東調查，軍隊裏連長以上都有很詳細的調查，向各方刺探消息的分子更是非常活動，他已在第二次向山東進攻中國的準備，他已看清平津這塊方無險可守，縱使中央軍有心苦幹，也不過多作幾次壯烈的犧牲，結果總不得不放棄，所以現在已是作進一步的進攻，圖謀山東了，人家已在這樣積極的幹，我們自己還能糊塗嗎？

過去日本之所以不佔平津而願訂停戰協定，實有內在的原因：第一是古北口喜峰口血戰犧牲的結果，給予日本人以相當的打擊，這證明須有戰而後始能停戰。有力量才能有和平；第二是日本深知中央軍準備在平郊大犧牲，佔取平津頗不容易，即能佔取而犧牲過大，加以平津在國際間關係複雜，日本不能像在滿洲一樣御用傀儡，一手包辦，向稱太上政府的東交民巷，英美的力量超過日本，果然日本一旦佔取平津，無論用任何方式任何名義來統治平津，總脫不了英美的操縱和參加，所以聰明詭譎的日本人，不願有此極不經濟的犧牲，才有停戰的提議，果日本認佔據平津為有利，則停戰協定，絕無成功的可能；第三是日本人知道中國人最無志氣，最不團結，今日對外停戰，明日對內就有問題，馮玉祥在察哈爾的舉動，正是日本人料事如神的得意之作，日本人可以幫助石友三李際春抗日，也未嘗不可以幫助馮玉祥抗日，只要中國人肯自己搗亂，日本人總得舉手贊成，所以停戰的結果，日本在應付國際，可以減却不少的困難，而使中國獲得內亂紛爭的實禍。

諸位！你們想想現在北平究竟是一個什麼現象？說起真是痛心，舉幾個事實的例子來說：前兩月我們在平郊附近構築工事，準備死守平城，但是日本軍隊就公然派人前來測量大小，爲了免避衝突，我們只得讓他們公開視察；比方我們要死守平城，自然需要把城門關上，但是東交民巷的日本兵他偏要出操，使得你哭不得笑不得。隨便一個日本小小階級的尉官，可以一直衝到居仁堂，請見我們在北方負責任的軍事領袖，這樣的現

象，那裏還是我們的北平，已經是朝鮮第二，瀋陽之續！諸位，我們要深深的了解，了解到華北算是亡了，我們現在已在這裏當亡國奴。我們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惟有做復興民族運動，種下一些民族復興的種子就使一旦華北真亡，我們也可憑藉這個基礎來復興。明朝亡了，有不少的人能夠死難，現在東北亡了，幾見誰能死難！目前並不是某一次軍事勝敗的問題，而是整個中華民族存亡的問題，我們惟有表現民族精神，為我們的子孫略下一些悲壯犧牲的史蹟，使他們忘不了民族歷史的光榮，來做民族復興運動的繼續者，我們大家說不上誰是民族的英雄，但我們必須做為民族死難的義士，不能成功，則當成仁。如果現在既不自振，等到日人來了，就如土崩瓦解一般，華北淪亡不足惜，華北淪亡以後，中國人還不知有此難堪的事實，則中華民族，永無翻身之一日。中國集數千百來醉生夢死的結果形成今日的危局，滅亡的趨勢，正如狂潮猛浪，不可抗力，我們固然不敢說以幾個少數人的力量，即能遏抑狂流，但是只要我們大家拋磚運土，盡量去做搶險防患的工作，自然有一分的努力，便會有一分的成效，我們縱不能一舉而復興中華民族，至少我們要替中華民族種下復興的基礎。諸位去訓練童子軍，就要指導每個青年都準備做文天祥做史可法，使他們知道中國要亡了，救亡是他們的責任，這是每一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童子軍應有的精神；如果童子軍沒有此種精神，則無論你技術訓練得如何完好，將來可以恬不知恥的做亡國奴，便絲毫沒有價值！

中國到現在，最嚴重的問題，當然莫過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加緊吞併了，中國目前唯

一的生路，就是利用外資來生產，發展工商，充實國力，維持社會的經濟基礎，準備，大戰的國防設備，以期在第二次大戰中爭求生存的機會，這一次對美借款的成功，與國聯技術的合作，這可說是中國復興的一個大轉機，日本看到了中國也要走上生產道路，從事國力之充實，自然是非常的嫉視和相當的恐懼，於是由于注意而公然表示反對，更進而積極破壞，據目前的形勢看來，說不定日本在某一天便會給中國以一個大打擊。在大戰時候，中國與日本，究竟誰勝敗，這並不在一時軍事的勝負，而在日本的財政與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誰紊亂或崩潰的問題，所以中國在目前，如能積極的走上生產之路，把社會經濟基礎建築穩定，到大戰時能得維持至日本財政紊亂以後。我們便有存的希望。

講到這裏，我們要討論一下：日本為什麼要這樣加緊的進攻中國；中國到此種危急存亡的關頭，要想救亡圖存，還有什麼有效辦法？此刻本兄弟個人的意見，簡單的貢獻如下：

日本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奪取滿洲，進攻華北，威逼長江，不是偶然的事情。我們知道，資本帝國主義含着內在的矛盾，為了要佔據市場，解決空曠的世界經濟大恐慌，終久不能不訴之于戰神之前，于是素有準備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先下手為強。他一方面解救自身當前的危機，一方面為要應付世界未來的事變，他們東北四省，首當其衝便成了初步的犧牲品，事實告訴我們，中國已到了最後滅亡的關頭了，中國的前途怎樣

? 中華民族有怎樣的出路？要解決這一問題，惟有靠我們自己。同志們，我們要認識清楚：中國今日，已經不僅是東北能不能夠收復華北能不能夠保持的問題，而是我們整個的國家和民族在最近的將來，世界大戰的時候，能不能奮起應付事變以求生存的問題，已往若干年遺留下來的惡果，需要我們這一輩人來負擔清算總帳的責任，東北淪亡，熱河喪失，只是第一幕，我們不只是怨憤呼號，所能了事，更不是唱高調所能有濟，我們必須忍淚抑憤，咬緊牙關，立定計劃，來做準備的工夫，準備報仇雪恥，準備清算總帳，準備用中國人的鐵和血，在世界大戰的當中爭求國家的生存，開拓民族的出路，才是根本的辦法。

世界大戰的前夕，還留給我們少許自奮救亡的機會，大戰的到來，是民族復興和滅亡的關頭。第一次大戰的結果，波蘭復興了，土耳其也復興了，平素漫無準備的中國，雖然參加戰爭，視為戰勝國之一，而依然逃不脫帝國主義的支配。過去在列強均勢之下苟延殘喘，現在眼見均勢的局面，已經開始破壞了，中國今後只有滅亡和復興的兩條大路，不甘心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惟有從今天起，努力於救亡和復興民族的工作！

我們根據以往的事實和目前的現狀，歸納到中華民族的前途：（一）竭全國之力以抗日備戰。（二）改造做官的教育為生產的教育，（三）運用都市的經濟力量去繁榮農村，茲謹分述如次：

（一）抗日備戰——在美國大海軍計劃和俄國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的時期，大概就是

世界大戰醞釀成熟的時期，如果日本在此期間內，猛烈向世界挑釁，也許還有更早爆發之可能，因此我們全國上下，從現在起，必須一方面在軍事政治經濟上積極抗爭，一方面作有效的抗日準備。我們已經知道除了戰爭，沒有第二個救亡的辦法。目前戰禍已經迫于眉睫，非空言所能補救，我們要有準備，才能在大戰中宣佈對日作戰，才能在相當時期以後，真能自動用武力去收復東北失地。凡是大戰中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如統一軍權，集中金融，調查糧食，發展交通，補充軍資，一切一切都腳踏實地的去準備，多一分準備即中華民族多一分的生機，大家要明白，這一次的戰爭，決定中華民族或有或亡的命運。

(二)繁榮農村——農村破產，大多數農民不能獲得最低限度的生活，這是中國當前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在都市中一個月用幾十元幾百元不算一回事，但是在農村裏，爲了一元兩元，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不知有多少？螻蟻尙且貪生，誰肯甘於餓死，「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中國現狀能夠勉強維持，專靠幾千年來，「安分守己聽天由命」的儒家思想，否則遍野饑民，概成流寇，騷亂的情狀，當更非言語筆墨所能形容！我們要認定赤匪的問題，完全是我們自身的問題，縱然第三國際命令中國共產黨停止作土匪運動，也不能稍減中國的匪患，同時，假如我們有計劃的恢復農村經濟，使一般農民得到最低限度的安定生活，我相信即使蘇俄共產黨幹部出發，由斯他林親到中國來指揮活動，也不能使我們的農民，隨着他們去殺人放火。共產黨認爲無產階級——他們的

主力軍，乃是產業工人，但是中國產業工人，有了十幾元一月的生活，也就不肯參加殺人放火的運動，這不是很明顯的例證嗎？所以赤匪的問題，乃是農民無以爲生的問題，我們要消滅農村破產的原因，我們要運用都市經濟的力量去繁榮農村，不繁榮農村，說不上澈底的剿匪，不繁榮農村，便脫不了帝國主義的支配，更說不上怎樣的抗日！

(三)改造教育——中國目前一切事件之未能推進，由於政治上不能造成一個中心的力量，智識分子沒有正確的出路，便是政治的中心力量所以不能造成的主要原因，因此教育問題，便是中國的根本問題，也是目前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爲中國過去的教育，是做官的教育，民國以來則是變相八股式的官僚教育，過去所用以教人的，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讀書便想做官，做了官便可以發大財娶美妾，『揚名聲，顯父母』，從小學便是教人做官，中學生大學生，更不必說，學軍事政治的當然做官，學農業的也還是做官，『學而優則仕』這是老祖宗遺留下來的成法，因此做官，便是讀書唯一的目的教育，一天一天的普及了，官是一天一天的加多，既上台的非囊括盈千累萬不肯下台，未上台的拚命想上台，政府中早已人滿爲患，而學校內方在加工趕造，不讀書的人，還能參加生產。讀了幾句書，便成爲了必須剝削他人以爲生活的高等流氓，而且其所需的生活是很高的生活。讀書的人，既然都是以官爲業，所以智識分子的失業便是失官，智識分子失官過多，便都不安其分，反動作亂，社會秩序就當然不得安寧了，智識分子唯一的出路

，只有升官發財，當然能貪污者便貪污，沒有機會參加貪污的便拚命搗亂，長此以往，中國政治，要想建設一個安定的秩序，除非是亡國以後！本來一個國家既然有了政治，便應該有在政治上負責的人，但是此種負責的人，只能佔全國中絕對的少數；若果全國的智識分子，都只有做官，而全國的教育，又力求普及，則將來必至全中國的人，都要變成官吏。試問衣從何來，食從何來？中國過去都是耕讀傳家，兄弟中最聰明的讀書，愚儻的種田，由大多數耕田的人來維持少數讀書做官人的生活，所以能夠勉強維持到現在，可是歷代也都感到士人貧寒的無法維持，所謂『安得廣廈千萬間，盡叫天下寒士皆歡顏，』可見古人已有此感，現在則更加甚，農村日就破產，而教育力求普及，做官的人，日益增加，耕田的人日益減少，因此生產日蹙，消耗日增，現在我們中國人的衣食，已經是一部份甚至大部份靠着外人的輸入，我們借着他人的血來生存，我們快成無生產的國家了。我們知道，國家生存最重要條件是生產，以我們現在無生產的國家，與別人生產過剩的國家相角逐，根本就沒有資格，所謂獨立自由平等，只算是癡人說夢，教育普及，全國皆官，陷全國於無生產的境地，縱然沒有外患的侵襲，中國亦非滅亡不可，所以中國以往的教育，可以說是亡國的教育。

中國智識分子的大病在那裏，就在只會做官做文章而不會生產，更不會領導生產，我和諸位都是同等的罪人，都是加緊亡國的因數，貪污百萬千萬的當然是大盜，貪污一萬八千的可說是中盜，我們每月拿幾百元幾十元也還是小小的毛賊。我們依老百姓爲生

存，我們自問對於國家對於民族，民衆有了如何的報答，明火搶刦的強盜，罪應槍斃，我們這些吃人不見血的份子，更應該槍斃，本來智識分子的責任，是要領導社會進化，增加社會生產，而在中國則適得其反，恰是害苗的蝗蟲，這是幾百年來教育的罪惡。中國過去教育的結果，便是教會了許多會做文章會做官的人，中國目前便成爲了一個善做文章善做官的國家。要人的通電，團體的宣言，黎明暉的歌曲，郭沫若的詩，張資平的小說，美則美矣其奈日人的大砲飛機何？這些東西是概不中用的。農村的老百姓凍餓得要死，這些東西與饑寒無關，朝野上下，都在糊糊塗塗的做官，漂漂亮亮的做文章，嗚呼哀矣，中華民族至是只有滅亡大吉！因此我們認爲中國目前要求生存，惟有根本的改造過去做官的教育，我們深信，在此內憂外患節節進逼的時期，所謂改造教育，不是迂闊的空論，而是一劑救中國的起死回生的良藥，我們要維持社會繁榮，保持民族的存在，我們必須立刻變更我們現行的官僚教育制度，通常的教育可分別爲兩種形態：

(二) 貴族政治下的教育制度——在此種制度下的高等教育，範圍異常狹小，成爲貴族的專利品，一方面只有貴族才能有享受的高等教育的權利；另一方面，則凡有機會享受了高等教育，便立刻可以參加到貴族的集團，此種教育制度，就是貴族政治一個最安全不過的保障。

(二) 生產教育——惟有生產教育，才不妨普及，因爲多一人受教育，即增加社會一部分生產的效能，教育越普及，生產愈進步，所以智識分子，絕不愁沒有出路。

現在的中國教育，究竟是那一種教育呢？說是貴族教育嗎？單就大學一項而論，國立之外，加以公立，公立而外，又有私立，私立之外，更有野鷄；光怪陸離，莫明其妙。說是生產教育嗎？簡直和生產全不相干。事實告訴我們，一二年級的大學生，似乎還在安心求學；三四年級的學生，就對前途發生恐慌，就要組織團體，以尋找出路。什麼是出路，就是做官，甚麼是失業，就是失官。時代是進步了，一個人找官做，頗不容易，非集團動作不可，於是什麼系，什麼派便層出不窮。大體說來，任何派系都有這樣一個不堪言述的背景。政治問題，不是主張爭執的問題，而是飯碗爭執的問題，因為是飯碗爭執的問題，所以一進一退，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中國老百姓，在一羣智識分子爭升官發財的意義之下，不知冤死了多少？官僚教育，真是亡國的教育，要救中國，先要改造中國的教育制度，才有希望。所謂改造教育，應注意左列三點：

一、要有中心的思想——過去教育的中心思想是做官，今後教育的中心思想是做人，我們應該以 總理所說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教育的根本方針。同時在目前我們必須實施軍國民的教育。我們要在抑強扶弱的原則之下，發揚民族精神，力爭中國之自由平等。

二、要有一定之計劃——政府應照國家建設上之需要，計算全國必須設立多少大學，多少中學，以及平民教育應該如何辦理，留學生應該如何考送與支配。各級教育都要有精密的計劃，對於一切不合標準，有損無益的私立學校，要加以嚴格的取締，以免貽誤

青年。

三，要使教育制度與社會生產制度相適應——現在大家都在提倡職業教育，但是職業教育必須注意到：社會生產制度相適應，否則職業教育還是脫不了官僚教育的窩臼。中國商店需要學徒，而商業學校的學生，盡都非銀行會計師不能幹，中國農村裏需要農夫，而農業學校專講的機器農作。結果職業學校的學生，還是只得以官爲職業，所以圖圖吞聚的把外國的職業教育一齊搬到中國來，好處沒有學得，專學得了壞處。我們今後必須使教育制度與社會生產制度打成一片。譬如山西出煤油，我們就辦煤油專科學校，江西出磁器，我們辦磁器專科學校，能夠如此，所有的學生，不特可以參加生產，更可以改良生產。中國目前唯一注重生產教育，才能夠繁榮社會，安定政治，種下復興民族的基礎。我們認爲教育應該分爲左列三階段：

(一)初級教育——初級教育是做人的基本教育，是在身體上精神上對於造成一個健全的人格所必須具備的條件，都應在此時期，使其充分地得到適宜的培養。

(二)中等教育——中等教育，是生產技能的教育，在此時期，必須使每一個人都有相當技術去參加生產事業，達到人人生利繁榮社會的目的。

(三)大學教育——大學教育是創造發明的教育，在此時期，應注重精深研究，追本窮源，啟發科學新知。征服自然環境，以謀國家和人羣的進步與幸福。

中國當前除了對外作戰與農民無可爲生的問題而外，第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智識

分子沒有出路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改造教育，引導智識分子走上生產的道路。

能照以上三大原則及三個階段去造教育，則全國的智識分子，自不患不能找到正確的出路，決不會再有像現階段教育制度下所表現的怪現像。現在有許多學校內的學生鬧黨派鬧得很利害，而對於各黨各派的主義政策，並未加以深刻的研究。就拿共產黨來說吧，中國的共產黨徒很多。而對於馬克思的資本論確曾讀過的究竟有幾人，至于俄國現在，是否在實行馬克思的主義，俄國所行的制度，是否適用於中國，更是莫明其妙。其他各黨各派的分子也是如此，最可笑的，一個學生，左手持着共產黨的傳單，右手又可拿起國家主義派的標語，專為升官發財的智識分子，根本就談不上什麼主張和信仰，完全是為了名利，今天這裏有錢到這裏，明天那裏有錢到那裏，出風頭便是主義。由此種心裏脫化到政治上去，彼此爭執的都不是政綱政策的問題，而是利害的問題，既然是爲了個人的利害而爭執，所以排擠傾軋非到打得頭破血流不止。

美國有共和民主兩大政黨，當民主黨上台時，共和黨去電恭賀，因此一般人都說美國的政黨有黨德，而中國則沒有，要曉得美國的政治是主張的爭執，而我們却是飯碗的爭執，爲了主張，有的時候，還有半商的可能，爲了飯碗，便不能有絲毫的退讓。欲求政治的安定，先求政治家的刻苦，比方在美國最享樂的是大資本企業家，如煤油大王，汽車大王，鋼鐵大王等等，美國的政治家因爲不做官時，回去經營他的企業，比在政

治上的人享樂得多，所以他們對於政治舞臺，不至把持留戀，完全本着各人的興趣主張去為國家盡義務。在蘇俄，政府裏的人員不是最享樂的人，在蘇俄受特別優待的是產業工人，現在有許多產業工人，因生活之優裕，很不願去參加黨的工作，以免開會的麻煩，正因為他們政府裏的人，不是最享樂的人，所以對於政府的飯碗，並沒有很多的人去爭奪，因此政治上就得安定下來。中國則不然，在中國現在過第一等生活便是官吏，做了官發了財，造洋房娶美妾，過着最享樂的生活，因為升官發財，連成一套，大家為爭飯碗，當然顧不得什麼面子和黨德，這種政治現象的造成，可以說完全是做官教育的惡果，所以若不根本改造教育，沒有方法可以救中國，講到這裏，就要轉到你我自身上來了，中國亡國的罪惡固然是智識分子所造成，而『解鈴還須繫鈴人』救中國的責任，却又離不了智識分子，因為中國民眾的智識程度太低，要想救國，非得有智識分子去領導不可，我們現在如能把做官為業的思想轉變為生產救國的思想，便可以救中國，中國的家庭和社會都是逼迫着人去做官，讀了書，畢了業，如果坐在家中，人家就要說你沒出息，父母妻子都得輕視你。我有個朋友；家裏很有錢，他寫信來一定要我結他事情做，連當個司書都可以，我推究他的原因，知道有了錢沒有官還要被人看不起，外面當了一個機關裏的司書，便可寫信回家去對人誇耀，這種現象，就是中國可亡，官不可以不做，我們同志，要自己養成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不為社會家庭環境所轉移，一心一意，走上刻苦生產的道路，所以兄弟常常說，今後中國青年只有三個正當的去處：

第一是到前線去。對外戰爭發生時，我們立刻決心上前線參加民族的鬥爭，唯有民族得到生存，個人才有生存；

第二是到工廠去。在都市上的青年，無論如何，要走向工廠去勞動，參加實際的生產，發展國家的實業，維持社會的繁榮；

第三是到農村去，參加實際耕種工作，以改良農作，繁榮農村。

我們大家如果都能向這三條道路去走，國家一定可富強，民族一定可復興；如果只想走做官的道路，不管是那一種革命，是那種主義，結果都成了做官的打門磚，國家民族非亡不可。

因此，我們認定只有朝抗日備戰，繁榮農村，改造教育這三個方向去努力，才有中國的前途，甚至可以說這三件大事，就是我們當前救亡圖存的三大政策。要把握這三件要務，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中華民族打出一條生路，同時又可以說，中國的前途，只有和日本拚命一戰！而繁榮農村，改造教育，就是備戰的先決問題。

但是無論抗日備戰也好，繁榮農村也好，改造教育也好，這些問題的前面，還有一個先決的問題，就是要肅清貪污。貪污是一切罪惡的首魁。嚴格的說，中國的農人，商人，士兵，都是可憐的好人，他們都有形無形地替國家盡了許多勞而無功的義務，但他們的成績，完全被貪官污吏掩滅無遺，所以中國第一等的大壞人，就是貪官污吏。貪污不除，一切都無辦法，你要購械救亡嗎？他還是照例大吃回扣；你要改造教育嗎？他可

以侵吞教育基金；你要繁榮農村嗎？他可以把農民銀行，貧民工廠的經費一吞而盡，只給你一本四柱清冊，就報消得干干淨淨。滿清末年，直到如今，那一件交給政府經營的事業，不是弄得一塌糊塗，只替少數的官僚造成了發財的機會。人民把所有的血汗和無窮的希望來仰求政府，而所有官吏，大都是如狼似虎的強盜，試問中國還有什麼辦法，還有什麼前途？自從海禁大開以來，直到如今，中國有一個普遍的趨象，就是聰明人欺権愚蠢人，欺権得來的財富，一齊送給外國人，長此以往除了亡國再沒有其他道路可走。所以肅清貪污的問題，是中國對內對外一切問題的先決問題，根本問題。要能解決這個問題，才能打開救亡圖存的鎖鑰。

要達到肅清貪污的目的，絕不是攻擊任何個人，而是改造現有的官僚制度。有一百萬的人說有一千萬人貪污；有十萬的人又說有一百萬人是貪污，這不過以五十步而笑百步，深刻點說，這是吃醋。因為我沒有一百萬一千萬，所以覺得眼紅，覺得不滿意。真要肅清貪污，要從制度入手，要有一個斬釘削鐵的辦法，這個辦法就是說我們今后要限制黨員和官吏的財產！要明白規定，有若干財產以上的人，不配做官吏，至少不能做荐任以上的主管官吏。同時在一切政治團體中，無論是黨或者是議會，都喪失其被選舉的資格，在中國做官，貪污的機會，隨地皆有，貪污的方式，千姿萬態。只有限制黨員和官吏的財產，才有肅清貪污的希望。在資產階級執政的國家，限定有若干私產以上的國民，才享有選舉權，而我們三民主義的中國，却必須限定有若干財產以上的，不能

有被選舉權，我們要把權利截然劃分，使有權的人不能兼而有利，有利的人永遠得不着權，然後三民主義才有實現的可能。我國漢代，禁止商人入官，就是要把有利的人趕出政治界。清室初年，方外大員有家資十萬以上者，動遭御史彈劾，這就是防止有權者不使有利，若果升官發財，連成一套，不單是要成為資產階級的政治，而且要成為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我們看見官僚變成了地主，變成了資本家，將來全中國會有一天，除了官僚尋不出其他的資產階級。所謂三民主義，當然束之高閣，無人過問，所以主張民治。或者主張黨治而不防止黨員資產化的人，都是斷送三民主義于不知不覺中的罪人，至少是愚人。同志們！我們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我們要把肅清貪污，改革官僚制度，看得十二萬分的嚴重，作為我們奮鬥的目標，單就節制資本而論，誰都知道中國今日為謀生產的增加，需要一方面保護私人的資本，一方面要發展國家的資本，更進而節制私人資本，試問假如在黨治之下，黨員都成了地主和資本家，假如主張民治，使政權落在地主和資本家的手中，還有誰來奉行，總理的遺教？我們主張黨治，主張限制黨員，和官吏的財產，我們要使黨和政府，是全國各階級民衆的公正人，保護資本，要不會走上私人資本主義的道路。要如 總理說，迎頭趕上去，建設民生主義的社會，不再蹈歐美一覆轍。地主資本家不足畏，地主資本家有了政權，或者是有政權的人，變成了地主資本家，那是有害于三民主義之實現，是我們必須力爭的。所以我們不必限制地主和資本家的財產，而我們必須限制黨員和官吏的財產，這不僅是肅清貪污的有效辦法，而是一個三

民主義能否實現的先決條件。若使不然，誰也不敢保證官僚資產階級政府不會同三民主義分家，我們要信仰三民主義，先要希望一般志士仁人，來為這個限制黨員和官吏私產的政治制度堅決奮鬥，來作國民黨的苦行大師，然後可以肅清貪污，為三民主義兌現。

有許多人也會懷疑這樣的制度，是不易兌現的，誠然，我們知道在官僚遍地貪污滿國的今日，無疑地是行之維艱，但是我們知道，凡是一種合理的制度，先原于社會的需要，無過一部份人的提倡啓示，再通過一般人的信仰，便可以發生偉大的力量而成為事實，總理當日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何嘗不為一般人所懷疑？現在中國所謂滅亡之禍迫於眉睫，除了肅清貪污，已經沒有出路！而肅清貪污，只有這樣一個有效的辦法。

我相信凡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必得同情於此種主張而促其實現的。或者有人會耽慮到空洞的規定限制，於實際沒有多大的效力，這却不然，舉例來說：滿清入關之初，感於歷代王朝的失敗，都由於宦官專權，朝政不綱。他們聰明的祖宗，爲了子孫帝王計，就定了一個成法，大致說；本朝太監，不能做四品以上的官吏，不能出都門一百二十里，這一個空洞的限制，使得終滿清之世，很少有權傾朝廷的宦官，到了慈禧太后，寵信安得海，可謂無所不至，但是安得海一到山東招搖，就被丁文誠一之重典，丁文誠以一外簾官吏，不經申奏，敢殺西太后之寵臣，竟使西太后無可如何，這是什麼力量，這就是祖宗成法的力量，我們要肅清貪污，要實現三民主義，我們應該定下一個祖宗的成法，一個全國共信的目標，能使全國人皆有肅清貪污的明顯標

準，四萬萬人對於貪污，都有如丁文誠對待安得海那樣的權利，自然黨和政府，可以深得民衆的信託，而貪污亦自然絕跡了。

爲要實現這樣的政治制度，首先便須有刻苦而不貪污的黨來做推動政治的原動。所以我們認定，要想中國有前途，必須中國國民黨肩荷其責任，因爲三民主義，是救國的唯一主義，目前不是三民主義能不能實現的問題，而是如何實現的問題。中國人並不是個，個人都能了解三民主義，必須有三民主義的政治集團，負宣傳，訓練，組織的責任，領導全國民衆，走上三民主義革命的道路，中國國民黨便是擔負這個偉大使命的唯一集團。所以不想實現三民主義則已，要實現三民主義無疑的要堅決的執行黨治。講到這裏，便要接連到整理黨務的問題。（另詳整理本黨的意見）中國國民黨過去吃了共產黨的大虧，總理在時，一切政治主張，雖可由大衆的意見來討論，可是最後的決定、權在總理，總理死後，鮑羅廷一手操縱，在那時可以說，是鮑羅廷支配了國民黨，本來一個政治的集團，在討論問題時，可以大家參加意見，可是到了執行的時候，不能不有集權的領袖，中國國民黨過去採用多頭的委員制，行政職權不統一，責任不分明，弄得毫無辦法，我們要想實現三民主義，我們要有一個健全的黨，要使黨能健全，我們必須有一個堅苦卓絕的領袖，使其負責進行一切，中國今日，需要怎樣的領袖？兄弟以爲第一個條件，就是任勞任怨，刻苦負責，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大小姐，而是灶下婢。大小姐雖然時髦，並不是家庭中的主要人物，灶下婢雖然粗樸，但因埋頭燒火的結果，不到一時

三刻，便茶飯齊備，供給了衆人的生活，所以灶下婢的難看處，正是她令人敬佩的偉大，假如認定了一個我們的領袖，不辭勞怨，不計毀譽，埋頭在做準備復興民族的工作，我們對於領袖必須堅決的信仰，我們現在如危舟行於驚濤駭浪之中，對於我們的掌舵人，必須絕對的信託，才不致有顛覆的危險。同時我們更要各盡所能，以同樣任勞任怨堅苦卓絕的精神，去擁護領袖，否則我們不是擁護領袖，而是污辱領袖，是領袖的叛徒！同志們！我們爲了民族的前途，我們要堅信領袖，整理本黨，即先使三民主義能夠實行於黨內。所以我們認定，要改革官僚制度，肅清貪污，實行繁榮農村，改造教育，抗日備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求我們民族的復興，這是我們共同的信念，一貫的認識。我們要以身心性命爲了這一個正確的信念去努力奮鬥，中華民族才有前途！

兄弟今天把自己感想到的貢獻給大家，想到就講，講得很拉雜，希望同志們回去仔細的考量與研究，假如認爲是對的，大家便得努力埋頭去幹，在各個童子軍的心靈中提高我們民族的精神和復興民族的自信力，積極的去作有效的準備，然後和我們的敵人算總賬，現在要在困難的環境之中，種下復興民族的基礎，等到第二次大戰的時候，爭求中華民族的生存與出路，據目前的情勢，戰爭隨時可以爆發，說不定諸位在最短期間內就得要發揮能力，所以現在能得有機會給我們準備，我們就得做一分算一分，同志們！希望大家回去共同肩負起這個偉大的使命！

(完)

貢獻一點整理本黨的意見

『這一篇文章，原是二十年在江西參加勦匪工作所得的一點感想，到現在雖然過了幾年，而個人的思想，還是沒有甚麼變更，所以便將就原文印在下面。』

- 第一章 中華民國的危機
- 第二章 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關係
- 第三章 中國國民黨現在的弱點
- 第四章 整理中國國民黨的必要條件
- 第五章 中國國民黨布衣團的組織
- 第六章 領袖問題

黨的核心問題

如何防止官僚化
資產化
家庭化
軍隊化
如何實現

民國二十年十月著于南昌

第一章 中華民國的危機

謂中華民國將有滅亡之禍，絕非故作危言，以警觀聽。簡單舉幾件事情來說：

第一：就是國民經濟的貧乏。因為帝國主義的壓榨戰爭的頻仍，以及共產黨的騷亂；遂使工商凋敝，農村破產。現在全國人民的生活趨勢：有智識的人，大多以辦黨做官為其出路；無智識的人，便只好當兵；其有不能辦黨做官當兵以謀生活者，則為反動份子，為流氓地痞，為土匪。總之：無論辦黨也好，做官也好，為反動份子流氓地痞土匪也好，都是一些只會消耗而不能生產的人。一個國家，若是要使國民經濟健全發展，絕不可以讓只會消耗而不能生產的人占全國民中的多數。照此趨勢，日進無已，勢必由小貧而為大貧，由大貧而為極貧；國民經濟，非陷於絕境不止。亡國的現象，此其一。

其次便是天災。本來天災流行，何國蔑有。雖自然之威，不可抗力，然在政府方面，若果平素有充分防災和救災的準備，至少可以化大災為小災，卹難民於不死。可惜過去的中央苦於討逆作戰，而各級政府之不健全，更屬無可諱言。求其不貪污擾民已難多得。此類救災備荒的工作，當然沒有人肯去過問。前年西北的旱災，空有八百萬元救災公債的提議，結果是一錢莫名，嗷嗷待哺的災民，遂以不了了之。今年江淮的水災，災區之廣，災民之衆，為亘古所未有。政府方面雖然十分重視，然因種種困難，誠恐救濟的成績也未必很好。在此幾千萬災民之中，老弱者只好病餓而死，一切委諸運命，但是

豪強少壯之輩，豈能甘於饑寒，不求出路，挺而走險，急何能擇。平常參加生產的良善百姓，馬上就是殺人放火的盜賊。明末流寇，以飢民散兵爲其中心。今日之勢，與昔何殊。再加以不懷善意的赤俄，用多量的金錢和偏激的理論以誘惑醉麻一部分盲目燥進的青年，對於土匪煽動而組織之，滔天之禍何時可止，亡國之現象，此其二。

再次，則爲外侮，中國所處的境地，比世界上任何弱小國家所處的境地，更不知艱難幾許，比方印度是已經亡了的國家，然其唯一反抗的現象，只是英國，一旦脫離英國的羈絆，便可以成爲獨立自由的國家了，所以印度人革命奮鬥的方向非常單純。中國則不然，以物產極富，土地極廣的國家，介於日俄兩大強國之間，成爲赤白兩種帝國主義衝突的中心點。就日本說：彼因區區三島，不能自給，遂日以侵略中國爲其出路，所以日本過去對於朝鮮台灣，現在對於滿蒙，皆不惜用盡任何手段，以遂其掠奪占有的目的。簡單說：日本是以中國領土之喪失爲其生存的利益，日本對於中國的進攻，是一毫不肯放鬆的。又就俄羅斯說：雖然他們口裏時常高唱扶助弱小民族的論調，而實際則竭力破壞中國之國民革命的成功，欲納中國爲附庸，而使成爲赤俄對白色帝國主義鬥爭的第一道防禦線。所以俄國共產黨，明知中國民衆的貧苦已經達於極點，不堪破壞，而仍利用中國的土壤，助長中國的內亂，蘇俄絕非以中華民族和中國民衆的利益爲前提，而決定其革命的方略；乃以俄國自身的利害爲前提，而決定如何利用中國爲其革命的方略。中國一部份的青年因國家的政治環境不良，和個人的物質生活困苦，遂於不知不覺中

甘心接受蘇俄的欺騙，誠爲可哀！簡切言之：蘇俄是以中國喪失獨立性，而求依附於彼爲其利益；所以蘇俄對於中國的侵略，也是一毫不肯放鬆的，日本利用軍閥，蘇俄利用土匪，其方法不同，而其破壞中國的統一，妨害國民革命，使自由平等的新中國，無法建造完成，則爲其共同的心理。除了日俄之外，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以中國爲尾閭，視眈眈而欲逐逐者，曾不知其凡幾？不過單就日俄兩國而論，也已經儘夠中國受用了。

中國在此種環境之下，欲求造成一獨立自由的國家，平時可以發揮自己的意志以圖建設，遇世界大戰爆發時，亦能用自己的意志決定自己的行動，而保持其生存和地位，當然無疑地比印度之處境更不知困難若干倍！中國非不亡，以列強均勢之故，幸得而不亡，中國自身的存亡，不決定於自己，而決定於國際的環境，這是多麼的危險！所以當歐洲國家經濟恐慌，稍有自顧不暇的情形表現時，日本對於中國的滿蒙，就可以橫蠻占領，假如歐美的國家再表現無力過問，則占領平津，攻擊長江，公然併吞中國，也是一篇應有的文字。日本人不但有併吞中國的野心，而且確有滅亡中國的計劃和把握；其所以遲遲進行者，完全在看有無其他的國家出來干涉說話而已。日本和蘇俄，都是最有組織的國家，我們看見日本田中內閣的奏摺以及牛蘭赤化中國的文件，真不敢卒讀，不忍卒讀！中國現在的情形，東北已經是快亡了，在長江各省潛在的赤匪，亦正猖狂日甚，兩盜入室，劍拔弩張，得尺進步，而主人翁方昏昏沈睡，哀哉痛哉！中國今後如甘心爲日俄的附庸，爲奴隸，爲墮落的民族，則亦已矣；如欲求生存，求自由平等，苟非全國上下

，團結一心，有比日俄更堅強更緊密的組織，萬不足在赤白兩帝國主義夾攻之中，孤苦奮鬥而求出路！然而國民是一盤沙散的國民，本黨也是一盤散沙的黨，奈何奈何！

貧乏，天災，外侮，有一於此，皆足亡國，而况三者俱備，同志們還不快醒覺嗎？

第一章 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關係

以一盤散沙的國民，所謂經濟，教育，均落人後，而又適當帝國主義進攻的焦點，危險之甚，更何待言！唯一的希望，便是全國智能之士，咸集中於三民主義之下，成一堅強的組織。以此組織領導全國民衆，由物質的建設，精神的培養，分途併進，然後可以解決國計民生上種種的困難，而獲得國際與國內種種的自由平等。所以三民主義雖為總理所創造，而實因於中國客觀環境的需要，主義如此，黨的組織亦復如此。中國國民黨即負有挽救中國危亡，建設新中國的責任，黨存則國存，黨亡則國亡。

懷疑黨治的人，除一部份求官不遂的無聊政客不足計較外，其他或以為自有黨治以來，反覺國危日亟，國難愈甚，而不知中國的危機，恰如人體的疾病，從前隱伏在內，既經中國國民黨着手治療之後，便逐漸發見而已，譬如此次瀋吉被占的事件，表面上看去，好像國民黨未當政以前，日本人尙不敢公然出此，殊不知正因國民黨政府不肯媚外賣國，竭力與帝國主義者奮鬥周旋，才會有此種不幸事件發生。若果國民黨的政府肯媚外賣國，則日本人早已志得意滿，更何致急而出此下策？所以如果沒有中國國民黨，滿

蒙的危機，絕不會減少而只有增加，其理至明。同時，我們要了解目前封建勢力之所以無法掃除，廉潔政治之所以無法實現，其病不在有黨，而在黨的不健全。中國今後，必須有黨，必須有組織極堅強健全的黨。離開黨治，絕無法建造新國家。

單就國內統一的問題而論，誰也知道非國家統一，則一切均無辦法。從前所說不統一的原因，係由於軍閥的割據；可是目前一般在我們腦經中所認為的軍閥，失敗的失敗了，消滅的消滅了，縱令存在，亦經失却破壞統一的勇氣；何以統一的前途，還是依然這樣的黯淡呢？因此可以說目前之不統一，還不是軍閥不統一，而實在是黨內的不統一。再深刻一點說，從前的軍閥，站在黨外，現在有許多軍閥，都搖身一變侵入黨內來了。於是我們就要問黨內何以能容有軍閥的存在，而不能澈底感化他們，支配他們，消滅他們呢？無疑地，我們要承認在政治上軍事上一切之所以無辦法，皆原於黨無辦法，黨內不健全，我們認定中華民國的運命，完全繫於中國國民黨身上，無黨亡國，有黨而不健全，不能澈底掃除封建勢力以靖內患而禦外侮，亦非亡國不可。我們必須更進一步，檢閱本黨現存的弱點安在？

第二章 中國國民黨現在的弱點

一個真正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必須由愛黨的立場，隨時檢閱本黨的弱點，貢獻良好的意見。我們愛領袖，愛同志，但我們更應當愛革命的進展和主義的成功。我們現在感

覺本黨的弱點實在太多了：

先就黨與黨員的關係來說，現在本黨可以說大部份的黨員是找不着黨；而黨也是找不着黨員，黨對黨員止於列名造冊；黨員對黨，止於報名領證。做黨官，吃黨飯的黨員，似乎還可以扣一點黨費，此外連繳黨費，貼印花，都有時辦不到。除了各級黨部專門辦黨的人，簡切些說，就是替黨的機關辦理公文的黨員而外，其餘的黨員，都不外是和有權力的私人發生着關係，尋求自己的生活。好一點的人，也無非是在尋求個人生活之餘，還憑着個人的理想，根據本黨的主義，政策，替社會盡一些希微的責任。等而下之，或者は莫明其妙，與黨無關；或者是鄙劣貪污，爲黨之玷，簡直不堪聞問。本來黨的作用，就是團結思想相同的份子，更使此種份子貢獻其思想才力爲黨的活動，以一定的計劃，整個的行動，去領導社會，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所以黨員的工作，應該受黨的支配。黨員的工作情形，應該隨時報告於黨。黨對黨員，應得要隨時加以考察，努力者獎勵之；弛懈者警懲之；發生困難者補助之；行動錯誤者指正之。這才算得是黨有黨員，黨員有黨。平心而論：現在的我，自問當然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所擔任的工作，也不爲不重，然而我的工作，是黨支配我的嗎？還是我自己去尋求的呢？我是否隨時將我的工作情形，報告於黨？而黨對於我的工作，又是否有相當的考察和指導？我且如此，其他類是於我，更次如我的黨員，如何說得上和黨的關係。無怪乎本黨的黨員多至數百萬，結果對於封建勢力，對於帝國主義，只好空呼打倒的口號，而

望洋興嘆一籌莫展了。懷抱改造社會思想的人，因爲各憑良心的行動，不足以收效果，所以才有結合爲黨，以求步伐整齊的必要，如果有黨以後，黨員的行動。依然是個人的行動，試問黨的作用安在？何必多此一舉？

其次說到領袖：黨的領袖 不外由其對於黨的理論歷史人格努力爲一般黨員所景式而自然形成。黨員對於領袖，因有公同的信仰，而領袖自身則只覺爲黨服務，不敢後人，絕不自認其爲領袖，而非領袖不可；假如一黨之內，客觀上具有領袖資格者不爲一人而爲數人的時候，則領袖與領袖間的關係，仍不外一普通黨員與黨員的關係，不過既有領袖的資格，則當自知一言一動皆於黨國發生莫大的影響，更應當比一般黨員加倍的注意，加倍的謹慎。現在本黨中央同志之不團結，實在令人痛心！不團結的原因，在當事者各是其是，自覺都有充分的理由，然在一般小黨員和民衆的心目中，殊不能爲之曲諒。我們認爲獻身於黨國的人，應該只有公的感情，革命的感情，果使對於革命救國的方法和途境，彼此見解不同，當然不能強合；若見解無多出入，即絕不應由私人的感情意氣而生齟齬。因私人的情感而致妨害公的行動，由革命的立場說就是不革命。我們對於中央同志間的分合，不願作任何批評，以免有抑彼助此，攻擊個人的嫌疑。而且即使清算舊賬，指摘出誰是誰非，亦於黨的工作沒有多大的益處。我們只希望中央同志由其對於黨國的責任上着想，各自反省，彼此開誠相見。如果對於理論上尚有不同的見解，則着眼於救國和建國的立場，以求真理之所在，自然不難統一。若不幸而有權利意氣之事

！則當痛自悔恨，從新做起，以副全體黨員和全國民衆的希望。

次說到領袖與一般黨員的關係：領袖對於黨員，應該是絕對的親愛。領袖指導黨員，黨員信任領袖，一一齊向革命的大道前進。但是現在我們見得到的，在領袖與黨員間，只有利用，只是隔膜。黨的領袖對於多數黨員，就根本分不出誰是忠實的黨員，誰是非忠實的黨員。譬如一個銀行經理，不知道銀行裏面有多少的財產，這是多麼的可笑！至於黨員方面，大都不外利用領袖，以求達到個人升官發財的目的。當領袖的，也似乎只要他能夠喊幾聲擁護自己的口號，便確是忠實的同志，縱令其人對於社會爲非作惡，也都在不聞不問之列。我們看見有人在領袖之前痛陳黨員的罪惡，而領袖不覺其責任的重大；我們看見有人在黨員之前醜詆其領袖的行動，而黨員不僅不代爲申辯且又從而附和之。大家都說同志的關係超於一切，領袖與同志間，至少要如兄弟般的親愛，然當弟罵兄，當兄罵弟，皆非引起對方之氣忿不可。何以領袖與黨員間竟如此漠不相關呢？於此，我們就應當深深體會其內容癥結之所在了。

再次說到黨員與黨員之間，更是令人齒冷。所謂同志，絕對沒有同學同鄉的關係親密。現在軍政機關以及各種團體社會，舉凡利之所在，有關衣食者，大都以親戚同鄉同學種種封建的結合爲主，真正想到同志，想到用同志來爲黨工作，爲社會服務的，實在不容易見到同志二字，成爲了普通的稱謂，似乎還不及某某先生，某某仁兄，來得慎重，顯得親切。再進一步，則所謂同志的資格，完全以地位而爲決定，有地位的，軍閥也

是同志，官僚也是同志，而且是重要的同志；沒有地位的，不管你對於革命如何努力，對於主義如何忠實，只能算是社會上的弱者，你雖然有思想，有行動，然而你不慎人情事故，你在地位上落伍了，你就不能得到所謂同志的憐惜。最可恥的是同爲黨員，大家戴起藍色眼鏡，你猜我是某人的信徒，我說你是某人的走狗，各人看輕對方的人格，也看輕自己的人格。僅有的一點聰明才智，完全在此種相疑相忌之下面而相抵相消，所有只見有黨的名稱，而見不到有黨的工作。

至於黨與民衆的關係，論理至少要辦到能互相了解，互相信托的地步。何以要有黨？根本原因是在解除民衆的痛苦。黨不單是黨員的黨，而是民衆的黨，必須要能深入民衆，領導民衆，得到民衆的信賴，以廣大的民衆爲黨的基礎。離開民衆，便失却了黨的意義。現在我們的黨，似乎太使人民失望了！不僅是離開民衆，而且有許多地方，簡直爲民衆所嫉視。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民衆的希望，就是他們自己實在的利益。有許多人總怪民衆不識大體，只知有個人而不知有國家，然而試問歷年以來，國家財政困難，文官減薪鬧了許久，結果何嘗能夠辦到？可見只不是眼光淺短的民衆愛好自己的利益，就是自命在領導民衆的官吏，又何嘗不力爭自己的利益？中國人最大的壞處，就是不肯設身處地，爲他人着想，處處曲諒自己，事事苛責他人，坐汽車的，總嫌步行的走得太慢；住洋房的，總怪其他的黨員不做下層工作。也不知是真糊塗嗎，還是假裝糊塗？我們相信，黨的中央有幾件事，如裁撤釐金，取消苛捐雜稅之類，在已經實行的地方，或

能得到一部份商人的滿意；但是中國最大多數的民衆，何只如此？青年對於本黨現狀的不滿，自是狠顯然的事情，就是狠有組織的士兵，又何嘗能在黨的領導之下解除了他們的痛苦。中央所發的餉款，大都被高中級的帶兵官層層剝削淨盡，而士兵無從收得實惠，做政治工作，只落得一個賣膏藥的頭銜，受盡了官長士兵的譏諷，尤其是本黨同志沒有深入農村和工場，探討農民工人的隱情，予以適當的領導，平時形勢隔絕，一有罷工暴動之事發生，究系出於民衆的呼籲？抑系受了旁人的利用？簡直莫明其妙。到得無可如何之際，便抬出政治上的權力來鎮壓他們。久而久之，在黨的方面，總覺得民衆不幫助我們，不了解我們。殊不知軍閥，官僚，土豪，劣紳，都摒上本黨的招牌在那裏欺騙民衆，魚肉民衆，就是本黨的黨員，也把眼睛看花了，頭腦弄昏聳了，叫民衆從何處來認識本黨，信托本黨？中華民國的民衆，可說是馴苦極了的民衆，他們絕沒有意外的希望，過分的要求。果然本黨確能給予一點實際的利益，他們無有不歡欣鼓舞，感恩戴德，永世不忘的。無如本黨始終不去過問他們，又讓一般假革命的人去蹂躪他們，而不能制止，民衆自救無策，呼籲無門，安得不懷怨本黨？本黨的同志，於此應該十二分地痛切反省！

居嘗細思，本黨何以會弄到現在領袖不和，同志漠然，民衆失望的地步呢？表面上雖然千頭萬緒，其原因甚多；而根本的癥結，要不外在本黨以內有權利觀念的存在。雖然大家都說入黨是來革命的，爲義務而非權利，然而權利者，衆人之所欲也。黨內既然

有了權利，誰復念及義務！同志之間開始競爭，由競爭而隔膜；由隔膜而對敵，於是黨的工作，便無形中擋在一旁。說者稱此爲黨的腐化，腐化是本黨絕大的危機，本來幾百年來，中國社會，就是一個升官發財的社會，官無大小，都有生財之道。現在本黨以黨訓政，在訓政時期，無疑地要以黨握政治的大權，要以黨員充任重要的官吏。但是越は權力之所在，越是利益之所在。一個市黨部的委員，可以在一年之間，發幾十萬的大財，而不足怪。於是當黨員，做黨官，做官就發財，發財就享樂，就腐化，就忘却了革命，這一套傷心的步驟，成爲了不可避免的事實。本來發財人未見得就不能革命，然假名革命而個人發財的，絕對是不革命反革命。比方我是中央委員，或者是立法委員，同時我在南京買了幾百畝的地皮，試問我對於平均地權，將抱持若何的觀念？我對於土地法的制定，會全然不顧慮到我的利益嗎？假如真不顧慮我自己的利益，我也就不會去買地皮了。社會上的事情，在富人和貧人的眼光中看來，完全兩樣，冬天的大雪，乞丐們看見發抖，飽食暖衣的文人學士們看見，却正好藉此飲酒賦詩，以增加不少的清興。所以惟聖人能知聖人，惟有窮人對於窮人的痛苦才了解得深切。中國國民黨要爲大多數貧苦的民衆除痛苦，必先要保持自己的超階級性，不要使黨內有官僚化資產化的趨勢。現在本黨黨員所由之路，不是向民間去，而是向上鑽。今天入黨，明天想當省黨部委員，進一步就想當中央委員，當了中央委員，又想兼任政府的重要官吏，大家都向着權利之途而邁進。個人的力量不足，則經營小組織以爲爭鬥的工具，當大黨員的，平時總得設

法養起一批打手，不爭氣的小黨員，則隨聲附和，以求自己的出路。平時不會養打手不會隨聲附和的黨員，就難免有落伍的危險。黨的主義政策，還容易研究，黨內的小組織小派別。實在難得研究。照此種情形，誰還有餘力去做下層工作？誰還肯去做下層工作？做下層工作的沒有整個的黨來保障他的生活。振作他的精神；如果他在黨內平時不認識一二領袖，即使為黨努力以致被封建勢力或反動勢力推殘而死，簡直是螞蟻子在石洞裏叩頭，叫做無人得見，連燒埋費都無從領起。所謂黨的力量，安得而不相抵消，無形漸滅？聽說某某市黨部選舉四全代表大會的時候，有消耗運動費在萬元以上的。平常無人理睬的黨員，到了那幾天竟每天都有幾處的應酬，公然納之上座。尤其痛心的，據我所知，有幾個省市平素最親密而且是同一小組織以內同志，為了競爭選舉，竟弄得彼此參商。這是甚麼原故呢？是主張不同嗎？是思想分歧嗎？都不是的，無非為了權利，為了自己升官發財的出路！總之，當中央委員的，有大官可做，至少每月有幾百元或千元以上的生活，而且為一切名譽敬仰之所歸，在精神上物質上都有安慰，所以有才力的人，都爭着要幹。其次省市黨部委員，至少也有三四百元一月的生活，又可以報消公費，侵蝕宣傳費，遇有不乾不淨的機關，如特稅處之類，還可以暗中得着不少的津貼，有機會又可以跳入政治機關的利藪，所以有才力的人，也還願意去幹。下而至於縣黨部，除特殊情形的地方以外，大都生活既感困難，名譽地位也說不上，於是才有才力的人，都不肯去幹，肯去幹的便有其他的作用。大家都說，縣黨部的委員何以去干涉政治，包攬

詞訟，甚至有等於新土豪劣紳的行爲。其實人同此心，何足多怪！一個人在社會上作事，最上者爲發揮人生的興趣，其次爲名，其次爲利。前者已立立人，乃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好名者已屬上乘；而天下滔滔，好利者實在比比皆是。現在做下層工作的，名利興趣一切都說不上，試問誰肯甘於吃苦而無償？能甘於吃苦無償，就是 總理的精神。人人有此精神，則又可以不必革命，不必組黨了！胡展堂先生說過：黨要家庭化，軍隊化。所謂家庭化軍隊化，不只是口裏講，而且要從事實上去做；不只是精神上的培養，而是要注重物質上的條件。就拿我們自己來做個比例，我們由幼至長，我們的家庭供給我們求學的資財，雖當田賣地，乞憐告貸，亦必勉力赴之，毫不悔惜，等到我們在社會上有了一工作和收入的時候，也會存集起來，供養父母，家庭之於我們，我們之於家庭，在生活上的關係，是如何的緊密！然而我們的黨，是不是如此呢？又就軍隊說，軍隊的好處，就是無論官長士兵，都失却個人的自由而在一個命令之下，統一動作。命令叫誰擔任攻擊，就得去攻擊。命令叫誰死守。也就得死守。個人決沒有選擇工作自由行動的機會。現在本黨的黨員，生活既無人過問，誰都是憑着私人的關係，到處尋求生活，中央黨部根本就沒有一指派黨員工作的可能。所謂軍隊化 不知從何說起？我覺得現在本黨的組織，不但是不能家庭化，軍隊化，而且比較青紅幫的組織都還有趕不上的地方，譬如一個青紅幫的幫員，落魄無依，如果遇見老頭子，申明履歷，當老頭子的至少替他籌旅費，謀生計。至於本黨，除了有地位的同志，到處得人開會歡迎擁護而外，假如

一個小同志，攜帶黨證和轉移證到任何區分部投入，我相信絕沒有人會理睬他，甚至至於要懷疑他。黨既不顧黨員的生活，黨內又有權利主義的存在，掠奪爭鬥，一盤散沙，如何可以擔當革命的責任，挽救垂危的國運呢？目前中國國民黨最低限度，應該使全國才智之士集中於本黨，更使本黨黨員人人都能發揮其聰明才力以爲黨努力。因爲中華民國處境過於艱難，日俄兩大帝國主義，皆挾其極堅強的組織，極雄厚的力量，以我爲掠奪的目標，進攻的焦點，我們的黨，如果沒有比日俄兩國更精密更堅強的組織，必不能抵禦外侮，排除萬難，而建設自由平等的國家，所以我們希望本黨的領袖，要有甘地的精神；本黨的組織，要有超過於俄國共產黨的嚴密。現在有能力有覺悟的份子，各憑良心爲國奮鬥，只可以說是三民主義在與一切反動封建勢力相激戰。此種情形，一方面足以表現主義的力量之偉大，而另一方面則顯出本黨組織的無能，長此不圖，勢難持久。總之本黨不能運用黨的組織以建設廉潔政治，改良封建軍隊，則革命前途。決難有很好的成績。現在存心爲黨的中央同志，可以想像得到他們是非常之痛苦，非常之着急，然而若果不有辦法，以剷除黨內的權利關念，保障黨員最低的生活，縱令痛苦着急，也是枉然，我們希望，今後最好辦到中央同志苦於一切同志，全黨同志苦於民衆。讓一步說，也要辦到中央同志與一切同志共甘苦，全黨同志與全國勞苦民衆共甘苦。中國國民黨在革命的環境上，在黨員的基礎上，都與歐美的政黨不同。歐美不當帝國主義交攻之衝，而自爲帝國主義；他們國內有小資產階級的基礎；他們失業工人的救濟金幾乎相當於

我們中上級官吏的薪俸。代表如此國家，如此民衆的黨，可以不一定要如何刻苦，尤其是他們的黨員，多半是有職業的黨員，他們以黨員養黨，所以黨可以不顧慮黨員的生活。我們的黨員則多半屬於士大夫階級，以黨爲業，所以我們必須顧慮他們的生活，使不至困難；尤須限制他們的生活使不致腐化。我們不單從精神上培養黨員的人格，更必須由物質上澈底消滅黨內的權利觀念，使一切名譽地位屬於刻苦工作的同志，然後可以發揮本黨超階級的特性，而完成革命的大業。根據此種意念，我們再進而研究，如何救濟本黨的弱點，提出整理本黨的辦法。

第四章 整理中國國民黨的必要條件

以本黨組織之鬆懈，而所有同志在陣線混亂當中，猶能與一切封建勢力及赤白兩大帝國主義明爭暗鬥，保持現在的局面，不可謂非偉大的三民主義之力所驅使。由此足證三民主義確實足以滿足中國社會的需要，毫無懷疑的餘地。但是要如何去領導民衆，使其接受本黨的主義而完成革命的工作，就要看本黨之組織如何，運用如何而定其成敗和迅速的程度；^{以前}中央對於整頓本黨的辦法，是舉行總登記，實驗的結果，已經失敗了。此外所謂再造，所謂改組，亦只見有再造改組的主張，而不見有再造改組的具體辦法。我們始終相信，黨的糾紛，黨的無能，黨的腐化，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辦法不良，制度不善，內容不充實的問題。沒有辦法，沒有內容的再造改組，其結果與總登記仍是一

樣的文不對題，藥不對症，究竟要如何才能真正使本黨成爲家庭化、軍隊化呢；我們以爲至少要具備以下的條件：

(一) 限制黨員的私產：

1. 凡黨員私產，不得超過一定的限度。此項私有標準，應爲若干元？由黨員代表大會依據中國國民一般經濟生活情形決定之。黨員之不動產，須詳細呈報：其動產則以存於中央銀行爲法定的義務。

2. 如有超過私有標準，不呈報於黨者，無管其來源如何，理由如何，即認爲反革命，而予以嚴重的懲治。

3. 在未入黨以前，原爲富有者，一經入黨，除照規定標準保留一部份之私產外，其餘資財，悉交於黨，成爲本黨的公產。

(4) 凡本黨黨員，以永不脫離本黨爲原則；若有思想中途變更，萬不得已脫離本黨時，須呈准中央許可，並於脫黨時，其私產不得超過若干元，餘資悉歸黨有。若有隱藏資財，意圖脫黨以享安樂者，毋管事後若干年，一經舉發，即處以貪污侵占等罪最重之刑。

「說明」 國民黨最大的危險，即在黨內有官僚化，資產化的傾向。此種傾向若不爲根本澈底的剷除，則積久之後，必致國民黨與三民主義截爲兩事。況黨內既有利之可圖，則各級同志容易懷疑中央同志，全國民衆容易懷疑全黨黨員。民衆不堅信本黨，同志不

堅信同志，糾紛隔膜。永無寧止，革命失敗，必然無疑。蘇俄五年計劃，在反對派的文
字中，只聞攻擊政策不當，未嘗攻擊個人的享樂；而在本黨，則處處不管政策如何，隨時隨地都去攻擊個人。懷疑個人，此中差異，值得深長細思，我們看見一般迷信佛法的善男信女，動輒布施十萬八萬，對於和尚很少懷疑。但最大部分原因，即以和尚皆無兒無女，粗衣素食，相信和尚必所以其所有施一資財，裝菩薩，修廟宇，而不致成爲私用。三民主義，比是我們的佛法，黨員至少要比得上奉行佛法的和尚。一般民衆，好比善男信女，對於主義要有信仰，對於黨員也要有信仰；若果黨員之於民衆，連和尚之於善男信女的信用，都不能比擬，則黨的效用，便歸于消失。更舉一個粗俗的比例來說，專制時代，宮廷之內，紅女數千，左右逢源。何以爲太監者往來其間，並無絲毫關係，良由性根既失，故不能不專心以服侍爲目的。中國爲升官發財的社會，官吏無大無小，皆可牟利。黨員任官，無異以健全之男子置身宮內，可欲當前，環境移人，除少數柳下惠魯男子而外，誰能潔身自好。所謂任何監督方法，都難有良好的效果，惟有限制黨員私產，用大數割勢的辦法，使其對於社會惟有以服務爲目的，雖欲貪污而不可得，然後廉潔政治，可以建設完成；有權者不可有利，有利者不可有權。目前中央雖然限制官吏經營商業，此乃一揣其本而取其末，無怪奉行者巧點却避，法令等於具文了。或者以爲限制黨員私產爲總理遺教所未有，殊不知革命原於犧牲，既來革命，必須卜定刻苦的決心。革命黨之內，只可以滿足精神上的要求，萬不能滿足物質上的要求。革命黨

員必須比較一般民衆爲苦，不安心刻苦，而欲求物質上滿足的人，儘可從事工商，盡力謀利，本黨當然依照主義政策以保護而管理之。然既爲黨員，爲黨的前途計，非特別犧牲不可。總理若在今日，萬無眼見官僚主義勃興，黨員日趨腐化，而置之不聞不問之理。我們當根據總理革命的精神，發揚總理的遺教，並不是凡總理遺教未經說明的地方，雖眼見革命事業失敗也絕不能更想救濟之辦法。或者還有人不免耽慮，以國民黨中所有發財的黨員，均退出本黨，豈非重大的損失。殊不知真正服膺主義，捨身以救社會的同志，對於財產的觀念，不過視爲營養生存的工具，絕不限制私財而脫離本黨，或且更覺革命之有興趣，而加倍努力。至於原以營利爲目的的黨員，在黨內做官，當然是貪官污吏，這種人不但不能增加本黨的力量，反有損於本黨的令名，一旦脫離本黨，於黨的前途有百利而無一弊。我們寧肯只有很少的黨員，而不能讓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一齊混在本黨之內。要使本黨刻苦救國的精神隨時隨地讓一般民衆看得清清楚楚。兵在精而不在多，黨員也是如此，否則縱使四萬萬民衆都列名黨籍，也是一樁糊塗，有黨等於無黨。這是我們主張本條的理由。

本來在貨幣制度沒有改爲貨物本位，而其發行機關又不統一的今日，對於限制私產，狠難有絕對的辦法。不過所有的黨員，既一親經領袖嚴密選擇，而其個人生活又有一定的保障，再加以同志間相互的監督，隱匿私財的人，勢必爲黨紀所不容，同志所共棄。在最初既明知其苦而來加入黨，可知已下刻苦的決心，縱令中途有利令智昏，克制不

了物質的誘惑，然監督的周密，懲處的嚴峻，固足以使其知所畏，而有臨崖勒馬的可能。有人或許耽慮到隱匿私財之不容易調查，既不能調查，更無從處罰了；其實不然。我們鄉裏有一句俗話叫做「家中有金銀，隔壁有等稱」，就是說你家的財產縱令藏之深深，而隣里的心目中，已經替你稱數得明明白白。比方現在當軍閥當貪官污吏的，有了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存在外國銀行的是多少，改了什麼名字，是甚麼人經手，除非不調查而已，一經認真調查，包你澈底了然。所以在精神的訓練，調查的周密，處罰的嚴峻三個條件充足的時候，縱然有弊，也就很少。何況隱匿私財，不外享受快樂，既然超出規定範圍的享受，顯為黨紀所不容，則隱匿私財的結果，不過徒受累贅，徒耽驚恐而已。若其存入外國銀行，或竟潛逃外國，黨的政府，可以要求引渡，或密派同志予以嚴懲，必傾其資財，毀其自由而後已。似此有功必獎，違紀必懲，則醉心物質的人，絕不敢輕於入黨？入黨的便很少發生弊病。任何事件，只看認真不認真，所謂困難到不十分可慮。

(二)保障黨員的生活。

(1) 按黨內規定之程序，發給黨員的生活費。非因故開除或脫離黨籍，任何人不得停止其支付。

(2) 按黨員工作之情形，給予活動費。

(3) 黨內設養老機關，以養超過一定年齡不能工作之黨員及其尊親。

(4) 黨應籌設育嬰所托兒所及各種學校負擔教養黨員子女的責任。黨員對於子女，願自養者聽之；但必須送入黨的教育機關承受教育。

(5) 黨員有疾病者，得入黨設的醫院，免費治療；其有特殊情形入其他醫院治療者，經核准後更得由黨補助其醫藥費。

「說明」現在黨內小組織林立，互相猜忌傾軋，其原因雖多，而黨員的生活毫無保障，實為主要之點。據我所知道的。每一個小組織當中，不僅當領袖的絕對不敢擔保凡在自己組織以內的都是很好的黨員，而每一個小組織以內的黨員，也絕對不會人人相信他們的領袖。彼此之間，互相利用，以利害為前提，以陰謀為手段。明知道自己小組織之內有不少的壞人，明明知道別一個小組織之內也有不少的同志，但是為了自身生活的關係，不得不昧起良心，在彼此間築起一道堅固的壁壘；黨員的人格，每每被生活壓迫而喪失淨盡。假如我們一經入黨只問自己對於黨的紀律是否遵守，對於黨的工作是否努力，不必一定要去向張三李四發生私人的關係，就可得到一定的報酬。古人說人到無求品自高，有了相當智識和人格的人，只要最簡單的生活有着，決不會再作昧着良心的事體，今後黨的關係，完全成為公的關係，革命的關係，絕對沒有封建的關係。同在一黨之內，只有理論，人格，歷史，能力，能夠得着同志的敬佩和同情。所有運動選舉鑽營奔競，一切腐敗的現象，不難一掃而空。

因為黨員私財既有限制，而每月生活費又不能規定過高，所以黨必須設養老的機關

，以養老弱的黨員。點燈藥的機關，以治療疾病的同志。又因爲中國社會以家庭爲單位，仰事俯育爲人生最大的任務。黨員應貫其全力於黨，而不自營其私，故於其父母的扶養，子女的教育，自然也要相應的由黨負責。蓋不如此，則任何黨員，仍難免不竭其聰明才智，先盡力於個人的活動，當其遇有黨的工作足以妨害個人生命的場合，勢必存却避敷衍之心，而於整個黨的工作，遂無形中受了莫大的損失。我們爲求黨的工作的猛進，對於每一個真正的同志，決不讓他對個人和家庭的生活有顧慮，使其能以畢生之聰明才智，專心致力於黨，雖任何強固的敵人，任何艱難的環境。不能移動他的志願，減少他的勇氣。總之當了一個國民黨的黨員，既絕對不能發財，也絕對不會餓飯。你只要下了決心，遵守着總理的主義，大黨的命令，去隨時隨地向反動勢力進攻，爲貧苦的民衆解除痛苦就是了。諸如此，黨的力量，自能所向無敵沛然莫之能禦！

(三)由黨支配黨員的工作：

- (1)由黨按環境之情形，及黨員之能力，與夫天地之相宜，分配黨員工作。
 - (2)黨員對於工作，事前可以陳述意見，請求支配，但一經派定，惟有絕對服從黨的命令，努力去做，絕不能規避推諉。
 - (3)黨對黨員的工作，因革命上的必要，得隨時調換。
- 「說明」軍隊的特性，在無論官長士兵一經入伍之後，便失却個人的自由，而只有整個的行動，所謂黨的軍隊化，就是要辦到黨員的工作，絕對在本黨一定計劃之下而受

支配，不能放任黨員單獨自由選擇。目前本黨有一種最矛盾的現象，就是處處聽見黨員失業，黨員更求工作。以現在中國的情形而論，軍閥未除，外侮交侵，政治上，經濟上，都需要黨的推動，處處都需要黨員去工作，縱有再比現在更多的黨員，應當只有不敷應用的感覺，何以還會說沒有工作呢？這就因爲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黨員所要求的，不是黨的工作，而是求差使，求職飯之所，求升官發財。所以中央同志既感於黨的工作無人去做，又感於求差事的閒人太多，有難於應付的痛苦。老實說，這幾年好多的中央同志，越有權力的，越只是多替一些無聊的人找官做，並不是越有權力，越能支配同志，替黨幹了如何的工作。所以他們看見求工作的人，都有頭痛的傾向，隨便那一位同志新在政治上擔任了部長廳長一類的事體，起碼頭一天就得去登報申明；所謂延攬有心無法位置的啓事，簡直成爲一件例行的文章。其實真正爲黨求同志，爲國家求賢才，雖打鑼嚮壁，猶恐不及，安有拒絕之理，記得有一個時期，許多軍校學生，向他們的老師某先生請求工作，某先生說，你們如願當連排長的，我就設法介紹，否則沒有辦法，結果，居然頗多連排長的，雖屬不少，而非公安局長不幹的，也有好幾位，要打倒封建勢力，先從剷除軍閥入手；誰也知道軍事工作是很切要的，爲什麼學軍事的人，反爭着去幹其他的身體，而最重要之工於不顧呢？其中原因：就是有些人已經要拋開革命，完全是在想個人求出路了。試問我們的黨要黨員何用？有了一個黨員，就應該支配一個黨員的工作，黨員自尋工作，就是表示黨的無能，中央同志好意思對着黨員說沒有工作可

做嗎？是不是革命已經成功了呢？我想中央同志對於此種問話，只好啞子吃黃連，說不出來的苦。

目前黨裏還有一件最奇怪的現象，就是無管甚麼事情，只問資格，不問成績。做部長的好像生來就該做部長；做省主席的，好像生來就是該做省主席，不管他所司的職務糟到如何的地步，甚至經過了中央三令五申，也滿不在乎，橫順黨裏面的懲處，萬萬到不了大黨員的身上。我們認為黨對黨員不應該問他曾經做過甚麼，才要他做甚麼，只要曉得他確有能力，就要他去做。規定一定時間，指定一定的成績，能辦到的，便是好同志，不能辦到，便要受相當的懲戒。今天當部長的，因為必要的關係，明天可以調到前方某軍團部去當司書，在團部當司書的，也許可以調到中央來當部長。其間並無階級的觀念，只看如此辦法，對於黨的工作是否有長足的進步和良好的成績。一切以有利於黨的工作為前提，只問事不問人，就是中央同志做錯了事，也得自請裁處；黨內絕不容有機會主義，封建色彩的存在。是努力，是怠惰，是好是壞，一切以事為標準，一點不原諒私人，一點不含糊敷衍，黨要辦到軍隊化，要比現在任何軍隊的紀律更嚴格。

(四)以工作成績定黨員的報酬：

- (1) 黨員的生活費，以其對於黨的工作的成績如何，而分等次。
- (2) 黨員在政治上所得的報酬，完全陳繳於黨；有隱匿者開除其籍。
- (3) 一切名譽報酬，屬於為黨勞苦努力之同志，不以政治地位為標準。

「說明」除非像總理那樣的精神，革命的目的完全爲的是救人救國，救世界，方能一切名譽權利皆不在其心中。此外普通所謂的好人，都萬萬脫不了名譽地位的慾望。名譽地位，本來不是狠壞的東西；但用之不得其當，則可以發生種種的弊端。過去本黨最大的缺點，一種是黨員的生活費全憑政治的地位而不依據黨的工作，只要一個人因機會而做了大官，就可獲得成千累萬的收入；從不管他在黨裏有如何的成績，是怎樣的歷史。所以黨的工作，沒有人肯做。大家都以辦黨爲過渡的手段。縣黨部的委員；天天想當縣長；省黨部的委員天天想省政府的委員；也是因根本在黨內的同志，歷史成績，絲毫沒有標準，所以聰明的人都用盡心機去奪取政治上的地位。而完全不顧黨內的地位。另一種則是一切名譽報酬，只屬於有地位的人，而不問其是否刻苦努力于黨的工作。我們看見中央委員，到處受人歡迎，我們從沒有看見那一位前殺殺賊的士兵，或者埋頭做工人運動農民運動而得到歡迎的同志。我們看見當甚麼師長甚麼廳長死了之後，動輒發治喪費若干；從沒有聽見那一個做下層工作的同志得到中央特殊公開的獎勵。這種缺點，如果不糾正過來，黨員定不會愛黨，不肯刻苦冒險去做黨的下層工作。我們隨軍在江西剿匪，每次看見搜得赤匪所謂縣黨部的文件，差不多對於時局的分析，工作的指導，非常顯明扼要，可見赤匪的下級黨部，至少有幾個有能力的人在裏面工作。我們相信站在黨的立場，一個匪區裏面縣黨部的委員，至少要比其他平安無事的省黨部委員所負的責任重要得多。匪區縣黨部的工作同志，當然需要狠好的人才；然而以政治地位

定報酬的今天，所謂名也沒有，利也沒有，那個大傻子肯拋了幾百塊錢一個月的生活，一切不顧跑到匪區裏面去吃苦，去冒危險呢？就算他個人肯去，他的家庭生活能夠不顧嗎？所以中央同志天天說黨員不做下層工作，試問南京還有許多沒有兼差的中央委員，爲甚麼不到江西匪區裏面去領二三十元一月的生活，去和赤匪奮鬥呢？目前江西剿匪，不單是軍事的問題，而是政治的問題，黨務的問題。在克復的區域，至少要使棄匪歸來的人民感覺在本黨政府之下得到實際的利益，超過於一切，然後說得上組織起來，防止赤匪的煽動，這才有根本消滅赤匪的可能。以如此艱鉅的工作，有些中央委員一蹤令親身出馬到匪區各縣一負整理一縣的責任，也不見得就能夠舉重若輕。等而下之，其又何說？毋管甚麼機關議決的辦法如何周詳，如何嚴密，但是大敵當前，缺乏戰士，縱有良法美意，到了民間，完全變了性質了。剿匪的前途，實在黯淡得狠！本黨老是這樣頭重腳輕的情形，單是消滅赤匪，就成了嚴重的問題，希望中央同志想到黨員不做下層工作時，便想到我自己爲甚麼不肯做的道理，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替他人設身处地着想，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可以辦到的，然後要求他人非辦到不可，則一切實際工作都有辦法。我們以爲除以工作成績定黨員的報酬，一切名譽地位屬於勞苦努力的同志而外，誰也不肯向下層去工作，到前線去奮鬥的。

爲要使中國國民黨辦到家庭化，軍隊化，以上四個條件，實爲最低必要的條件，沒有這樣的條件，即所謂家庭化軍隊化，皆爲空談。但有些人又說，人的慾望在物質方面

，是沒有法子滿足的，縱然生活有了限制和擔保，還是不能防止人絕不爲惡。所以根本的辦法，仍有賴於人格的培養。殊不知在社會當中，上智與下愚，至善與極惡，都只占最少數，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能以身殉道的人，與他拿暖衣而依然醉心盜賊生活的人，都是例外之例外，其餘大都傍徨歧路，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我們認爲每一個人都在最簡單的物質生活有了辦法以後才說得上精神上的培養。並不是忽略精神的培養，只求物質條件的滿足。以集中多數人才擔當革新的重任，應付特外艱鉅的環境的黨，若其份子彼此生活上漠不相關，勢必各自爲謀，終於涣散。記得戴季陶先生弔朱執信先生的文章中有兩句話，以尼采的超人哲學待自己，以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待社會。我們對於自己，誠然要有凍餒無關大體的精神；對於社會必須存飽暖才有辦法的觀念，對社會如此，對團體生活的黨也應是如此。我們具備了上述四項條件之後，才能永遠保持國民黨的革命性和超階級性；才能使黨員不顧慮個人的生活，而專心致力於黨的工作；才能夠發揮集團行動的精明，提高黨員刻苦深入民間工作的興趣，才見得出黨的內容，談得黨的紀律，也許這才可以說是真正有黨。根據這樣的條件，我們認爲現在中國國民黨有立刻組織布衣團以爲救濟的必要。

(一) 組織布衣團的用意：

第九章 中國國民黨布衣團的組織

現在本黨黨員多至數百萬，軍閥也有，貪官污吏也有，土豪劣紳也有，以紫亂朱，真偽難辨，清理無從清理，登記無法登記，名存實亡，有黨等於無黨。最好的辦法，是根本改造，重新做起。但為維持歷史及法統計，我們不願在可能範圍之內，引起重大的糾紛。我們主張照舊保留黨的外表，另由黨內組織布衣團，充實黨的內容，建造黨的靈魂。

(二) 布衣團的名稱：

關於本團的名稱，有主張為青年團的，有主張為布衣團的。青年的名稱，有兩種缺點，一則似乎與共產黨的青年團相混。另一種則青年與老年解釋上雖以精神為標準，而不依於年齡；但表面上總覺有一點杆格。至於布衣團，則可以表示刻苦及非官僚的精神；革命黨的精神就在能刻苦，所以姑且暫時定名為中國國民黨布衣團；當否仍待研究。凡本團團員，平時服用，概限國貨，遇黨內正式大會，出席會員，須全體着土布中山裝，不許一人歧異。

(三) 布衣團的性質：

為欲迅速達到剷除封建勢力以及消滅赤匪和抵禦外侮之目的，布衣團的團員，除中央黨部及其他因工作關係非公開不可者外，無論在各省各縣各鄉以及國外之黨部，概為祕密的性質。對政治軍事，以及民衆運動，概以黨團作用指揮領導為主，非必要時，絕不顯然標出黨的招牌，以期少阻力，而收最大的效果。在公開活動的團員

，必須注意以自己之人格行動，爲社會的表率。在祕密活動的團員，必須盡其所能支配環境，改造環境，以最有效的方法，完成黨所指定的任務；公開祕密，相互爲用，發揮分工合作的效能。

(四) 選擇布衣團員四條件：

(1) 團員對於三民主義應有絕對統一的信仰。關於民生主義中，如平均地權及節制資本的方法及其步驟，寧可在事前作詳密的研究，彼此交換意見，一經討論明白，遂成爲共同絕對的信仰，任何團員的主義和行動，即不得超越於此項範圍之外。現在本黨的同志，常因農民問題，勞資問題，土地問題，在程度上發生爭執。同一三民主義，而各人心中的邱壑不同，共信不立，則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則團結不固，這是今後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

(2) 團員須絕對能遵守紀律。中國人最慣於廣泛的自由而不慣於團體的生活。任性固執，中央同志尙不能免，殊爲可慮！以後當團員的，決不能以個人意見破壞黨的決議，也不能因個人的意見和黨的決議相反，而遂任意怠惰其工作。總之，團員的意見，只能按照紀律秩序，貢獻於黨，團員的行動，絕對受黨的支配，而不能受個人意志的支配。毋管是誰違背黨的紀律，非受制裁不可。不能遵守這樣嚴格的紀律的人，就絕不能充當布衣團的團員。

(3) 團員要有獻身社會的精神。要能剋制個人種種不正當的慾望，要安心作無名英

雄，以實現主義，改進社會為生倅快樂之所寄托，決不能有領袖支配的私慾。英雄思想，領袖思想，完全是封建的產物。有了這種思想，就不夠革命，不可以充當布衣團的團員。

(4) 團員要知道服從真理，絕不爲爭氣而爭執。任何橫逆之來，先當竭力反省，接收善意而解釋其誤會；只知有主義的成功，不知有個人的榮辱。果有益於革命，任何委曲皆可忍受，若有背於主義，雖捐糜頂踵，亦必力爭。犧牲小己，求革命的進步，是莫大的光榮，爲爭執意氣而影響革命的工事，是團員莫大的恥辱。

(5) 團員絕對要懂得親愛精誠，認爲同志的關係超於一切，爲社會的生存而愛惜同志，比愛弟兄親戚還要深切幾倍。因爲兄弟親戚只是宗法的關係，封建的關係，弟兄親戚能成同志，自然是再好不過的事情；若不能爲同志，便無有多大的意義。只有同志，是人生努力奮鬥當中的一伴侶，我們應當彼此愛惜，假如偶然有一個同志站在公理立場，對於我發生誤會，我當盡我所能，在人格上行動上求對方的諒解。要知道黨內損失了一個同志，就是社會上損失了一個救星。有如此互相愛惜的精神，才可以當布衣團的團員。

(五) 選擇布衣團員 程序：

(1) 中央同志對於布衣團認爲有組織的必要時，即由確能遵守本團規律的中央同志

先行交換意見，化除一切隔膜，確立領導本團的中央幹部。

(2) 諸一切組織辦法公佈，有願意加入者，須按照規定之志願書，將個人及家庭之詳細情形填明，聽候審查。

(3) 所有團員之歷史，人格，信仰，行動，概由幹部同志分別親自考查而負其責任。

(4) 幹部同志對於團員，必須嚴格選擇，如不合團員一條件，雖自己與兄弟以及愛人，均不能令其加入。選擇不嚴，就只有負黨，有負於革命。

(5) 原本黨或社會上有工作成績，足以表示其信仰堅確，言行一致者，可為正式團員；餘則為預備團員，非視其將來能為黨努力工作有事實表現時，不得成為正式團員。

(6) 各中央幹部同志，應於全國各大學校中留意預備團員之選擇，接收良好的青年，充實本黨的力量。

(7) 選擇團員時，務須注意到各省各縣，勿使偏於一隅，庶將來對於黨的工作，易收最大的效果。

(六) 布衣團在黨內與各方的關係：

(1) 布衣團團員以外之黨員為普通黨員，其權利義務與現時無殊。惟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時布衣團員至少佔全額三分之二，而普通黨員至多不得超過全名額三分之

一。在三分之一當中，國外與國內之黨員又各佔其選額之半數。

(2) 預備團員，絕對受黨的指揮，不得參加本黨的選舉。

(3) 預備團員升為正式團員時，須提出工作成績，經常務委員多數之認可。

(七) 布衣團之組織系統：

布衣團直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其內部之組織，亦由全國團員代表大會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與本黨現行組織相同。惟執委會之下設四部一處以執行黨務。茲分述於次：

(1) 祕書處，與現在中央黨部之祕書處約同其性質。祕書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兼任之。

(2) 生計部，辦理下列各項事宜：

- (a) 團員生活費之規定；
- (b) 團員及其子女之教育；
- (c) 醫藥機關之設置及醫藥補助金之規定；
- (d) 養老育嬰之籌劃管理；
- (e) 其他；

(3) 財務部，辦理下列各事宜：

(a) 財產之處分管理，

- (b) 團員生活費及活動費之出納審核；
- (c) 其他。

(4) 調查部，辦理下列各事宜：

- (a) 團員個人及家庭生活狀況之調查統計；
- (b) 團員智識能力之調查分類；
- (c) 團員工作狀況之調查審核；
- (d) 團員行爲之調查；
- (e) 其他。

(5) 指導部：籌劃實施指揮監督一切黨的工作之進行事宜，內分各科。

- (a) 黨員指導科；
- (b) 軍人指導科；
- (c) 青年指導科；
- (d) 農民指導科；
- (e) 工商指導科；
- (f) 婦女指導科；

關於本部分科的說明：過去本黨因為共產黨篡入黨，提倡階級爭鬥，遂於中央黨部之內改設組織訓練宣傳三部，對於民衆運動，則於訓練部之下設一籠統的民衆訓練

處，主要用意，在消弭階級鬥爭，不落共產黨窠臼。實則所謂階級，原存於社會之內，故意挑撥階級的感情，造成鬥爭的觀念，固屬不可；然欲調和階級的利益，消滅階級的鬥爭，則須從實際入手。即如勞資問題，必須以本黨同志深入工人團體商人團體之中，明其利害衝突的焦點，而與以適當的調處，則鬥爭自然稍減。否則縱令中央黨部不分部分科，而社會上的階級仍然存在，鬥爭還是不免。本黨既為超階級性的黨，派出工作的黨員，當然以黨的主義政策為基礎，一方面解除民衆個人的痛苦，一方面顧全整個民族國家的生存。以公平持正的態度抑強扶弱的精神，去調各階級利益的衝突，所謂組織、訓練、宣傳，是進行任何工作時整個一套的步驟，對軍人農民要組織訓練宣傳，對青年工人，也要組織訓練宣傳。分開之後，總有許多不便。至軍人，農民，青年婦女，各種人有各種特殊的情形，分開了做工作，比較切於實際。只要中央對於工作方案決定之後，做農民運動的，就化為農民或鄉村教師，到農村去深深體會他們的痛苦，指導他們的行動。做青年運動的，便去當教授當學生。做軍人運動的，就去當軍官，或者當士兵，一樣地要深切了解他們的生活，掌握他們的意志，指導他們的行動。唯一的目標，就是在本黨，主義政策之下，滿足他們的要求，而使之了解本黨，信從本黨，本黨自有與其他任何黨派截然不同的各種民衆運動的方案。從前的弊病，是方案的關係，不是分類不分類的關係，因畏懼共產黨的擾亂而籠統敷衍，放棄民衆運動，是無異棄民以資敵，此正共

產黨之所大欲也。現在每逢有工人罷工，學生罷課一類的事情發生，本黨一點把握沒有，只好說又有反動份子在從中操縱了。其實有無反動份子，反動份子是些甚麼？還是黑漆一團，莫明其妙。黨而如此，寧非笑話！假如本黨平時有埋頭在學生團體和工人團體中活動的同志，所有他人的情形，通通澈底明瞭，黨的主張，政府的行動，有不爲他們所了解的，便一一加以解說。他們有所希望於政府的，果然是合理希望，正當的要求，則祕密呈報中央，至少使有相當的滿足，根本上就可以辦到沒有罷工罷課的事件。萬一不幸而有之。則其中主動者爲何如人，所希冀者爲何如事，事前都有同志報告中央，弄得明明白白，應該如何應付，便如何應付，怕甚麼反動？又何致於舉措乖方，風潮擴大呢？這是我們主張分科的理由，因爲勞資關係密切，衝突最多，所以將工商運動併爲一科，比較在處理上可收方便迅速的效果。

(八) 團員脫離黨籍的處分：

團員脫離黨籍，不外兩種原因。一種是開除黨籍；一種是自動的脫離，前者於開除黨籍之際，必須附帶以嚴厲的處分，固不待言；即係出于思想理論之不投，而自願脫離本黨，亦必須有嚴密的限制。以免投機份子有獲利而退自得其所的危險。總之，入黨須有最大的決心，出黨必須受最大的限制；否則黨如旅舍，進出自由，便不堪設想了。現在本黨的黨員。除了死刑而外，甚麼都不怕，因爲無期徒刑，可以特赦的；通輯是可以取消的；公權的剝奪是一句廢話；只有人死不可復生，才是值

得注意的事情。至於開除黨籍，更是毫不在意，因為不但開除和恢復是一套騙人的把戲，就算根本開除，也不見有如何的損失。所以我們今後對於布衣團員脫離黨籍，毋管如何，必使其精神上物質上都要感到許多的痛苦。我們不輕易開除任何團員的黨籍，一到開除黨籍就等於全體同志宣布了他的死刑。要使每個團員對於開除黨籍自始就有不勝其恐懼的觀念。依照上述的辦法所組織成功的黨，是以革命的智識份子爲中堅，而以其他份子爲輔助。黨的行動，是整個的。黨的目標，是一致的，對於黨紀，是絕對的服從。對於同志，是絕對的信託和親愛。我們在江西實地考察，知道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並不足以滿足農民的願望，而以其組織之堅強，尙能在中國引起很大的騷亂。我們的黨既有適合于國情民性的三民主義，又有更嚴密更親愛於共產黨的組織，當然可以消滅中國共產黨。我常常想假如照上面所述的辦法。中國國民黨只要有兩萬黨員，就絕對能夠消滅軍閥建設廉潔政府，以完成全國真正統一。就軍事說，我們只要有一萬軍事工作的同志，毋管是公開的或祕密的，到各軍去工作，限于一定期內，每一個同志至少得到三十個士兵的信仰，絕對支配他們的行動，在工作期內一切困難問題，都可以由黨內幫助他去解決，照此辦去，當然必定成功無疑，每一個同志，領導三十個士兵。一萬同志，就領導三十萬士兵有了三十萬士兵，絕對受黨的支配，中國的軍閥，還會存在嗎？又就政治說，全中國不過一千幾百縣，每一縣我們只要派五個黨同志去東南西北各區擔任鄉村教師，對

於農民的困苦艱難，隨時予以良好的幫助，有自己能力所辦不到的，則報告中央，中央亦即盡其所能以爲之後盾，照此努力工作，每一區的農民，對於這位教師，勢必認爲萬家生佛，對於本黨當然信之又信，愛之又愛，那裏還會有貪官污吏，有土豪劣紳的存在，那一個反動份子還能夠到農村去活動呢？普通一個外國的牧師在一鄉傳教，尙且得到多數人的信仰，何況我們的同志，有整個的黨爲後盾，以很好的辦法去爲人民的幫助，誠不知比較外國牧師要強幾千百倍了！現在本黨在軍事上常受封建勢力的威脅，在政治上每爲貪官污吏所困窘，就是因爲沒有整個的行動和下層的工作。做軍事工作的，大都起碼想當團長，而且要當革命基本部隊的團長。其實基本部隊，也已人滿爲患，用不着你來工作。就以黨代表制度而論，本來也是很壞的制度，俄國利用這個制度，已經收了完美的效果，何以一到中國，便百弊叢生呢？這不是制度不好，而是我們沒有整個的黨，黨內不統一不健全之所致。一個當黨代表的，到了軍隊裏面，一方面要刻苦耐勞得到多數官兵的同情；另一方面更當以公平的心理，考察官長的行動，誰是黨的友人？誰是黨的敵人？誰是比較進步？誰是頑梗不化？究竟要怎樣才能以敏捷的手段剷除軍隊內封建的勢力？務須明瞭透切呈報中央。一經處置，便全軍翕然。則軍閥安有存在的機會？這才可以說是黨化軍隊。現在派出去的政治人員，第一自己先就不能以身作則，與士兵接近；其次則魯莽滅裂，不能善處。更有專門注意個人權利，不顧大體的人，在一師做政治工作

，便想奪取師長；在一旅便想奪取旅長，原來的官長，好的也是壞的，明明是黨的同志，也是自己的敵人，於是昧起良心胡亂呈報中央，中央不處置則已，若依其呈報而爲處置，起碼是全軍大譁，甚至同去做政治工作的同志，自己爲着權利；鬥爭得一場糊塗，反讓封建軍閥旁觀冷笑，也有仰食軍閥唾餘，一切不問，處處替軍閥到中央來請械彈，請餉款的。種種污點，不一而足。軍事如此，政治亦復如此。所以如果沒有好的黨員，沒有整個健全的黨，一切好的制度，好的辦法，都變爲個人牟利的工具。誰也知道中國的出路在有統一的政府，然而真正的統一如何可以造成，根本原因仍必須有統一的黨。黨不統一，一切都無辦法。所以我們由黨內消去妨害統一的原因。我們很慶幸領袖的合作，希望精誠無間的合作，然是我們認爲合作之後，必須有更進一步的辦法，以求增進工作的效能，迅速完成革命的重任。

第六章 領袖問題

(一) 領袖的重要：

革命黨必須有很好的領袖，此乃世界通例。中國國民革命有特殊的環境，其成功和失敗於革命領袖更有絕對的關係。儘可以說革命大部份的責任，要望着很賢能的領袖去負擔。在英美等國其社會已有相當的基礎，政治的重心，在中級幹部，而不在領袖。領袖智能稍差，似尚無大損失於黨。他們在民衆，黨員，領袖二者間之關係

，譬如七級浮圖，乃自下而上的關係。其在中國，則過去數千年政治重心係於專制的君主；君賢則國治，君昏則國亂，全國民衆，一盤散沙，毫無組織，自專制推翻，重心頓失，革命事業概由本黨負其全責，黨曰黃則黃，黨曰紫則紫，即黨員自身，亦復毫無基礎；惟附麗於領袖而覩其意向。曾國藩說，風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總理所謂以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我們領袖，黨員，民衆，三者之間的關係，乃自上而下的關係，由一點而放為全般的關係。所以領袖好則其所領導的革命事業突飛而猛進；領袖不好，則其所領導的革命事業，就難免誤入歧途。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賢能領袖，其重要如此。

(二) 領袖的人格：

革命的領袖，是由其歷史人格思想成績方面而自然形成的。換言之，即其努力奮鬥的精神，崇高偉大的人格，超於一切同志而後得到衆人的信仰。有領袖資格的人，萬不可自爲領袖，而非領袖不可；要自認其爲革命之一員，盡其能力，爲黨服務。譬如賽跑於革命大道之上，只要處處跑在衆人之先，所有革命的同志，自然追隨其後而自嘆弗及。若領袖自爲的意念，便是封建的英雄思想，便不足以言革命。革命領袖，當以精神克服一般同志；決不能用其他的手段。用其他的手段所能支配的人，便不是同志。用手段集合了許許多多的人，對於國民革命的責任必然擔當不起，領袖人格，最主要之點，便是要工作比一切同志多，享受比一切同志薄，待人比

一切同志親愛而誠懇。從前跟着總理犧牲性命的人不一定認識總理的理論，而多是佩服總理的人格。現在印度革命的甘地，亦復以睡棄富有，刻苦奮鬥見稱於世。人格之感人如此！中國革命不難得一長於理論的做作家，而難得一刻苦真幹的大傻子！惟刻苦可以服人，惟誠信可以感人，有領袖地位的同志們，於此應當再三的致意！

(三) 領袖與同志：

領袖與同志的關係，就是同志與同志的關係，不過事實上既已形成其為領袖則其所負的責任，比一切同志為重，對於自己的言論行動，更當嚴格的檢察，同志有錯誤，須以誠懇公平的態度予以糾正。自己有錯誤，亦當坦白的承認而力求改善。革命者難免不有過失。只要能在事實上表現勇於改過的精神，任何人皆必為之原諒；若隱諱過失，或任情而為，便離開革命了，革命的同志，在黨內可以公開的批評，革命的領袖，更應當虛心接納同志的指摘，只要不含惡意，於革命工作無有妨礙；即使對方情辭失當，亦當加以原諒。本來指道同志，是領袖的責任，原諒同志，就是領袖的偉大處。匹夫見辱毋妨拔劍而起，挺身面鬥。當革命領袖的，天天只要計算如何於革命前途有益，顧慮如何於革命的前途有害，絕不管個人的榮辱問題，要叫任何同志見了你會慚愧，不要叫同志見了你會害怕。領袖愛護同志，同志亦加倍愛護領袖，而革命之大業以成。

(四) 領袖之間：

在革命過程中。已經形成唯一的領袖，如印度的甘地，意大利的慕沙里利，固不發生問題；若不幸而信仰未能集中，在一般同志心目中，各有其敬服的人物，則此被人信服的少數中央同志，即須體會責任的重大，彼此均須只知有革命，而不知有小己，處處爲國家民族設想，務求精誠無間，並須以此種精神昭示一般同志，使成爲黨的道德。果然多數同志接受此種精神的啓迪，則黨有中心幹部，而顛撲不破的基本得以樹立，此後雖領袖個人的死生，亦不致動搖本黨的根本。否則，各是其是，一念之微，波及全黨，數百年尚受其禍。希望有領袖資格的同志們。慎之又慎，毋負黨國！

末了，我還得附帶說幾句話：本來我是一個書讀得很少的人，從不敢隨便發表甚麼意見；這篇文章的動機，完全是爲要想法盡一點黨員的天職。因爲我始終覺得日俄兩大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雖意義不同，而不肯放鬆一步則爲必然的結果。最近日本國內之不景氣與俄國五年計劃的完成，中國從此將益多事，隨時都有被戰爭蹂躪，喪失民族自由平等的可能性。如果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國民黨，不有比較日俄更加堅強的組織，更有紀律的行動，則一切希望辦法，都談不到。所以救國先要從整頓本黨入手。貢獻整頓本黨的意見，是黨員的天職；知而不言，即爲對黨不忠。所以我不敢自慚謙陋，憑着我的良心和直覺寫了這篇東西。

討論問題，本是很難的事情，在現代而討論到黨的問題，尤爲難之又難。因爲黨內

千繩百結，總不免牽連到別人的痛處，說得好，人家認爲你是某人的走狗，說得不好，人家認爲你是受了某方的利用。其實人生天地間，吃了社會的飯，穿了社會的衣，就得替社會服務，稍有血性和良心的人，誰肯喪失自己的人格？我覺得這幾年，黨內的糾紛，固然不能不說是人的錯誤，然亦絕對不僅止於人的錯誤，而是辦法上尚有未能盡善的地方。希望小同志的，也不必專門去怪領袖；有領袖資格的同志，也不必互相嚴刻的責備私人。要責人時，最好是責備自己。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究竟要怎樣才可以根本掃除黨內的腐化惡化？要怎樣才可以免去同志間過去和未來的糾紛？務怎樣才可以發揮黨的精神，去推動革命工作？希望全體同志，一齊集中智力，向事實方面去想辦法。想出路。總之，中國國民黨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要使全國的人才集中於本黨；第二要使在黨內的份子都盡其智能爲黨服務，不復自顧其私；第三要使黨與全國大多數勞苦的民衆在利害上成爲不可分離的關係。若果這三個條件不能辦到，則所謂中國國民黨的黨員至少每人將來都難免不有遺誤黨國的罪惡。

現在正是外侮當前，本黨的同志大團結的時候；但是團結以後，必須有好的辦法去保持團結，使一團而不再分。外侮不是一天的事情，東三省早就在日本掌握之中，並非公開占領，便是外侮，便是國難；不公開占領，便不是外侮，不是國難。外侮和國難，在中國自己沒有辦法以前，是隨時都存在的，是一天比一天加甚的。所以我們要救國，要團結，必須大澈大悟，從根本上做；不要含含糊糊的，又來顧全黨的面子把民衆再

敷衍一回。寧漢合作的成績怎麼樣？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希望黨內先進和有智能的同志，各本其愛黨救國的精誠，想出很好的辦法。我並不敢自信自己的主張是絕對很好的方案；但我希望一般同志，不必專注意尋人之隙，蹈人之瑕；而要從實際上去提出建設的意見。個個同志都從這個方向去着想，好的辦法自然就會產生出來。有了好的辦法，我們雖肝腦塗地，亦必服從到底。縱然我這個主張是一點沒有價值的主張；但是因為這個沒有價值的主張，引出了至善至當的方案，黨有出路，國有生機，也就達到我做一篇文章的目的了。

革 命 與 人 生

二十二年講於
政治訓練班

革命者要有正確的人生觀。

革命人生觀不是「自私自利」，而是犧牲自己匡救世人。

人類是糊塗的，完全受着「大自然」的支配和玩弄而不自覺。大自然才是我們真正的敵人。

我們既然無法逃避自然的支配，惟有決心奮鬥，向自然進攻，以期打破宇宙之謎，求得人生最高的了解。

人生的意義就是在明白人生，在創造真美善的人生。

無所謂名，無所謂利，祇有人生的任務與興趣。看透真和假，不分積極與消極，以人類前途的光明和當前的幸福，為我們一切苦樂，成敗，是非，恩怨的標準。

衣食住行的供給，是解決人生問題的手段。人生的目的在永遠的生存。明白的生存。優美的生存。唯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但對社會應偏重唯物。對自己要偏重唯心。真正犧牲自覺其樂，真正的利他才是利己。

無所謂領袖慾和支配慾，真愛才是人生偉大的歸宿。殉節容易，守節難；少數人要轉移風氣。

中國革命是失敗了！有許多同在革命疆場上效過勞的夥伴，早已離開革命；沉迷

腐化的生活，甚至大貪大污也絲毫不為怪，不自知其可恥，為什麼他們不能克服環境而致中途變節呢？大半是因為他們沒有正確的革命人生觀，沒有認識人生的真義，革命的真諦。當初參加革命只是為了一時熱情的激動或僅是來湊一湊熱鬧，並沒有決心想改變惡劣的環境，為人類社會謀幸福；因此，他們把握不住現實，他們抵擋不住惡勢力的衝擊和引誘。甚或有許多人來參加革命完全是出於一時投機取巧，他唯一的慾望，只是個人物質生活的滿足：而不知道人類是脫離不了宇宙而單獨生存的，在整個的人類求生無術救死不惶的狀態下，決沒有個人安樂的餘地。在全人類還是受着大自然的束縛底狀態下，所謂人生，只是一種無意義的人生，無價值的人生。

所以正確的「革命人生觀」不是只求個人的安樂，而是「犧牲自己匡救世人」。我們要先人類之憂而憂，後人類之樂而樂，我們一方面要認清現實的人生是無意義的人生。另一方面又須認定人類的力量可以創造更有意義的人生。

革命者必須這樣的認識自己；一切都不是我的所有，身體是社會的，不是我的，智識是社會的，不是我的，我生時不是我要生的，我死時不是我要死的，一切都本來不是我的；我的智識是因社會而有，我的才力是因社會而用，所以要看破我的一切所有，才能成就社會的所需。

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革命的人生觀，我覺得必須要有這樣的認識，才能開始走向革命的坦途；在目前情況下，當然不能立即把一切都成為社會之所需，可是每一個革命者

，都應該在他生命過程中，各盡其所能，去剷除當前人類幸福的障礙！總理曾經在他遺著中指示「知難行易」的學說，這就是說要有革命的行動，必先有對革命的認識，祇有了解革命的真諦，方能養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能夠懂得「人生是為什麼」的人，他當然樂於犧牲一切去為人類服務。

現在社會上有一般人，往往自命為「清高」，自以為是「君子」，自以為在德行上有「修養」，於是離羣而居，表示不與世俗同流，我們站在社會的立場，但覺其可恥可鄙，因為這些人無論他如何唱高調，還是不能脫離社會而生存。他生存所需，還是要依賴於社會的供給。所謂「清高」。正是因為他已經不必與世人一樣再費勞力才可以生活，他充分取得了社會的供給而忘却了對於社會應有的報酬，這簡直是社會中一種極狡猾的強盜。

本來一個人生來就要死的，自從開始有了生，就已經斷定將來遲早必然死，上壽不過百年，一百年以後，活到不能再活時，總離不了死的怨哀。所以在這短短的時期中，多生些時日少生些時日，值不得我們注意。我們應該而必須注意的，是了解人生和創造人生。

我們對宇宙認識到什麼程度？誰也不能作肯定的答覆，我們自以為是「萬物之靈」，實則仔細想想，我們和禽獸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我們自以為人類是「理智」的動物，試問我們的「理智」又在那裏？我們知道上下四方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宇是

空間，宙是時間，人類所知道的祇是地球，地球之外有太陽系，太陽系之外有星雲系，星雲系之外還有什麼，我們就不知道了，所以大以外之大我們得不到結論，說到小，我們所知道的是分子以下有原子，原子以下有電子，電子以下以內的小，我們也就無法分解了，這是空間問題。至於說到時間，據中國歷史上來說，世界上最古的祇有一個盤古氏，全賴他開天闢地，才有今日的世界，但是盤古以前還有若干個盤古，我們就無法稽考了，所以古以上之古，我們一概茫然，今以後之今，我們更無法預測，連我們的生死，我們自己也無法把握，譬如我現在在此地和諸位講話，也許到了明天，甚至於一點鐘以後，祇要一個小小的細菌寄生在我內臟的任何部份，就可以馬上斷絕我的呼吸。俗語說「閻王注定三更死，不肯留人到五更」生而爲人，不能不解宇宙的真實，不能把握自己的生死，那還談得到什麼聰明？我們在宇宙間簡直是自塗到頂的蠢物！

其次說到美，古時候形容男子的美，以潘安爲典型，形容女性的美，有的說潔似玉環，有的說輕如飛燕。其實我們仔細想一想，人類有什麼美？我們滿身都是毛孔，每一個毛孔無時無刻不在分泌着許多骯髒奇臭的東西，所以僅僅在身體上，實在尋不出我們人類的美處！

再次說到「善」，人類也不會比禽獸更高明到那裏去，我們知道禽獸之中，是惡的有梟有獍，食母之鳥謂之梟，食父之獸謂之獍，其實禽獸之中的梟獍，是很少的！可是我們人類呢，天天在互相殘害，互相毒殺，人類製許多殺人的機器，發明許多殺人的理

論，出版許多殺人的專書，指出許多殺人的方法，人與人之間完全失去了同情，爲了少數人的安樂，可以犧牲多數人的生命，這種情形如何可以承認人類的「善」呢？

總之，人類是不智，不美，不善，縱然不是特別的愚惡和醜陋，至少與其他動物相差無幾，沒有甚麼特別了不得的地方，同是在受大自然的支配，自己沒有自由活動的餘地，自己不能把握着自己的一切，自己不能有正確的主張，在整個的宇宙中，人類是渺小極了可憐極了！

我嘗這樣想：人類之於宇宙等於帳頂上的臭蟲，譬如我們早上起來，偶爾發現帳頂上有個臭蟲，於是我們伸手去捉，臭蟲也知道爲生存而逃跑，但是任他如何走得快，也不過從東邊帳角跑到西邊帳角，跑來跑去還是在一定的圈套內，結果，還是被我們所捉住，我又常常想到人類好像堵沿下的螞蟻，我們當不會忘記我們年幼的時候最喜歡玩弄螞蟻，常常把一粒米飯丟在地下。不到好久的時間，就可以看到黑黃兩種螞蟻奮勇的鬥爭，這種廝殺，確乎是比之今日四川軍閥的戰爭還要熱烈；但是祇要我們偶爾對準牠們溺一點小便，牠們馬上就會感到「洪水爲災，濫汎天下」，人類在宇宙中也是一樣，我們不僅不能克服自然，祇有被自然征服，爲自然所玩弄，我們的苦樂生死不能完全自主，我們一天到晚忙的吃飯、出恭、睡覺，「造化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誰也看不出人生有怎樣優美高尚的意義，我們甘心當「大自然」的芻狗麼，不甘心我便要認定「大自然」，的確是我們的死敵，它可以操縱着我們所有的命運。我們對付「大自然」這一位敵

人的策略，一種是不願忍受牠的玩弄，設法逃避。逃避最好的方法，莫妙於自殺，莫妙於死，死的目的，即在求絕對的無知，既然而無知便不再畏忌「自然」的支配和玩弄，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了，怕死怕痛正是人類的天性。

我有一位朋友，過去在四川當軍官，戰敗的時候，懷着他頻年所積蓄的金器銀錢逃跑，一路上遇着土匪把他的銀錢搶光了，最後又把他身上所帶的金器也搶去了，他沒有方法壓抑他失敗後的痛苦，就跑去跳河。但是他從小就學會了游泳的技術，跳到河裏喝不到兩三口水，便自然而然的使用他泅水的本領，撐持他的生命，結果終於遇救了，可見「好生」的情緒，仍然是充滿着人類的每一個細胞，到了感覺到人生是無興趣的時候，唯一逃避的方法是死。但是到了真的要死去的時候，又怕痛，怕難過，怕死了。可見死，並不是解決人類問題方法。少數人可以死，萬不能強迫全人類與之俱死，你以死爲樂，別人偏以死爲苦，你死了別人還是要生，何況你自己也未必願意死？你的死對於人類的前途，不會發生些微的影響，所以自殺，死，逃避「大自然」的支配，不僅是方法好不好，而是根本行不通，逃避既不能，而且也無須逃避。那末第二種辦法，就是繼續不斷的向我們的敵人！大自然——進攻。我們認定個人的生命雖然有限，而社會的生命，却是無窮，宇宙的魔力，雖然不可測，而人類的創造力，亦不可漠視。我們既然不能死且不顧死不必死。我們就得要利用這個生命的力量去打破宇宙之謎，去求一個真正明白的人生。有人說：地球在某一時期，遲早總會與某一生球衝突，也許到了那時，人類全

體都要毀滅，既然免不了毀滅，就用不着奮鬥。這類的話最容易使人灰心喪氣，其實是「杞人憂天」，我們現在因為科學還很幼稚，固然不能證明人類是長存，是永在，但又有甚麼了不得的科學根據能證明我們是要必然的毀滅呢？在這一切都是茫然的情況之下，我們與其認為毀滅，毋寧認為長存，這就是說明我們不能坐待毀滅，必須進而求其了解宇宙之謎，明白人生。我們既不能自殺以逃避自然播弄，又不能在自然播弄下求遠保持「生命力」之消失，於是我們對於自己的生命便應該「廢物利用」，趁宇宙還未毀壞，人類還未絕滅的時候，用盡心力，為人類前途而造光明，人類在整個的宇宙中雖然渺少得很，但是他也有他的創造能力，從前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從前不能做的，現在能做了，祇要我們能立定腳跟，朝着一定方向去努力，不斷的發明，我死了還有我們的兒子孫子，一世，數世，百世，千世萬世傳之無窮，宇宙之謎也許終竟有被我們揭露之一日，所以利用個人不顧一顧的小生命創造人類大生命，這才是人生的真意義！

人生的目的。就是在打破宇宙之謎，人生祇有興趣，絕對無所謂「名」和「利」：中國最有名的莫過於孔子，但是「高岸爲台山谷爲陵」在盤古以前，已經不知道湮沒了多少孔子。那麼，根本對於人生無闇宏旨，古語說：「鵠鸞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我們就是買了幾十畝地皮，造了幾十間大洋房，而自己睡眠的地方，還祇是一百寸地。就是我們生存在金銀堆裏，拿鈔票作我們的被單，不見得會比別人特別的安適。所以人生需要的祇是人生的興趣；我們在「大自然」的壓抑下既不能保持我們

的內力不發洩，我們祇要有一分力量，便應該盡一份責任！

我們既然依賴了社會來保持自己的生存，便不應該白佔他人的便宜，便應該對於社會有相當的報酬和貢獻，何況我們的生命力根本非發洩不可。譬如我們將一個小孩關在一間屋裏，過了幾個鐘頭不讓他出來，他自己便會利用房內的器具做出種種遊戲，這就是「內力的衝動」。這種「內力的衝動」不是環境可以壓抑得住的，當我們用力過甚甚至於疲乏的時候，固然需要睡覺而且感覺得睡覺是非常舒服的事體，但是，假如有人強迫你苦睡三天，不許起來，你便會睡得頭痛。可見人類「內力的發洩」，是必然的必須的。不斷的生存，便是不斷的發洩，生命的力不能保存也毋須保存，不發洩於此時，便發洩於彼，我們可以發洩在嫖的方面，賭的方面，抽大烟的方面，甚至於殺人放火的方面，也可以發洩在發明的方面。創造方面，建設方面。前者是在戕害自己的生命，後者是在先大人類的生命。前者是損人而不利己，後者是利己而又益人，發洩的方法不同，而其為發洩則一。無論是誰，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力省節起來，保持到永久，因此我們應該把自己的生命力善為利用，使其對於人類社會，有偉大的貢獻，這可以說是「廢物利用」，也是「惠而不費」的工作。

所以我們的人生觀，是創造的人生觀，是廢物利用的人生觀，是向自然奮鬥的人生觀，是忘却小我成就大我的人生觀，有了正確的人生觀，才能說得到革命。在我們心目中，可以把世界上的人，分為三等。

第一等人是創造發明的人——也就是宇宙中的先知先覺者，這種人而運用自己天賦的智慧，運用自己的生命力，爲大多數人解除痛苦，創造幸福，當然值得我們無限的崇敬。

第二等人是從事生產的人——最顯著的就是農工人，這種能維持社會的生存，能繼承第一等人之後，運用自己的勞力，利用各種已成的機械，以互相供給人類生存的需要。這種人是社會的中堅，他們絕沒有白佔社會的便宜。

第三等人才是管理社會的人，因爲人類秉賦不齊，常常會發生衝突的強凌弱衆暴寡，爲了人類的平等不能不有軍事政治教育各種的組織，也就不能不要有一些人來維持社會的秩序。這種人既不能做發明者，又不能把自己的勞力應用在生產事業上，他的確是不勞而獲，仰賴於社會的供給。他唯一可以安慰於心而向社會取得報酬的理由，便是他能幫助第一，二等擔任他們所無暇擔任的工作，他可以說是人羣中的調解者。也是人羣中的法官，但這種人最要的條件，便是公正無私服務盡職，稍一不慎便常常免不了「分贓」和「掠奪」的危險。

現在的我們就是第三等人，我們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並且我們這些不事生產不能發明的人底生活，反要比那些終日操作的老百姓好幾百倍。我們這樣幹下去，與老百姓有何利益？究竟我們所談的革命，曾解除老百姓多少痛苦？人類雖然彼此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義務；但是我們絕不能祇靠人家來幫助或扶持自己，而

自己絲毫不幫助或扶持他人。所以我們既然拿「治理衆人的事」的理由來向社會要飯吃，要衣穿，我們就應該刻苦自勵，克盡我們的天職，幫助第一等人安心發明，第二等人努力生產，以求通力合作。以打破宇宙之謎，抵抗自然的壓迫。並且要犧牲自己的利益，以求人類社會的安寧。運用自己的智慧，去從事發明或創造工作，這樣才能報答社會所給予我們的厚酬，才有可能從這三等人一躍而變成第一等人的機會，假如我們只一味掠取社會的供應，不管社會的死活，不盡自己的天職，那麼我們不僅夠不上做第三等人，簡直沒有備具做人的條件。我們的行爲，比上海的綁匪還要利害！

現在有許多人想要休養，要清高，這些人大都是做強盜搶夠了；憑他的手段掠奪了若干人的生活，變爲自己的私產，以爲從自己以至子子孫孫都可以用不着參加勞動而能生活，他們無疑義的已失去了做人的意義。

更有一種樂天安命的人，天不管地不管，祇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命運」給他以生存便生存，到死爲止，算造了幾十年的大糞，平白消耗社會的物力，養成一具無用的「活屍」。

還有一些人想成仙成佛，我以爲有無仙佛，另系一事，但不管你成仙成佛也好，清高也好，祇要你不食不衣，或能自食其力，不要社會上別人來供給你生存時所需要的，一切，到也用不着來管你，你如果一切都是要社會供給，用老百姓的銀唸自己的佛，佛爺有知只有打你入十八層阿鼻地獄，絕不准你升入天堂，所以凡是不能離開社會供給以圖生

存的人，便不能藉「清高」或「休養」來卸脫「作人」的責任。

因此，我們必須要在黑暗的環境中，開闢一條光明的康莊大道。這條光明的大道所指示的方向是什麼？即是：

(一) 要解除當前人類的痛苦，增加當前人類的幸福。

(二) 要創造未來人類前途的光明。

這便是我們目前努力的方針，如果能夠達到這兩種目的，即是我們自身犧牲了也是十分的滿足。反之，如果有人來妨害我們這種志趣的實行——我們就應當和他拚個你死我活，因為這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既認定了唯一的目標，那就應該努力的作去，這種努力是我們的興趣，因此我們在社會上作事無所謂是積極，更無所謂消極。積極的頂點，是犧牲性命，消極的盡頭，也不過讓「生命之泉一點點的枯竭」。同樣是死，不過一種是有意義有興趣的死，一種是糊裏糊塗的死，姑無論怎樣的死，人類終歸是要死的，我們已過了三十以上，即是我們的壽緣多麼高，也不過再活三五十年，這三五十年的光陰，轉瞬間即逝，我們與其受環境的壓迫消磨歲月而死，實不如趁此時期憑着我們的志趣奮鬥而死，死尚且不怕，我們還有什麼顧慮呢！

我覺得天地間的事，也無所謂苦和樂，甲以為至苦的事或許乙以為樂不可支，乙以為至樂的事或許甲又以為苦不堪言。真正的苦樂是在精神，不在物質，在創造不在享受

，換言之，人生只是興趣問題，物皆享受厚薄，是判別不了真正的苦和樂。即以穿衣而論：穿衣以暖為主，今年我穿棉袍已經是覺得很暖。但是如果明年穿狐袍皮，再來穿棉衣，一定會覺得冷不可當，這是什麼？這是因為在穿狐皮袍的過程中，已減低了我們身體原有的抵抗力。有些人總以為有狐皮袍穿，是天下最快樂最幸福的事情，然而他不知道這狐皮袍在無形中已經摧殘了自己不少的健康。再拿食來作比：我記得有個笑話，從前有某朝的皇帝問一個狀元說：「你以為天下是那一件東西最好吃？」狀元毫不遲疑的回答道：「餓好吃」。皇帝聽了大笑道：「你到是鄉下人。祇知道雞好吃，我們皇宮裏有的是山珍海味，龍肝鳳膽，那一件不比你說的雞好吃呢？」那位狀元知道是皇帝會錯意了，也微笑的回答道：「陛下！我所說的是饑餓的餓，不是鳴雞的雞，我以為餓而後食，其食必甘，人到了肚子餓了，便無論什麼都好吃了」！由此可見食原以充餓，肚子餓了，便饑餅油條也吃得「津津有味」肚子飽了，便是山珍海味擺在我面前，也覺得「下箸維艱」。我們米茶淡飯不僅不覺得苦，反而因為「葉綠素」和「澱粉質」多，有補於我們身體內部的組織。反之，如果每天都有朋友請我們到酒館子去吃大菜，反會把我們的肚子弄壞，大人先生們十個之中有九個是害胃病，可見吃得太好並不一定就是幸福是快樂，再次說到住，茅屋草棚是住，高樓大廈也是住，經慣了茅屋的人到冬並不覺得一定會凍死，大富翁住在洋房裏，四週有熱汽管保護着，偶爾北風吹開了窗牖，立刻就是傷風。即如我們同學在大雪中實行早操，每人出了一通大汗，以自身的體溫來抵抗外

來冷氣，比上海富翁的暖氣管當然痛快得多。

更拿「行」來說：兄弟有一個很好的經驗，記得北伐初到南京的時候，我們由下關進城，還要走回去，連三角小洋的黃包車都不願坐，這幾年因公坐車稍多，雖然中山馬路已經闢成比以前大不相同，但是由城內走到下關就很吃力，可見從行的問題來判別苦與樂，也不在道路的好走與否，走慣了柏油馬路的人，一旦登山，必然會感到困難萬狀。走慣了雲南貴州一帶叢山峻嶺的人，再使走江浙平坦的大道，當然健步如飛。天賦的兩隻腿，本來是用以走路的。如果你終日以車代步，這是你自己安心摧殘你的行路工具，所以真正的快樂不在物質享受的豐厚，腰纏百萬的富翁，到處要遭綁票，弄得他行走都不自由，果然銀錢被人搶去，便不死也要把鬍子急白，即使不被人搶去，一旦死到臨頭壽終正寢，不是子孫墮落，便是爭產涉訟，兄弟妻子對薄公庭，所以人生只要能夠勉強求得最低限度的生活不凍死不餓死，在物質上已經可以算是滿足，用不着再去自尋煩腦，我們終身所不能滿足的，便是爲人類創造，要去求明白人生。惟有能吃苦而不自覺其苦的人，纔有革命的資格。

其次說到真與假的問題，因爲宇宙是太神祕了。許多人總感覺到人生不過曇花一現，於是萬念俱灰，把一切事件，都認爲是假的；結果是聽天由命，隨遇而安，換言之：就是混飯等死，但是我們認爲與其等死，不如速死，既不速死曷不奮鬥！我們把人生和宇宙，看得很透澈之後，纔決定了奮鬥的生活。我們由假裏看出眞的意義。我們明知個

人是曇花一現；但我們爲了人類前途而努力，我們抱了打破宇宙之謎的雄心，我們處處都要認真，一點也不鬆懈，因爲在一個悠遠不斷的途中，我們每個人都有了很大的使命。

同樣，也無所謂恩與怨，如果一個人對於人類對於社會均有裨益，我們縱使私人間稍有嫌隙，也不應該怨恨他或仇視他。如果我們遇到一個團體或某一個人的行動言論思想確有害於人羣，有害於社會——就是阻礙社會與人羣走上幸福的大道上去，那我們不管這個團體或這個人對於我們私人有如何濃厚的感情，我們絕不因私害公。我們先要設法糾正他，糾正不好的時候，爲了人類社會的幸福，我們還要把他當作敵人，私人的嫌隙，我們最好以「恕」字相待。站在公的立場，就應該毫不妥協。如果我們私怨而仇視一個有裨益於社會的人，我們便是社會的敗類。

再次我們要說到成和敗，我們常常聽見有人說，「某人成功了，某人失敗了」，這種說話，當然是站在個人的立場。其實個人名義上的成功，是絕對無用的，我們的方向既是在打破宇宙之謎，爲當前人類謀幸福，爲未來社會謀創造，我們必須用全人類幸福的眼光，去判斷成功和失敗，拿整個宇宙的疇範去判斷成功與失敗。我們有一分的努力，便會發生一分的影響，個人有失敗，也有成功，社會却只有成功，而無有失敗。所以革命者，用不着耽慮到失敗。

是與非也是一樣，要辯明是非，最要緊是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感情作用，換句話說：

就是要常常占在公的立場，不應稍稍存着私的偏見。譬如甲是我的親戚或者兄弟，也不應直其所曲，乙是我的仇人，我也不應曲其所直。應「因事對人」，不好「因人對事」。進一步講到自身；無論做什麼事，更應該在未做以前，站在衆人幸福的立場，把是非想得很透徹，只有把是非把握着以後，才能身體力行，才不致顛倒是非，才不致粉飾敷衍。現在社會上的人心。實在是太偏於自私了。人們每每對於他已經做過了的事，無論是是非總喜歡想出許多理由來證明他所作的是千正萬確，即使他所做的完全錯誤了，也必設法掩蓋或彌縫自己的過失，以致真「是」真「非」，無從判別。人間的黑幕，無法揭穿。縱使冒了天下的大不韙——也必然想出許多不成理由的理由，先掩飾自己的罪過。所以革命者應該除掉這種陋習，以坦白皎潔的胸襟，大公無私去判別天下的是非。這樣，方能夠準確我們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們只要勉強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便不應再肆貪求所謂衣食住行的供給，只是解決人生問題的手段，不是人生問題終極的目的。秦皇漢武總算是衣食豐富，住行安適了，然而他們還是不滿，還是不能不祈求長生，所以我們要真能求得自己的生活完滿充實，必須是共同努力向研究，創造，發明，打破宇宙之謎的方向去進行。人生問題，只有在宇宙之謎已經打破了，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我們必須認清楚人間所謂的苦樂，成敗，是非，恩怨，真假，才能使革命的人生觀得以確立。我們的任務是為當前人類謀幸福，為未來社會謀創造，我們終極的目的是打破宇宙之謎。至我們的行動和我們的內

心一致，我們便神明泰然，假如行動和我們的內心相反，那便是我們折心內愧過刀山油火的時候。譬如我們坐車子出街，爲幾個銅元的爭執，打了車夫一記耳光，當時氣憤之下彷彿痛快得很；但是事後我們想想，覺得這樣做了以後，是違反我們做人的道理，心理非常難過，深悔自己不應欺負一個無抵抗能力的人，恨不得回到車夫面前叫他打我兩下才快活。這便我們時常所說的「受良心的責罰」。真正的苦樂，便是在於自問我們的行動，是不是合乎我們「爲當前人類謀幸福，爲未來社會謀創造」的目標。

因此我們承認好生是人的本性，生存是社會進化的重心。但是，我們對社會的觀察，毋妨偏重在物，對自己的修養必須偏重在心，即對人須有己饑己溺的誠心，對己則存凍餓無關的懷抱。祇要我們堅定努力的方向，無論什麼人，什麼環境，都不能轉移我們的志趣，我們不能因物質條件而轉變我們的思想行動。有人說：革命者應該犧牲，這是對的，但是如果預先存着革命是犧牲的觀念，那一定到真正犧牲時便不肯犧牲了。管他是要犧牲也好，不要犧牲也好，總之革命是爲了發揮我們的志趣，因此別人認定是犧牲，在我們認定是快樂。文天祥到臨死的時候，還要作歌，耶穌上十字架，總理革命四十年顛沛流離不稍悔餒，正因爲他們不認是犧牲，而認爲是成就，所以才做出一般人所想不到做不出的事體。

我們目前最急迫的工作，是肅清貪污。肅清貪污這句話是狠難講的，因爲我們自己現在便處在貪污的環境裏，兄弟以爲一個人沒有貪污的機會，而高喊肅清貪污，並不值

得重視，最難得的便是有貪污的機會而不貪污的人。譬如廖仲凱先生在廣東任財政廳長的時候，要拿錢是很容易，但是他個人絕對不要錢，生前從不肯爲私用而挪用公款一文，死後仍然是蕭條到一文錢也沒有，這樣的人自然值得我們景仰，人家用武力來壓迫你，你去抵抗他，只算是當然的行爲；因壓迫而抵抗，並非難事，而最難得的是有人以利慾來引誘我們，我們能堅決抵抗而不納。這才是頂天立地的漢子。

在現代社會，金錢是代表幸福的，牠隨時隨地都含着滿臉的微笑來引誘我們；我們要不貪不污便要我們時時刻刻想到這一塊銀元一張鈔票，其中不知含了若干眼淚和辛勞，流了多少血和汗，當我們想到這種情形的時候，自然就永遠不會去貪污，其實貪污了痛受良心的苛責，不貪污獲得精神的愉快，這才是真正自私自利。所以只要把宇宙認清，把人生的意義認清，便什麼事都容易解決。真正的犧牲是自覺其樂，真正的利他才是利己，這是做人的道理，大家都如此，宇宙上可以免除許多人羣中無味的糾紛，一切領袖慾，支配慾，都會感覺得十分的醜陋和無聊。祇有「真愛」流露在人類相互關係中，只有精誠互助是人生偉大的歸宿。

我們目前所負的責任，的確是很重大，我們的敵人太多，假如我們沒有堅苦卓絕前仆後繼的精神，那我們是無論如何也達不到「增進人類當前幸福，創造人類社會未來光明」的目的。和軍閥作戰，好比女子殉節，要保證自己以後不會貪污，就好比女子守節，殉節容易守節難。今後的革命，不是革敵人的命，而是革自己的命，我們的同志處處

先求自己人格上站得住，有正確的革命人生觀，養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革命精神。

中國今日的革命，本是由最少數先知先覺者領導次多數後知後覺者。再由次多數後知後覺者去指示大多數不知不覺者。換言之，革命一定要有唯一的革命領袖，信託少數強有力的幹部，再透過這些幹部，去影響廣大的羣衆。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誠然是非常惡劣，但是我們應該在事實上堅決的相信少數人堅苦卓絕的精神可以轉移風氣。人類的意志行動，在某種條件下不僅不隨客觀環境而轉變，反可以轉變客觀環境，擺脫物質條件所給予本身的桎梏。這次，蔣委員長出發前方，卒得以一人的號召，而轉移武漢過去腐敗的現象，即是明證。所以風氣的轉移，並非難事。只要我們腳跟立定，不要糊糊塗塗的混過一生。

中國青年對於福州叛變應有之認識

諸位同志！這幾天中國在政治上又犯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就是陳銘樞等在福州背叛黨國，組織偽政府。其中經過的情形及偽政府的內容，各報紙都揭載過了，用不着我多說。我今天所要講的，是應該進一步探究中國近幾十年來動亂的原因。福州叛變，不過是這動亂的過程中一個波瀾。我們把動亂的原因探究出來，讓大家明白了以後，這動亂的現象也許能平靜下去，至少，輿論界及青年智識分子，可以不必再去推波助瀾，以加重中華民族的災難！

就目前的中國看來，一般人都有一種感覺就是中華民族沒有出路！因為尋求出路的結果，產生了兩種錯誤的思想，一種是取消黨治，公開政權，重新想採用沒落的歐美民主政治；一種是共產革命。前者是辛亥革命以後的餘波，後者是十七年清共以後的餘波。前者的感覺是中國政治沒有上軌道，要救中國，第一步必須使政治上軌道。要怎樣才能上軌道呢？就是成立代議機關，頒布憲法。換句話說，「法」就是政治的「軌道」。人人守「法」，政治就上了「軌道」。主張共產革命的人，又有兩種說法，托洛斯基派認為中國是帝國主義卵翼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主張直接實行共產革命；斯太林派認為中國是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封建社會，主張由民主革命轉變為共產革命。這兩種思潮全是中

國受帝國主義者侵略以後，民族失去了自信力的結果。都認爲外國的總是壞的，把不適宜於中國實際社會的理論，思想，與制度，生吞活剝的搬到中國來應用，結果這些主張先後在中國試驗過，不但毫無效果反而加重了中華民族的痛苦，弄得人民更不能安生，所謂福州政變，就是這兩種主張的混血兒！

我們就憲政來說，辛亥革命以後，頒布了約法，後來又產生了憲法。但是，爲什麼袁世凱曹錫會不守法呢？爲什麼張勳，陳炯明等會不守法呢？爲什麼主張憲政論者的本身就不守法呢？爲什麼立法的議員會變成豬子呢？這是什麼道理？憲政論者答不出來！

我們要知道，「法」不是政治的「軌道」。憲政論者對於政治，可以說沒有深刻的了解，僅僅在歐美學會了一點皮毛，就回國來大吹特吹！什麼是「政治」的「軌道」呢？政治的軌道是社會的下層構造，是經濟基礎！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先看一看什麼是火車軌道，同時更不妨看一看什麼是手推車的軌道。火車的軌道是兩條鐵軌，鐵軌下面鋪了一層粹石，粹石下面的土也築得很堅實。手推車的軌道却並無一定，只要道路相當的平整。就有一條轍跡可尋。前者象徵歐美的社會構造，同時也象徵歐美的政治軌道；後者象徵中國原來的社會構造，同時也象徵中國原有的政治軌道！如果這條軌道路一旦被水或其它動力摧毀了，火車當然要倒下來。如果火車的車輛，與軌道不適合，這火車當然走不動！如果將車身當作政治的話，那麼車輪就是法律。所以中國有一句諺語，閉門造車，

未必能出門合轍。這就是說。在家裏造的法律，未必能適合於社會的需求。中國近幾十年來政治所以不能上軌道，是因為中國的政治軌道——社會的下層構造與經濟基礎被帝國主義者破壞了。軌道既然破壞得不堪，代表過去的手推車式的滿清政府固然倒下去了，代表現代火車式的共和政府同樣的會倒下去。所以中國目前最迫切的問題不是「上軌道」的問題，而是「築軌道」的問題！不是「立法」的問題，而是建設的問題！假若不能使這社會安靜，以至於繁榮，任何「法」都沒有用。

中國近幾十年來社會動搖的開始，是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起，從這次戰爭失敗以後，訂立了五口通商的南京條約，中國的門戶完全被打開了。從經濟方面看，洋貨可以盡量的暢銷於中國；新式的生產工具——機器與工廠，打倒了舊式的犁鋤及紡織機與家庭手工業，新式的交通工具——火車輪船，打倒了舊式的手推車與帆船。過去的生產物還帶有封建時代那種自給自足的意味，現在完全轉變為資本主義的交換關係；從文化方面來看，過去那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兄友弟恭」，「夫婦有別」，「朋友有信」的倫理觀念，被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的文化所破壞了；從政治方面來看，過去數千年來的君主專制政體，也被現時代的民主政治所代替了。我們就目前整個中國來觀察，從經濟方面來說，租界及都市的附近，有現代的大工廠大生產機關的樹立，縱橫於幾個大都市間。有現代的輪船與火車等新式交通工具，但在大部分的鄉村中生產工具還是犁鋤，交通工具還是手推車及帆船，至於蒙古西藏，更停滯於游牧時代；從文化方

面來說，租界裏邊的上層知識分子，完全接受了歐美自由平等的思想，但大部分的中國民眾，都依然遵守着中國數千年來的舊道德舊倫理，蒙古西藏，文化還是停滯於部落時代。在海禁未開以前，犁鋤的生產工具，手車與帆船的交通工具，宗族的聯繫與家庭的組織單位，前期的資本主義與半自給自足的經濟關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倫理，君主專制的政體，天人合一的宗教，刀劍戈矛的軍事武器，這些合起來構成一個整個的社會，是非常調和的。換言之，下層的社會構造與經濟基礎，與上層的社會構造與經濟基礎，與上層的政治、軍事、法律、宗教、文化是相互融合，調理得非常和諧，這一種和諧，自鴉片戰爭以後，是完全被破壞了。外國的經濟完全征服了中國的經濟，外國的文化，也逐漸分解了中國的文化，於是政治組織跟着解體；由解體而轉變，形成了政治不上軌道之現像；

在這次中國與外國接觸以後的鬥爭過程中，就經濟方面來說，訂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關稅，交通權，礦山，都落在外人之手，並且外人可以在內地開辦各種實業，把萌芽不久的民族工業解除了武裝。民族工業既然不發達，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礎，也就無法形成。所以近二十年來，以憲政為口號在政治上活動的人，依然是官僚政客及游手好閒的智識分子。很少生產分子參加，因為舊的「政治軌道」破壞了，新的「政治軌道」尚未建築起來，所以他們所坐的是「無軌列車」，今日在北方組府就把這架「無軌列車」向北方開，明日在南方組府，又把這架「無軌列車」向南方開，他們荷包裏帶了什麼

東西呢，甲是美國法，乙是法國法，丙是羅馬法，這一個主總統制，那一個主內閣制，但大多數的農村民衆呢，他們不但不需要這些法，而且反受這些法的害，鄉村爲了選舉，往往使民衆感受莫大的痛苦，所謂選舉，依然是被少數人所操縱，並且，我們更應該知道，歐美龐大的政治組織，龐大的軍備，以及教育與公共事業，是用機器支持起來的，人力不過是處於幫助機器的地位。中國却相反，幾乎完全是用人力支持的，機器只有很少的作用。就拿象徵歐美政治的火車來看，他是用鐵軌，枕木，粹石支持起來的，這就像歐美政府支出的預算一樣，有一定的限度，如果政費軍費過大，人民負擔不起，社會基礎就會動搖，就整個的中國來看，僅僅適宜於手推車式的政府，但現在的政府組織，却與火車式的歐美政府相似，人力已經支持不住了，歷次政變所產生出來的「無軌列車」政府，都是民衆用血肉之軀撐起來的，民衆得不到絲毫的好處。日本人說中國是十九世紀的生產，二十世紀的消費，這兩句話是很有道理，所以，總理當辛亥革命以後，就想從事於實業的建設，但袁世凱終於破壞了他的計劃，以至於演成後來混亂的局面。所以處在中國這種社會環境中，來講大多數民衆所不要的代議制度，要使大多數目不識丁的民衆去辦理選舉，對於中國現在的政治，對於中國的社會，是毫無補益，而且加重人民的痛苦，增加社會的混亂，今天中國唯一的出路，是喚醒人民，引導人民向生產的道路走，決不是喚醒人民，引導人民，向做官的路上走。公開政權，實行憲政，就有這種錯誤的趨勢。唯有引導人民向生產與建設的路上走，才是使政治上軌道唯一的捷徑。

至於共產主義，這與歐美的民主政治適成爲相反的兩個極端。民主革命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極度發達以至於沒落時候的產物。前者是以大資本家爲掌握政權的基礎，後者是以廣大的無產階級爲掌握政權的基礎。中國的民族資本被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扼住了他的咽喉，結果成了畸形的發展，祇能以買辦的形式而出視。健全的民族資本始終無法形成。正因爲這個原故，歐美的民主政治，固然沒有基礎，同時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革命，也更沒有基礎。問題並不如此單純，一般人說中國是殖民地的地位，總理說中國不僅是殖民地的地位，而是次「殖民地」。這種「次殖民地」與「殖民地」的不同，又不僅是「殖民地」有了災難，宗主國必需拿出錢來救濟，如主人之於奴隸一樣，並且因爲主人太多，於是在政治上促成中國互相分裂，在經濟上，又不能單獨的一心一意的投資，從事於實業的建設。如英之於印度與坎拿大一樣，他們大半是採取以金融商品爲剝削的手段，並以各種可靠的稅收作抵押，這般一來，一方面是使中國極度的赤貧化，農村崩潰，工商業不振，而另一方面又沒有各種產業及工廠以收容大批之失業羣衆，以至於兵匪遍地。所以中國的產業還不及印度與坎拿大的發達。中國正式開關，雖然有一百年的歷史，因爲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是採用金融（大半是政治投資）及商品剝削的形式，而沒有用對付殖民地的方法，將大批的生產工具向各方面開發，以增加社會的生產力，所以並沒有破壞這種有數千年歷史的社會結構，這種宗族的聯繫及

家庭的組織單位依然保留得在。他們雖然極度的貧窮，但總不願離開他的家，即使離開了家，除了當兵當匪以外，還是無路可走。一旦發了財，就仍然回到他的家鄉。他們固然不是歐美的無產階級工人，同時也不是蘇俄未革命以前的農奴，他們還是敬祖宗，以民族爲社會組織的構成分子。胡愈之中他的蘇俄視察記記了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他說在俄國遇到了一個中國工人，他問起他的情形，那個工人說，在那裏一切都好，就是不能寄錢回他的家。這件事就很奇怪，他本身是工人，而且是在工人專政的蘇俄做工，應該是無祖國的工人不要家了，但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中國的家，如果我們懂得了中國的社會，那也就不足為怪了。江西被共產黨侵佔的農村，他們對於共產黨的行動與思想固然不滿意，但最不滿意的就是共產黨打了他們家裏的香爐與毀了他們的神主牌，因此農民往往把他們的香爐及神主牌藏起來，這是說明什麼呢？就是說明中國的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也不是歐美式的封建社會，他雖然在殷周之際，經過了類似封建的形式，但周雖滅殷，却並未將殷氏族變爲農奴，依然分封殷的後裔，以祀其祖先。當春秋時代，商品的交換雖很發達，一直到今天，那種以民族爲社會組織的單位，依然保留得在，氏族公社的形式也殘留着，如牧場，森林，水利，及祭祀宗祖之公田的共有。因爲中國社會史與歐美的不同，歐美的憲政論者固毫無所知，即共產黨的各派，把馬克斯對於「東方的」或「亞細亞」的特殊性完全抹殺，硬把歐美的社會發展公式套在中國，以決定中國的革命，是同樣的無知，就他們的認識來說，是「瞎子斷扁」就他們的行爲來說，勢

「揠苗助長」！憲政論者，共產黨以及其他黨派，都是想一下把中國提得像英、美、蘇俄，意大利一樣，使中國人民與他托命的根基完全離開，所以這幾年來，不但沒有學像外國，而中國大多數的民衆已枯瘦而死了，因為中國有他特殊的社會，特殊的文化，而又沒有歐美現代的經濟基礎，所以代議制度的議員會議變成「猪子」，共產黨會變爲「流寇」！過去坐在「無軌列車」裏邊的幾百議員，會把中國弄壞，現在坐在「無軌列車」裏邊的幾千幾百中國特有的馬克斯主義者。同樣的會把中國弄壞！

總理在四十年前致力於中國的革命，研究中國的社會情形，竭其畢生的精力，創造了救中國的三民主義，他觀察了各國的社會情形及文化制度以後，首先發現中國固有偉大的文化。爲歐美任何國家所不及，他最痛心當是那些媚外以及完全倣外國的人。他告訴我們，要救中國，第一必須恢復民族自信力，發揚民族固有的文化，三民主義就是站在民族本位立場，以訓練羣衆，去實現民權，以民主爲中心，在「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兩大原則之下，努力經濟建設，不再步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後塵，迎頭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更進而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我們要救中國就要把握我們在世界上賴以生存的精神，同時運用外國新式的生產工具機器與技術，以充實我們的國力，培植國民的經濟，用統制的方法以發展國家資本，一定要在這種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個人才能脫離家族，在國家社會的經濟基礎上生存。家族主義才能變成國族主義。同時，人民都生存於近代產業的組織中，知識才能發達，一盤散沙的現象才會消滅，真正的民權主義才能實現。

。同時也就要這樣才能制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要這樣才有打倒帝國主義者的力量，要這樣才能使中華民族與世界各民族平等，要這樣才能走上「世界大同」的路。易大傳說：「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中國自有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的途徑！不然的話，就是自己準備做外國人的奴隸，現在的共產黨，在思想上，在行動上，已經是外國人的奴隸！已經是破壞民族生存基礎的漢奸！

但是，現在三民主義爲什麼還無法實現呢？不但沒有實現，並且貪污橫行，這裏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未實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之前，沒有先行限制黨員及官吏的財產。以「據地千畝，家財萬貫」的人來作黨員，來做官吏，他自己怎麼會執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政策？所以國民黨會遭受一種必然的失敗，現在不是三民主義好不好好的問題，而是如何去實行三民主義的問題，要使三民主義實現，要消滅貪污，第一步不能不實行限制官吏與黨員的財產。使官與財分開，這樣一來，可以使人民不至於再向升官發財的道路上走，以打破數千年來中國政治上的惡習。因爲限制了財產，也必貪污，至少可以減輕官吏對人民的剝削。何況中國數千年來爲政者的道德，爲本，「政」者「正」也，「未能正己，焉能正人」。自己先限制了財人的財產，才能使別人心服。不從此着手，任何黨派當權，都不能性遭殃，所以中國現在問題，還是如何去實現三民主義的問題。

諸位既然明白了中國革命的道路明白了，總理所創的三民主義，

再看看陳銘樞及福州的偽組織是什麼東西。

陳銘樞個人好高騖遠，不切實際單就他在政治上的表現來說，在廣東主政年餘，賭風大熾，一到交通部長第一件政策，便是郵政加價，爲了榆關的維持，不惜普遍增加人民的負擔，其次的富功偉業，便是引用陳孚木爲次長，貪污到七十萬元：所謂「明知而用之，是分贓也」，「不知而用之，是昏瞞也」，分贓與昏瞞有一於此皆不足以言革命，除非說革命就是革生產民衆的苦命。

誰也知道，中國的問題，係人的問題，誰革命，誰不革命，先看看他的主張，是否和老百姓和民族真有利益；其次更要看他個人的私生活，是否刻苦實幹，我們對於此次的閩變由他的主幹及領袖人物來作估計，只覺得這是一幕滑稽的悲劇，絕不相信他會有這樣的前途，閩變中的主張，一方面剽竊國民黨的政綱，一方面容納共產黨，國家主義派第三黨，及托洛斯基的政策的一部分，雜揉而成，弄成一個非驢非馬的東西，成爲各黨各派的雜種。思想上既無一貫的中心理論，政綱上又是互相牴觸，份子之複雜，更是莫名其妙，一言以蔽之，閩變很顯明地是失意的軍閥官僚和浪漫的政客一種由利害而臨時雜湊的垃圾桶。中國不幸，演此醜劇，福建民衆首遭其災，社會經濟基礎，不知因此又崩潰幾許，民族生存的機會，不知又因此而斷送幾許，事情一天比一天嚴重起來。日本的僑民不肯退出福州，更藉口以保僑爲名繼續派遣軍艦，這幾天華北的武官們都向南方去了，留心內幕的人真急得兩淚交流憂心如擣，「燕巢危幕，不知禍之將及，」一螳

蠅捕蟬黃雀在後」甚願閩變諸人，爲國家顧全一點顏面爲民族稍留一線生機！

總括的來說，民主主義者，不適合於中國的國情，所以不能救中國；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的國情，所以不能救中國，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揉合起來的雜種，更不能救中國！這三者都祇有增加中國的混亂與沒落！

我們爲着要消滅一切的混亂，以免在中國革命的進展中再繞許多無謂的圈子，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不能不把中國社會的情形，以往歷史，以及由這種歷史與社會實情所孕育出來的三民主義告訴大家。我們要堅信 總理的話「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要救中國唯有三民主義！我們要從集中力量，安定社會，限制黨員財產，嚴懲貪污，勵行黨治，努力生產建設，復興中華民族這一個途徑上，去實行三民主義，青年的同志們，不要悲觀，不要自餒，不要再看熱鬧的心情去看這些走馬燈式的強盜戲，我們對於閩變，默念民族的前途，惟有痛哭，不！我們還更感到我們的責任，我們更要堅苦卓絕地從自身做起，我們爲了集中力量，安定社會，我們必須熱烈不顧一切地對於所有破壞社會基礎危害民族前途離開三民主義甘願直接間接替任何赤白帝國主義者當漢奸的敵人予以嚴重的教訓，把我們所有的精力和生命，貢獻於培植社會基礎，復興民族的工作，我們要喚起中國的青年，尤其是北方的青年，來共同努力。

對中國青年的希望

處在二千餘年專制帝王統治下的中華民族，到今天差不多已喪失了他自由動彈的機能了，在上層的智識份子，只知道明哲保身，遇事唯唯否否，只求於己身有利，決不作任何犧牲，在下層的民衆，只知道安天樂命，拜神求佛，保佑家裏人財兩旺，更不知道有所謂國家，有所謂世界，至於國家即是帝王的私產，誰來做皇帝，或那一個民族來統治中國，自己只是照樣的做順民，如果受到了什麼災害與壓迫，那也只有在神前多磕幾個頭，以一個一切都停滯在中古時代的民族，忽然遇到了以銅鐵武裝起來的現代帝國主義者，經過幾次軍事的襲擊與將近百年的經濟侵略，怎能不危殆崩潰！如果不趕快把這一個民族的思想意識喚醒過來，使他們知道今日是何日，現在是什麼世界，那麼這一個民族只有這樣的淪亡下去了，如果智識份子還是只知道數千年來的老法子，向升官發財的路上走去，那麼這一個民族是沒有覺醒的可能，結果是同歸於盡，因此我們不能不把這希望寄托於中國今日的青年，趁這快到絕路的時候猛醒，我所希望於諸位青年的。

第一要有信仰——中國人如前面所說的，是從來談不上真正的信仰，即使有信仰也是爲了生活利害的關係，一般民衆最信仰的對象莫過於財神爺，可是對於財神爺的信仰還須附帶條件，當那財神爺保佑他招財進寶的時候，自然九禮三牲虔誠敬奉，一旦財神

無靈便可以將神像拋入毛廁，以這樣無信仰的民族，要想形成一個中心的力量，實在難乎其難，所以我對諸位青年的第一個要求便是希望諸位要有真正的信仰，但同時也希望諸位不要輕於信仰，我們對於某一種主義某一種主張，必須先行研究明白，認為國家民族人類社會真能有利，然後才決心去信仰他，信仰確定以後，生死以之，誰反對我們的信仰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和他死鬥，外國的一個保皇黨徒，經過了十年八載之後甚至終身，依然還是保皇黨徒，主張雖然落後，信仰的堅決，始終不變，却值得我們的佩服，我們中國的青年一年之內，加入幾個不同主張的團體，同時跨着幾個不同主張的團體，恬不爲怪，這真是我們青年的奇恥大辱，所以我們要不輕於信仰，我們要有信仰要有真誠的信仰，要有堅決不變生死以之的信仰。

第二要注重科學的知識——中國幾千年來的大病，就是所有智識份子，都只會做官做文章，今日的國危民困，就是專門做官做文章的惡果，專制帝王爲了維持統制的安定，用開科取士的方法，使全國的智識份子，皓首窮經所有全副精力，時間都消磨於篇章句讀，要知道文章只是傳達思想研究學問的工具，而不是科學的目的，文學家自有文學家的天才，不是人人能做的，就算是全中國人都成了文學家，中國還是免不了滅亡。中國人還是要做外國的奴隸，我們今後對於文章，但求其能傳達思想研究學問足夠應用，不要再去專門咬文嚼字，中國今日最迫切需要的人物，是牛頓，是愛迪生，不是李白不是蘇東坡也不是太戈爾，中國今日之所以貧弱，主要的是科學不進步，生產不發達，上

海及華北戰事之終於失敗，不是因為中國人不會發宣言，而是為了沒有科學的基礎。進步的武器，只以血肉之軀，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砲，我們要補救這種缺憾，青年朋友們現在在校就須注重科學，努力創造發明，好讀書不求甚解，這是中國讀書人的大毛病。現代的中國青年，大部份還是醉生夢死，免不了重蹈前人之覆轍，一般青年讀物銷行最廣的如「論語」「社會新聞」之類，大都不外刺人陰私，說說廢話以供青年們茶餘酒後的消遣，文字稍長或詞意稍深一點的理論刊物，便很少有人去看，至於自然科學一類的刊物，根本就沒有人去創辦，創辦了也無人過問，由此可以證明中國青年研究科學的精神，實在缺乏，前幾天大公報上載有一段小消息，「蘇俄的科學雜誌，與英法意各國的總和相等」，我們看了這一段消息以後應該是如何的慚愧，報告幾篇文章來推動中國的革命不會成功的，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只能做文章罵人，成就殺人，放火，成就李完用吳三桂一類的漢奸，一個講科學講創造，一個講出風頭講破壞，招牌雖同而貨色完全兩樣，中國青年再不努力科學，中國除了滅亡別無道路可走，於此便可知道注重建設新國家的青年，對科學的態度了。

第三要養成生產的技能——以上講過——過去智識份子的大病，在於自己不能生產，專事剝削他人以為生活，所以造成做官貪污的種種罪惡。我們要救中國，唯有轉變做官的思想為做工，做農增加生產的思想，努力生產以供給人羣社會的共同消費，至少要做

到自勞自給我們在今日當中小學生的時候，便須學得生產技術，有參加實際生產的本領，將來方能到社會上立足，不致爲飯碗而爭奪，爲自己生活而談政治。我們要以生產技能解決自己的生活，要以革命的主張解決社會的生活，我們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和革命的主張混成一片，我可以說今後中國的青年，若果沒有生產的技能，簡直沒有革命的資格。

第四要注重軍事訓練——

近幾百年中國政治上有一個畸形不良的傾向，即是文武分途，文人就是酸秀才武人便是粗漢子，現在中央大員每每自傲自命爲長衫朋友，所謂長衫朋友，就是以不懂軍事爲榮耀的文人，因爲以一般不懂軍事的文人而來管理政治，所以不能應付當前的國難，文人不懂軍事軍人不懂政治，這兩大階級鬥爭的結果，當文人支配軍人的時候，軍人就只好替文人當差，當差的軍人當然不能抵禦外侮。滿清之所以失敗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到了武人支配文人的時候，班長排長因拉夫不遂可以打縣長的屁股，一切政治社會的秩序破壞無遺，民國二十年來之所以大亂，這就是其中最大的徵結，我們知道任何民族當危急存亡的時候，要從苦難中掙扎出來，必須是一切政治經濟的建設都要爲了軍事爲了國防而運用。墨索里尼，凱末爾，希特拉，都是當兵的武捧捧出身，甘地雖然是聖人，却只能以坐牢爲反抗的工具，青年們要復興民族必須人人懂軍事，人人可以當兵，文武不分，大家眼光見地相差不遠，然後可以集中力量可以救國，上海辦小報的主筆，還有十分相信中國兵可以拿着大刀殺到東京去的，他們的軍事知識，由封神和西游上得來，真是大笑話。將來國際戰爭，需要全國總動員的時

候，我們即使不上戰場殺敵，學一點軍事，逃難時還比較有秩序，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損失，所以希望諸位青年對軍事訓練，多加注意。不要存輕視的心理，要以「現代軍人」為模範，不要以「酸秀才」為模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抗日救國更談不到了。

第五要有犧牲的精神——一個青年，尤其是一個新時代的青年，應該有一種勇敢直前的大無畏精神，站在民族前面去為民族犧牲，以個人的短促生命，換取民族的永久生命，黃花崗烈士死難的精神，就是我們所需要的精神，「好漢做事好漢當」，幹錯了自己承認，功則歸人，過則歸己，一切責任須勇敢的負擔起來，前年中央大學的學生毆打段錫朋，一般人都注重到是非問題，我却不然，我所引以為最痛心的，就是一般身為全國模範的大學生，以多打少打了之後還沒有人出來承認，本來打打校長並不會犯死罪，既不敢承認就不該趁熱鬧去打人家的便宜，我們看見日本軍人刺殺大養毅後，自行投案的行為，看見朝鮮人到上海公園投彈的勇烈，我們的心比刀刺着還要難過，我們要有挺身而出的犧牲精神，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風格，要覺得中國有一個我就多一分力量，多一分希望。如果祇知升官發財，貪生怕死，那就是社會的盜賊，國家民族的罪人。

第六要有刻苦的人格——沒有堅苦卓絕的人格，便不能擔當革命的事業，所以觀察一個人，不要聽他說話好不好，祇要看他私生活是怎樣？我們要養成刻苦耐勞的習慣，將來無論到了如何困難的環境，都不能阻止我們的勇氣，動搖我們的信念，民族的前途，

祇有一天比一天的更苦，我們的遭遇，也是祇有一天比一天更苦，我們這一輩的青年朋友，要想錦衣玉食當大少爺過舒服日子是不能的了，除非是安心當漢奸當亡國奴。

第七要有服從的精神——中國智識份子除了做官而不能生產的大病以外，還有一個缺點，就是不肯服從人，「不事王侯高尙其志」，歷來士大夫的習性，便以不佩服人為清高為美德，目前各學校裏總以守規矩紀律的學生為最吃虧受氣，以「吊兒郎當」不守紀律為最榮耀，最出風頭開口自由閉口平等，他們忘却了個人的自由，防害了別人的自由，個人的平等造成了民族的不平等，平時你不服我我不服你，自己不能幹，不僅不肯幫助別人幹，還要妨害別人牽制別人，使別人也不能幹，三個人在一起就有三個領袖三個團體，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青年們國快亡了，我們不服中國人，祇有服從外國人，現在不守中國人的紀律，將來祇有守外國人的紀律，希望青年們自己尊重，若當領袖便須負責。不能當領袖便應當服從別人，幫助別人，服從中國人不算是奴隸，要服從外國人才算是奴隸，能指揮人也能受人指揮，這是青年們必須具備的修養。

前面所列舉的七點，是做一個現代青年必具的條件，也就是使中國轉變成為現代國家必具的條件，我們要以這七點為今後求學和做人的標準，我們判斷一個青年是否值得我們崇拜，不在乎他的官做得大，不在乎他有錢，要看他是否具備了前面所列舉這種知識，技能與精神，不然的話，他就是時代的落伍者，我們應該鄙視他，我們要以嚴肅的態度轉移這種腐敗的風氣，這就是青年自救的道路，也就是救民族的道路。

我們所需要的人生

創造的人生

嚴重的人生

堅忍的人生

刻苦的人生

冒險的人生

各位同志！今天是總理的誕辰紀念，兄弟有幾點感想要告訴大家：世界上每年每月每日誕生的人很不少，為甚麼我們要單獨紀念總理的誕生？這自然有很重大的意義存在着。一般人為自己的生活而生，所以不值一顧，總理是為了我們民族及世界人類的生活而生，所以我們今天非紀念他不可，我們今天紀念總理的誕生，就是要拿我們的思想去體念總理偉大人生的意義。

凡是接近總理的人都能知道，總理很少敘述他過去的成就，同志中有時間起了他，他也不願意說，因為他天天把全副精神注意創造，時時檢查自己，覺得自己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太少，所以一有餘暇，便設想計劃，推進革命，用創造進化的精神去滿足他自己的人生，因此在幾十年的奮鬥過程中，對人羣社會就有很大的貢獻，我們今天紀

念 總理，就得要由 總理偉大的人生，想到我們自己，我們現在必須養成幾種有意義的人生：

第一要養成創造的人生——人類在宇宙之間是非常渺小的，惟有繼續不斷的創造進化，才能把人生的意義擴大起來，中國人向來的習性是苟且偷安得過且過，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觀念，其實這種每天吃飯睡覺，出恭不思創造，不求進化的猪狗生活，究竟有什麼意義？生而無益生不如死，無論你官做得如何大，財發得怎多，怎樣闊綽如何享樂，都不成其爲人，我們一個人既然活着，便應該隨時隨地設法創造，凡是於人羣社會國家民族前途有利的事情，不分大小難易，祇要一有機會便得利用機會，繼續不斷的努力去做，不因麻煩與困難而稍停頓，社會有許多很大的事業，都是由很小的基礎創造出來，現在大家都知道三友實業社的營業很發達，是中國一個很大的製造廠，但在當初也是由很小的基礎逐漸的擴大，我們無論對於任何事件祇要能夠設法去創造，遲早大小總有成就，我們現在的經濟能力，比三友實業社的開辦人不會弱到那裏，何以我們不能創造出一個新生產的事業。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沒有創造生產事業的決心，從前看到大公報上有一段社評，大意說：現在政府的官吏，還要說沒有錢便不能做事的人應該請他滾開的，這話很有充分的理由，固然沒有錢做事是比較困難，但是真有創造的決心和毅力的人，就沒有錢也能夠創造事業，我們今天紀念 總理誕生，我們要效法 總理偉大的人生革命 總理並不是希望我們對他信仰崇拜就算滿足，他更需要我們也有像他一

樣的創造精神，我們今後對於有益於社會的生產事業，自己固然要去研究進行，同時更須贊助別人去做，使別人也能完成其對於民族的貢獻，前幾天我遇到一個幾年不見面的朋友，據他告訴我，他有個兄弟以前從外國學礦回來，當初曾在陝西做技正，每月有幾百元薪金的收入，很可過活，但他總覺得自己的能力不能發展，沒有人生的意義，後來他終於為他的創造慾所迫，下了一個最大的決心，親去參加礦工挖煤，試行開採的計劃，開首進行，非常困難，當時親戚朋友，都笑罵他，說他去了幾百元一月的官不做要去做礦工，他都置之不理，祇是照着計劃一步步去進行，經他慘淡經營至三年之久，營業遂漸告成功，現在每月可出不少的煤，有許多的收入，這便是創造慾成功了他的事業，如果他祇想做官，不想創造中國社會上就少了一部份的生產，他本人也不會有出息，我們大家惟有隨時隨地，利用機會能力，去創造有益於人類的事業，所以我們第一要養成創造的人生：

第二要養成嚴重的人生——現在許多智識份子，口裏高談社會主義，實際是滿腦子的官僚主義筆可寫的是無產階級的生活，實際上過的是歐美資產階級的生活，浪漫與墮落成為了中國社會普遍的現象，要知道人生是短促的，我們活着，我們就不能鬼混就非得認真不可，比方今天紀念 總理，我們也可以不開會，但我們想到多開一次會，多購一次話，彼此在修養上即多有一分的進步，便是多有一次的成功，因此我們便非開會不可，現在一般人都把時間看得很隨便，一點都不遵守，例如早晨六點鐘應該起來，偏

要到六點一刻或是更遲些才起，把許多要做的事情延擱，我們決不應這樣，到了一定時間，無論如何，總得起來，去做應做的事情，約會也是這樣，到了約定的時刻，千萬不要延誤，免得別人因你一人的遲到失約而致失時廢事，所以我們同志應該有哲學的認識和修養，而生活便非紀律化不可，規定了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一定要按時去做好，絲毫也不能懈怠和遺誤，自己的言論行動完全自己要負責，要養成這樣嚴重便人生，然後才能在短促的人生中創造偉大的事業。

第三要養成堅忍的人生——中國人太聰明了，因為太聰明所以大家都不注意應付環境的變化，而不注重自己的主張，因此各人的意志常被環境所轉移，某處偶而發生一件不相干的事情，大家總要白費腦經去多方推想，而對於各人本身應做的工作，如何才能做好，到反不甚留意，我們要曉得社會現象，一日萬變，人的進退死生，事的是非成敗，隨時隨地在轉移更動，一個人或一件事的偶爾變動，值不得我們那樣全力的注意，我們所要注意的是我們自己的人生意義和責任，有許多同志常常以爲自己的工作，不能被上級了解，因此不肯努力，其實我們做事，根本不必要求人家知道，無論上級的人知不知道我的努力，我都是一樣的做，祇要我自己決定要做，就是人家瞭解我，我還是要做，任何打擊，在所不顧，任何快意，都不滿足，總理革命四十餘年，在他這四十年的奮鬥過程中被驅逐壓迫時他並不悲觀，被歡迎擁護時他也不自滿，我們同志若能有像總理一樣的轉移環境而不爲環境轉移的堅忍精神，前途便非常遠大，否則中無所主，全

視環境之變化而爲轉移，像寒暑表一樣的隨着外界熱度之高下而升降，這樣的絕無自主的人生，根本就失去做人的意義，因此我們同志，必須養成堅忍的人生，要轉移環境而不然環境所動搖。

第四要養成刻苦的人生——六十年來的中國社會爾詐我虞的成功了一個最大騙局，今後如果再沒有一個偉大的轉變，大家都要在官僚的道路上沒落，因爲無論你官大官小，大吃小吃，把整個的社會經濟基礎吃完了，社會便根本的崩潰，我們都是吃人不生產的高等流氓，現在我們同志中有的覺得自己的生活太苦，其實我們無論怎樣苦法，家庭生活總還可以維持，假如我們到鄉下去看看農民的生活，和他們談談家庭的情形，像今年這樣米價低落，農家所獲連生產費都難以彌補，如何維持生計，我們明瞭了他們的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我們便覺得自己是天之驕子，此外就是小商人小工業，那一家不是虧本停頓，日就破產，這樣的社會，若不急想辦法，很快的便要整個的崩潰。現在中國的政治，祇是專爲官僚階級打算，我們祇要看一看公務人員不同的待遇便可以知道，文官的薪水比武官多，鐵道部的薪水比各部多，那一部有錢，多修幾十萬幾百萬的洋房子來辦公，這樣的勞逸不均，厚薄相反，專爲官僚自身打算的制度，如何能使人佩服，中國目前生活最苦的要算農工兵，政府理應替他們打算，世界國無論是革命非革命的政黨，都是顧慮到人民的生活，惟有中國的政黨專爲官僚自身打算，天天想法加重多多的負擔，甚麼機關甚麼會議，歸根結蒂，多是爲着分配官僚的飯碗和薪金，反把民衆生活置之

腦後，中國目前祇有生死兩條路，一條是官僚滅亡之路，一條是生產復興之路，我們要想走後一條路，全靠智識分子自己有決心，因為走前一條路很容易，你的家庭和社會環境都歡迎你贊同你。要走後一條路就比較困難了，你如決定不做官僚轉走生產之路，你的親友會同你變成敵人，同時你的生活也會同你的內心成為敵人，一般人總是注意各人自己的生活，沒有工作，要求工作，有了工作又要求錢多，用種種方法去攫取，以求將來生活的安定，在中國目前的都市社會裏，要求安定一家的家庭的生活，至少須有五千元一萬元以上的存儲，才可以坐享安樂，個個人想安樂、便個個人都要貪污，在生產落後農村崩潰的今日，中國如何能養得起這樣高價的官僚？我們同志要想担负起救亡圖存的使命，便非徹底剷除享樂貪污的觀念，養成一種刻苦人生不可，甘地為要代表印度賤民，所以祇用幾塊破布蔽體，我們現在穿國貨已經是很優裕，我們大家如果不走刻苦的路中國祇有靜待滅亡而已。

嚴格的說，現在中國官吏的生活費，可減的很多，為什麼南京屢次開會要核減三百萬的汽車費，始終總減不了，因為政權握在官吏手裏 要他們自己核減自己的享受，等於與虎謀皮，就拿我們這個機關來說，當初有人準備組織五十人的宣傳隊，經費預算差不多就要三萬，我們現在幾百同志也不過四萬多元，就是現在這個數目，如到國家經濟萬分困難時，再要減少未嘗不可，共產黨養一個活動分子，每月不過六元八元，我們又何嘗不可這樣做？說到刻苦實在非常重要，我有一個朋友，因厭惡做官的生活，夫婦兩

人在一個工人住區內辦一所小學校，他們並沒有什麼經費，祇因他們能夠刻苦的幹，很得一區工人的信仰，物質生活雖然苦些，而精神上却比做官快樂得多。現在有許多同志都要求調到總處或北方日報，似乎有一種不願離開都市的傾向，假如是爲多革命，我們與其在此受日本人的鳥氣，不如到團營連裏去接近士兵，和他們談話，教他們做好，多一個好兵多救一個老百姓，這是多麼的愉快，留戀都市是滅亡之路，中國要有前途，全靠智識分子有決心，而且還先要我們這許多好的智識分子有決心，去領導社會，現在我們的工作是在應付中求創造，表面上雖然是做官，但我們的偉大精神無論怎樣總要表現出來，我們同志，要有澈底的認識，自己去養成刻苦的人生；

第五要養成冒險的人生——沒有冒險的精神，便難有偉大的成就，我們現在不能冒險，就不能改造實際的力量，此次向西北開拔的孫部有不少的反動分子，在其中活動，他們都是沒有錢而能隨着部隊走，我們有錢的反轉不能去，由此便可以看我們自己的弱點，要知道冒險才有出路，世界上一切的創造，都是由冒險中得來，我們目前似乎還沒有冒險的機會，將來有一天再和敵人作戰時，需要我們冒險的機會當然很多，我們若不在現在養成冒險的習慣，將來一定沒有辦法，革命便是冒險的事業，不能冒險的人便不是一個革命者，我們要革命便要養成冒險的人生。

我們今天紀念總理誕辰，若果像普通機關一樣舉行儀式做官樣文章，便絲毫沒有意義，我們要在人生的意義上去認識總理，同時把自己養成以上所說的創造嚴重堅忍刻苦

冒險五種有意義的人生，我們在這樣風雨飄搖不測倒的中國今日社會，惟有用力行苦幹的精神轉移社會風氣，知難行易，思想為行動之母，果有澈底的瞭解，自然能夠切實的執行，譬如叫旁的機關裏的職員去做工，一定全體譁然。在我們這個機關裏便不以為怪，因為我們平素已經了解的，唯有智識分子走上生產之路中國才能有救，所以在目前我們一方面運用我們的認識去影響社會，另一方面，我們自己要努力的修養，在生活以外求進步，各人都要養成偉大的人格由總理的偉大想到我們自己的渺小，在慚愧的自覺中去努力去創造去繼續總理革命的精神和事業，這是我今天紀念總理誕辰所得的感想。

北來工作的幾個要點

提高民族精神

確立領袖信仰

團結實際力量

轉移社會風氣

各位同志！我們初來華北工作，關於各方的情況，大家都是茫然。我們過去在學校裏所講的是理論，今後所做的是實際工作，要做實際工作，首先必須認清環境的實際情況，我們惟有把環境認識清楚，然後可以處理適當，因此各位同志對各方關係的情形，都得要各人自己詳細去考查體會，此刻我把我們此次北來工作的幾個要點告訴大家，希望大家根據着這個要點的努力。

我們現在去工作有四個要點：

第一 提高民族精神

第二 確立領袖信仰

第三 團結實際力量

第四 轉移社會風氣

我們先就第一個要點來說，我們的民族自從對外戰爭經過了幾次失敗之後，我們所唯一賴以圖生存的寶貝民族自信力幾乎完全喪失，尤其是華北這地方，接近皇都幾百年來受滿清奴隸政策的支配與麻醉，一般民衆早就忘却了有所謂中華民族，我們只要看北平青年的死氣沉沉，社會民衆的醉生夢死，那就夠使我們痛心，近在百里甚至數十里的前方我們的戰士在和敵人浴血苦戰，而後方的人們還是這樣不識不知，若無其事，不知還有多少人受敵人利用，在做漢奸走狗的工作，也不知有多少人在憧憬做那皇帝昇平的迷夢，更不知有多少人暗藏着敵人國旗，準備敵人到來時婢膝奴顏去歡迎；這樣已經喪失了民族精神的民族，若不設法挽救，一定逃不了滅亡的慘禍，而且滅亡以後永遠沒有復興的希望，我們要救華北要救中國，想中華民族永遠存在，我們必得宣傳民族主義，提高民族精神，恢復民族的自信力，我們才有生存的希望！

現在前方的戰事，一天天的緊迫，敵人非常兇猛的向我們進攻，這一次戰爭，究竟延長到多久，我們能夠繼續抗戰到幾時，當然很難說，無論是繼續抗戰或中途暫停，華北這地方始終總是戰區，敵人的併吞中國，先從東北入手，現在東北亡了，更進而併吞華北，今日的平津，已是朝鮮第二，瀋陽之繼，我們在這裏已經是預備亡國奴，我們要把華北目前這種危險的形勢以及滅亡後的苦痛情形，普遍的對軍官士兵和民衆，利用機會，詳細說明，使他們知道中國快要亡了，救亡是他們的責任，我們要知道，目前並不是某一次軍事勝敗的問題，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我們惟有提倡民族主義

發揚民族精神，我們需要以熱烈的死鮮紅的血，爲我們的子孫留下一些悲壯犧牲的史蹟，使他們忘不了民族歷史的光榮，來做民族復興運動的繼續者，能夠這樣即使一旦因軍事的失利而被敵人佔取了，只要我們的民族精神永遠存在，我們總得有翻身的日子！如果現在還不想法提高民族精神，則我們既不自振，敵人又加緊的來進攻我們，我們將如土崩瓦解一般，立卽滅亡，華北淪亡不足慮，華北淪亡以後，中國人還不知有此難堪的事實，則中華民族永無復興的希望！因此我們目前首先要提高民族精神，使軍官士兵知道祖國，認清敵人，明白這次戰爭的意義，使民衆知道自己民族當前的危險與救亡的使命，大家都能爲民族的生存去拚命，一面使其民族鬥爭的過程中，能多作幾次壯烈的犧牲，維持戰爭的永續，同時種下民族復興的種子，以爲他日光復的基礎，這是我們目前工作的第一個要點。

此時在前方作戰的部隊，爲數幾十萬，戰區及後方的民衆，則更倍蓰于軍隊，本不難和敵人一拚，但以歷史與環境的關係，華北的部隊和民衆，過去對中央尤其是對領袖的認識還不甚清楚，信仰則更談不到，部隊方面因爲沒有一個中心的信仰，在前方作戰時，彼此不相聯絡，指導不易統一，民衆方面，則以對中央隔膜，上下不瞭解，只知懷自私自利的個人觀念，沒有國家民族的觀念，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求力量的集中與戰爭的持久事實上不可能，所以我們除了提高民族精神而外，更須確立領袖的信仰，我們先講述世界各國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一定要統一指揮，使全國軍民，都知道領袖的重要，

使他們都能因爲革命的前途和民族的前途而認識唯一的領袖，信仰唯一的領袖，使他們知道信仰領袖，不是爲了個人，而是爲了救亡圖存，非如此不能有良好的結果，同時防止反動分子的造謠離間，用諸種方法隨時解釋，使華北的部隊和民衆信仰堅定團結一心，在統一指揮之下，發揮其力量，惟有團結統一的力量可以使敵人畏而却步，我們不能以物質的力量去克服敵人，我們只能以精神的力量去克服敵人，所以確立領袖信仰是我們目前工作的第二個要點。

因物質條件之不若，戰事既難有勝利的把握，處今日明知戰必犧牲而又不得不戰的情況之下，我們惟有不顧一切，破釜沉舟，背城借一，多一次壯烈的犧牲，多留下一些民族光榮的史蹟，即多有一分民族復興的基礎，但是這種基礎這種光榮，並不是輕易可以獲得的，是要用真正的力量鐵血去換取得來的，在目前這樣緊急的情況之下，我們要想創造許多新的實力來抗戰，不但經濟上不許可，時間上亦等待不得，因此團結現有的實際力量，亦爲目前急須去做的重要工作。

照華北現有的部隊而論，數量不可謂少，只是以歷史環境種種的關係，未能有切實的結合，民間的力量，則更散漫無組織，我們要使各個的力量變成整個的力量，要使各自爲戰的部隊，能在同一命令之下，動員作戰，我們非得用一番團結的功夫不可，一面要消弭誤會，打開隔膜，使各軍師均發生親密的關係，以收互助互救之效，一面集中意志，統一指揮，使武力變成國家的武力，同時還整頓地方武力，集中民衆力量，軍民打

成一片，向同一的敵人拚命，這是目前工作的第三個要點。

最後，我們要用堅苦卓絕的精神去轉移社會的風氣。人類的意志行動。在某種條件下，不僅不隨客觀環境而轉變，反可以轉變客觀環境，我們現在要用我們的認識，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精神與人格去影響社會，使社會上偷安墮落醉生夢死的習氣，升官發財自私自利的觀念，轉為堅苦卓絕，埋頭實幹，不貪污不怕死，願為國家民族奮鬥犧牲的決心，然後萬眾一心，羣策羣力，報仇雪恥，清算總賬，用中國人的鐵和血把中華民族沒落滅亡的狂潮挽回過來，這便是我們目前最大的希冀！

我們來到華北所負的使命非常重大，我們想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須根據以上的四個原則去做，因為惟有提高民族精神，才可以復興民族；惟有確立領袖信仰才可以統一指揮：惟有團結實際力量，轉移社會風氣，然後使我們的工作都化為救國禦侮的力量，同志們！國家民族的危亡如此，我們已沒有多話可說，我們要擔負起華北甚至整個民族存亡的重擔，在開始實際工作的今日，我們首先要把實際環境認識清楚，然後遵照以上所述的幾個要點，忍耐着一切的苦痛去實幹，對於各人自身修的養，更須特別的注意，要把自己的精神人格養成偉大。才能影響社會，完成使命，同志們！時候到了，我們腳踏實地的快幹吧！

赴贛所得的感想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三日太僕寺街總隊部講)

領袖的苦幹精神

過去的失敗教訓

剿匪是救亡核心

苦幹求民族出路

各位同志！在兩週以前，我離平赴南昌，最近轉京返平，此刻要把南方的情形和所得的感想，簡單的告訴我們同志：

領袖的堅

我到南方時，領袖正在忙着召開剿匪，縣長等會議，在那裏我有一個最深的感覺

苦與實幹

就是領袖很忙很勞苦，鞠躬盡瘁誨人不倦的精神。拿剿匪工作來說，有許多人不知道領袖的辛苦，最好去看一看，你自己便會感到很慚愧，平素我們自以爲很努力的同志，與領袖相較，真不可同日而語。在剿匪會議中，每日上午七時講起，要講四點鐘，下午一時起繼續開會，一直開到八點鐘，大自原理原則，小至一卒一械之訓練愛護，議微不至的講，講過後由各軍師負責長官報告剿匪的經過情形，領袖即分別與以批評指導，這樣繼續開會五六天。這次會議無異完全是給

予許多剿匪將領以短期訓練，領袖認為中國的問題，完全是人的問題，所以他不憚煩勞，嘔盡心血，繼續不斷的工作，並繼續不斷的訓育人材，現在領袖是以講學和造人的精神來完勦匪的任務。

失敗的教訓與意義

在江西的勦匪情形，的確曾經有過一度小小的失敗，這一次損失有兩個要點，我們須得認識：第一不是打不過匪而是太看不起匪，因為過去都打得勝仗，有許多次敵人比我們衆多，都是被我們打敗，以為匪多亦無能為，結果遂受了損失，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做事一定要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得意的後面隱藏着失意，勝利的後面隱藏着失敗。老實說，我們要想有真真的得意，至少是全中國的人個個都獲得解放與幸福以後。這樣的得意，不見得我們自己能夠見到，所以我們要革命，我們便不要準備有怎樣了不得的得意，想做官的人，由上尉升少校便覺得是得意，我們要做人，要革命，社會問題一天不能解決，我們便一天沒有得意，我們惟有努力做去，到我們的生命完了時為止，既無可得意，更無所驕傲；第二是江西的剿匪雖然遭了一點損失，却是真真拚了命的，而不是繳械的，敵人的損失更超過我們，領袖到南昌以後，耑事於整頓內部，還未曾大舉進剿，現在內部已整理得就緒，等到總攻擊令一下，一定可以給予赤匪以重大的打擊。

剿匪是救亡的核心

赤匪是否能剿得盡，這是很留心的問題，中國到今日，勦匪誠然是救亡的核心，我們拿華北來說，華北這地方現在的處境根本就已和朝鮮與

瀋陽沒有兩樣，平津之所以能暫時保留，因為日本的政治外交軍事各方面，目前都無武力奪取平津的必要，他要等把已經奪取的地方弄好，再進一步來侵佔，好像吃飯一樣，等吃下的消化了再吃，現在姑將平津放在一旁，等東四省相當消化時再來取用。停戰協定簽定以後，並不足以保障華北的安定，要保障華北的安全，全要看中國人能否團結。能團結，能振作，則華北可以緩亡或且不亡，不能團結，直接和間接甘願做破壞民族統一戰線的漢奸，則華北便可以提前斷送，同志們要明白華北危亡的急迫，要認定華北轉眼即是戰鬥的地區，我們惟有迅速的在後方建立一個民族復興的基礎，準備和我們的敵人持久抗戰。本來我們的敵人現在可以一拳打死我們，假使我們再經過一點準備，我們的精神體力比較強健一些，那就非三拳五拳不易結束我們的生命，現在我們能夠整頓武力團結力量，自然可以救亡可以復興民族。我們要認定我們民族的基礎無疑的在繁榮長江的社會經濟，我們要先把後方基礎穩定起來。現代的作戰，是集合整個國家的人力物力來鬥爭，中華民族是否能在將來大戰中爭得生存的機會，就是要看是否有生存的準備，如能在長期爭戰中，國力充實，生產的供給可以勉力擡持，則雖器械設備稍不如人，亦不難長久抵抗，等到敵方財政的崩潰，若戰端甫開，便已捉襟見肘，軍民爭食，則不待軍事失敗，全國即已瓦解，中華民族，便將滅亡而不可收拾。所以在長江安定社會繁榮農村，這正是救亡的基礎，因此勵匪問題，是中華民族生死關頭的問題，剿匪工作是目前救亡工作的核心！

要跟領袖

快幹實幹

中國的前途，在智識分子的澈底覺悟，我們領袖，在舉世昏昏莫可如

何的時候，只好盡量提倡發揮民族固有的精神和道德，可惜真能了解領袖，幫助領袖去苦幹實幹的人實在太少，即如領袖講剿匪要三分軍事七

分政治，一般人都在隨聲附和，究竟七分政治，包含了一些什麼，大都莫明其妙；又如說到模範政治，各人的心目中便大不相同。同志們！我們自問是不是好人，假如全中國的人都學了我們，是不是可以救中國，總之，中國一貫是走官僚之路，滅亡之路，青年本身的慾望在做官，家庭父兄的期望也在做官，大家做官，當然亡國，所以全中國的智識分子，大家都在說救國，實在大家就是造成亡國的因素，大家都在說救民實在大家就是剝削老百姓的強盜。可是解鈴還須繫鈴人。要想救中國離了一部分智識分子的大澈大悟，絕對沒有辦法，在這裏我們惟有把必須剝削他人爲生活的官僚，轉變爲領導大衆生活的實際生產者，中國向來以農立國，從前皇帝每年都須舉行御耕禮，「以身作則」，是中國的政治哲學的精髓，中國目前差不多已形成全社會無生產的狀態，真正的模範政治，必需生產數目字謀增加，文章多，官多，不配談政治，不配救中國，最好負有地方政治責任的省長縣長等以身作則，以大規模的計劃領導生產，以刻苦作工的行動，轉移社會風氣，能使「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心理，一變而爲惟有生產高的心理。省長做工，縣長做工，鄉下老百姓，便希望他兒子將來做農做工，把全中國的人，趕上生產的道路，放棄升官發財的強盜生活，中國才算有一點希望，這才是中國急迫需要的模

範政治・中國的智識分子，只會做文章，你我亦復如是，譬如目前借到了棉麥借款，究竟如何支配，如何發展生產，誰都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案來，老實說，我們都是低能兒，總理主張借外資，還主張僱用外國技術人才，事實上只要我們肯決心幹，就是低能，也會有辦法，譬如夏天要穿夏布，而我們因不明瞭時季的需要，而誤買了厚藍布，厚藍布在當時固不及夏布的適用，可是秋風一起，厚藍布依然有很大的效用，所以我們不怕錯買了布，只怕將金錢浪費不去買布，我們不怕低能，我們只要決心不貪污，不貪污，則為國為民，用一文有一文的結果，我們時時要想念領袖的勞苦超過一切，領袖的精神一刻不懈，我們要把各人自己的責任負起，領袖有領袖的責任，我們也有我們的責任。

我們應該怎樣訓練自己

埋頭苦幹不計個人名利

親愛團結創造中心力量

煅鍊體魄擔負民族重任

積極求知擴充創造能力

注意修養培成偉大精神

各位同志！我們來到華北，很快的已將有半年之久，這半年以來，政訓工作大體由聯絡而入於訓練時期，此後工作之能否有效，使命之能否完成，完成要看我們自身是否健全，我今天所要講的，便是我們如何才能把自身健全起來，換言之，就是怎樣訓練自己？

依兄弟個人的經驗，覺得我們要想訓練自己，健全自己，必須做到以下幾項：

第一要埋頭苦幹不計個人名利——現在各處的工作同志，常常感到苦悶，考查此種苦悶之所以產生，多由於修養欠缺，認識不足，有一部分同志，當北上的時候，抱着一腔犧牲的熱忱，現在環境轉變，工作的興趣頓減，因而漸生苦悶；有的因為環境關係，未得有實際工作的機會，或有之而未能如意實施其計劃，遂以過去的理論未能適用於今

日實際環境爲苦悶，以上兩種由於認識不足，其弊尚淺，更有站在個人的立場爲名利的前途打算。因爲物質生活之不能滿足而苦悶，或者認爲軍隊中的政訓工作，是部隊的附屬品，平時既受盡了部隊長官的厭惡與奚落，戰時則隨軍進退，隨着部隊作徒手的犧牲，即使你平日工作非常努力。能把軍官和士兵都訓練得很好，部隊且因此而打得勝仗，可是這個功與名是屬於部隊或部隊的長官，於政工人員絲毫無與，反之，政工人員所在的部隊，官兵不好，作戰不力，甚至發生問題，政工人員便首受懲處，這種有過而無功，有罰而無賞，有罪責而無令名的工作，實在太無意義，太覺苦痛。其實以上這幾個觀念都是錯誤的！我們要知道，爲民族犧牲是我們的決心，爲民族求生存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祇要肯爲民族犧牲，在始終總是戰區的華北工作，早晚總得有犧牲的機會，目前已不是華北局部能不能保守的問題，而是整個的中華民族是否能在第二次大戰中爭得生存的問題，我們現在祇要爲民族的前途埋頭去幹，等到有必須犧牲的機會時便犧牲，因此對於目前的一切工作，安定華北團結實力復興民族的準備工作無一不深感有意義有興趣，我們知道，多一分的準備，即中華民族多一分的生機，同時，我們更須認識，革命的手段要隨環境而善於運用，才能發揮工作的效能，今昔環境不同，我們所運用應付的策略，當然不一樣，我們現在要根據實際環境的需要，編擬實際工作的計劃，便不難使我們的理想漸成事實，即使遇有部隊尚未到可以實施訓練的時期，則我們便可暫時側重民衆工作，提高民族意識，建造地方力量，種下復興民族的基礎，我們不管對士兵或民衆談

一次話，得到一點同情，便是有一次的成效，祇要自己肯努力，隨時隨地都有努力的機會和成就，大家能夠把這一點認識清楚，共同埋頭去幹，用不着灰心，更用不着苦悶，至於爲了個人物質生活的不滿和事業名譽之無着而感苦悶，那是更大的錯誤！固然，維持生活是人類必然的要求，成名立業是普通人共有的慾望，但我們祇要在生活上能夠節省維持，在工作上能夠獲得成效，我們個人便算滿足，決不能專爲個人的名利打算，要牢記我們來到華北工作，是爲國家民族，並不是爲了個人，我們祇要所做的於國家民族有利，我們個人的名利是可以不計的，我們同志都以復興民族的責任自負，我們便應以民族的利益爲利益，民族的生命爲生命，我們真正的名利便是民族復興！我們若猶斤斤於個人的名利，則國家民族必蒙其害，等到我們的名利獲得時，恐怕我們的國家民族已墮滅亡不可收拾之境域了！這樣，我們便不是一個復興民族的志士，我們便不配談革命！所以希望同志們大家認識實際的環境瞭解自身的責任，不計個人的名利埋頭去幹！

第二要親愛團結創造中心力量——中國目前很急切的需要一種力量，需要一種中心的力量，去作復興民族的推動力，過去此種中心力量之所以不能造成，由於人各一心，互相猜忌，不能親愛團結，我們的口號，便是「親愛即是力量」，沒有親愛的精神便沒有強固的團結，也便產生不出偉大的力量，同志們！我們要救亡圖存，我們要復興民族，我們需要偉大的中心力量，我們要想造成此種力量，必須互諒互愛，精誠團結，對人則忠恕仁厚信任無疑，對己則努力苦幹，不顧毀譽。他人有善尤而效之，他人有惡勸之

使改，同志間能互愛互諒，則互信自立，能互信，則團結必固，有了強固的團結，偉大的力量，便自然產生了，所以我們同志必須要從親愛做起！

第三要煅鍊體魄擔負民族重任——健康的精神寓於健壯的身體，沒有強壯的體魄，便不會有健全的精神，沒有健全的精神，便不能擔負大的使命，國家民族危亡到如此。我們隨時都擔當着救亡圖存的使命，如果我們體魄不強壯，我們的神精不健全，試問怎樣能夠擔負得起我們所要擔負的重大責任？因此煅鍊身體實為同志們目前最重要的準備工作，我們要求身體健康，除做節制情慾及屏絕不良嗜好的消極工作而外，更須在積極方面從事煅鍊，注重運動，練習拳術，早眠早起，作息以時，都是強壯身體健全精神的好方法，否則現在不煅鍊，等到國家民族的責任落到我們身上時，我們雖欲煅鍊而不可得，我們雖然很願意替國家民族負責苦幹，奮鬥犧牲，而我們的身體和精神都已不容許我們擔負責任了，所謂有心無力，徒嘆奈何，這是多麼的苦痛與遺憾！我們要想擔當起復興民族的偉大責任，便非在今日努力煅鍊體魄不可！

第四要積極求擴充創造能力——人生真正的意義在於創造，若只能應付現狀而不能創造，便是虛生一世，根本便失去做人的真義，我們要想有意義的生存下去，我們便得要有創造的能力，創造對人類有利的偉大事業，可是我們反問自己，便覺非常慚愧，老實說，我們都是低能，各人發明創造的能力，都非常薄弱，我們現在對於複雜的社會，困難的環境，單是應付都感困難，遑論發明創造？我們日常所說的改革政制，繁榮農村

，改造教育，充實國防等等，都只是口裏說，拿不出一個具體的計劃與方案來，以我們目前這樣低下的知能，要想擔負起救亡圖存復興民族爲人羣社會創造幸福的使命，誰都沒有把握，但我們豈能如此甘心，無疑的惟有努力求知，擴充創造能力，我們同志目前工作餘暇的時間比兄弟多，各人應該向各方面多多求知，繼續不斷的求知，使創造能力繼續不斷的擴大，你多一分創造能力，社會對你即多一分的需要，愛迪生以一個人的努力發明創造的結果，使整個的人類同受其惠，我們把創造的能力擴大了，我所需求於社會者少，而社會所需求於我者多，我們的人生便有意義，同志們今後必須努力求知，極積研究，無論對於政治經濟國防教育，一事一物，均能有具體的計劃和新的發明，對國家民族多能有偉大的貢獻，希望大家能夠繼續不斷的求知，繼續不斷的創造！

第五要注意修養培成偉大精神——我們既明白了人生的真義在能爲當前人類圖謀幸福爲未來社會謀創造光明，因此犧牲自我服務社會，這是我們的志趣，我們爲要發揮志趣，我們應該確定我們努力的方向，無論什麼人，什麼環境，都不能轉移我們的志趣，我們不能因物質條件的轉變而轉變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我們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偉大精神，不過此種偉大精神的產生，並不是一蹴而就，必須平日養之有素，持之有恆，方能漸漸建立，我們同志應該隨時隨地檢閱自己的意念言行，是否合於我們犧牲自我爲人類造福的目標，我們若能時時事事，無慊於心，則至大至剛之浩然之氣自生，即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大家若都有了這樣的修養

，則一切個人的苦樂成敗是非恩怨，都可置之度外，否則患得患失，爲名爲利，憂讒畏譏，一輩子無時無刻不在苦悶中討生活，人生的真義完全失却，我們有何值得？所以我們爲個人爲社會，都須養成偉大的精神。多做些有益於人羣社會的事，自己便也獲得至高無上的快樂和安慰。

以上所講，爲我們同志健全自身的幾個最低限度的要求，此刻歸納起來說，就是我們要有勇幹的精神，親愛的力量，強健的身體，創造的知能，偉大崇高的道德人格，我們必須具備了以上的幾個條件，才配做民族鬥爭的戰士，發動革命的力量，爲國家民族創造一條新的生路！

（完）

『因為「華」先生這篇文字對於國人意見有不少指教發明之處所以把他也印在後面以供黨內同志的研究』 健 羣

對於『貢獻一點整理本黨的意見』的

商權 (華)

『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非難黨治的聲浪甚囂塵上，一般不滿意本黨的人都趁此機會攻擊本黨，譴責本黨，認為中國目前內憂外患的所以嚴重，全是幾年來執政的本黨所造成，現在本黨既然不能治國，當然要讓他黨來治，因此有取消黨治，公開政權的運動。同時，黨內一部份同志也在懷疑着黨治的成績，主張早日結束黨治，實行憲政，將政權交還全國民衆，以為可以諉卸責任，不致代人受過。究其實，中國民族的衰微，政治的混亂，民生的凋敝，其由來本非一日。根據世界潮流的大勢所趨，和中國客觀環境的需要，惟有實行三民主義，才能達到保障民族，扶植民權，培養民生的目的。與其說國難的嚴重，是由於實行黨治的結果，反不如說是由於黨治未能貫澈，主義未能兌現。我們只能承認過去所行的是虛偽的黨治，不能因噎廢食，否認真正的黨治。但是本黨真正的黨治所以很難實現，又不能不歸咎於實行黨治的原動力——本黨——發生了毛病。

檢查本黨內部。重心失墜，紀律廢弛，組織鬆懈。宣傳空泛，訓練欠缺，只看見個人藉黨營私，到升官發財的目的，看不見整個黨的活動為被壓迫民衆解了一點痛苦：這一切都是足證明中國國民黨已經是趨於中落的時期了！要想勵行黨治，實現主義，完成革命，除了復興中國國民黨。重新整理革命陣線以外，實在沒有其他的辦法。

關於復興中國國民黨的意見各方面貢獻很多，其中以劉健羣先生著『貢獻一點整理本黨的意見』一書主張注重革命領袖，成立黨的核心組織，限制黨員私產，保障黨員生產等項較為切實而澈底。不過個人不揣冒昧，還有幾點補充意見，值得提出來，作一度的商榷。

為統一信仰，集中力量，便利指揮，敏捷行動起見，凡是一個政黨當然少不了唯一的革命領袖在上主持一切；否則，一國三公，負責的領袖不祇一個，必致意見分歧，力量分散。勢難完成艱巨的革命任務，進而爭取革命勝利。不過僅僅有了唯一的革命領袖還是不夠，必須要把黨的基礎建築在大多數生產民衆身上，才能樹立重心，掌握力量，假使一個革命政黨沒有堅固的社會基礎，就好像一座樓房建築在沙灘上一樣，隨時隨刻都免不了有傾坍的危險。意大利革命領袖墨索里尼就這樣說過：『在一個革命進展的過程中，有賢明公正的領袖，有文人學士，有投機份子，有生產革命羣衆；他們都感覺着時代的需要，或本身的痛苦起來參加革命，因而掀起革命的怒潮，推倒舊制，掃蕩革命的障礙，開展了革命的大業。然而，革命勢力奪得政權了，所謂文人學士便又乘其一貫

的壓棄現實追慕將來的習性，對革命生了懷疑，發出悲觀論調，甚至反而誹難革命事業。投機份子則於奪得政權之後，現出原形，在革命陣營裏搗他們的鬼。獵官，腐化，惡化，消蝕革命勢力，而為反革命作了聲援。其始終站在革命的陣營，屹然不動，埋頭苦幹的，祇有賢明公正的領袖，和生產的革命羣衆。因之。革命事業的完成，要以賢明公正的領袖為重心，以生產革命羣衆做基礎，這樣，革命才會成功，也才不致於中落。』不幸他這一段話正可拿來做過去中國革命失敗的寫照，中國國民黨的所以中落，就是由於缺乏了以賢明公正的領袖為重心，以生產革命羣衆做基礎這兩個重要條件。本來，孫總理在時，一切革命的大計固可由大家討論，却是最後決定權完全在總理，很能表現民主集權制的真精神，總理逝世後，當時大家為紀念孫總理起見，一致主張不設總理。從此實行多頭的委員制，有過失互相推諉，有責任互相脫卸，有利益屬之自己，為選舉對下買好；甚至彼此攻訐，各抓羣衆，形成分崩離析的現象，革命精神消失殆盡；這就是不確定領袖制的毛病。其次，再回頭來看一看黨的社會基礎，却更脆弱得可憐。翻看黨員職業統計表，只見軍政界出身的占絕對多數，其餘一小部分是學校裏的教職員學生，至於隸屬農工界的生產羣衆真是鳳毛麟角，百不一見。此中原因當然很多，中國民智落後，一般生產羣衆盡皆文盲，不僅毫無參加政治的興趣，且連極普通的政治常識亦付闕如，自無加入政黨獻身革命的可能。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以後，未嘗沒有少數農工份子加入，可惜當時本黨同志只顧奪取政權，從不注意培植社會基礎，以致農工運動為掛羊

頭賣狗肉的共黨所操縱，所把持，不但未能完成訓練民衆，組織民衆的任務，反使社會秩序爲之破壞，民衆怨聲載道，諱言革命。清黨時，因一部份農工羣衆不免有左傾嫌疑，致被排斥，甚至民衆運動也因此停止，結果惡化份子固能清除，腐化份子即乘機而入。只要身爲軍人或官吏。雖其過去從未列名黨籍，亦可經過登記手續，一躍而爲黨員。同時黨員又紛紛大施手腕，獵取官職。於是官吏與黨員混在一起，清濁不分，所謂革命政黨和平變成官僚集團，如何代表被壓迫民衆完成革命？這就是由於黨的基礎未能建立在生產革命羣衆身上。今後重整革命陣線，除了確定領袖制以外，還要汰除腐惡份子，盡量吸收生產革命羣衆入黨，才能得着民衆的擁護。何況目前中國國民黨并不是沒有賢明公正的領袖，只是黨的基本太脆弱，所謂革命黨員盡是不生產的智識份子，很難保険不趨於貪污腐化的途徑。此外，僅僅希望有好的領袖在上領導，又不免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毛病，一定更要把黨的根基打穩。然後，一方面有重心，一方面有基礎，黨的靈魂才能復活，黨的精神才能恢復。

成立黨的核心組織，以爲復興中國國民黨的準備，確爲切要之圖。却是要拿這種辦法徵求現在中央同志的同意很難達到目的。還有將此種核心組織的一切組織辦法公開宣佈，有願意加入者只須按規定填具志願書聽候審查合格，即可加入，此種辦法與公開舉辦黨員登記相似。勢難防止投機份子混入。愚意不如採用祕密組織的方式，由公正賢明的領袖分挑選忠實努力的黨員若干人作爲基本幹部，祕密成立核心組織，深入民間，致

力於農民運動，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的領導。從民衆運動的領導當中，既可吸收進步的生產羣衆爲革命黨員，又能掌握大多數生產羣衆以爲黨的外援，使他們能真誠擁護本黨，實行主義，革命才有前途。至於黨的核心組織爲什麼要保守祕密，此中理由不外乎下列幾點：

(一)黨的組織如係公開，難免不洩露一切機密，使黨外敵人易知黨的鬥爭路線，先事防備。於是反動力量既不易消滅，且予敵黨以可乘之隙，能將本黨一切組織設法破壞，其危險性實非常重大。

(二)黨的組織一經祕密，縱係在朝黨，亦與在野黨相等；不致如公開的政黨，不僅毫無危險，且可藉黨的地位獵取官職，無形中使一般同志的革命精神爲之消失。

(三)任何政黨一定要含有祕密性質，才能健全組織，嚴申紀律。

(四)黨的組織如不公開，則發展組織，吸收份子，均較慎重，因而投機政客腐敗官僚不致混入黨內活動。

總之，過去中國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固多，但取得政權後，馬上公開黨的組織，實爲其致命傷。今後復興革命，當然要將黨的核心組織對外絕對保守祕密，不能公開吸收黨員。

用限制黨員私產，保障黨員生活，由黨支配黨員工作，以工作成績定黨員的報酬這四種辦法，以澈底消滅黨內官僚化資產化的傾向，確爲言人所不敢言的獨到主張，也可

以說是劉先生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不過還有二個問題值得研究：

(一)黨員超過一定限度的私產由黨沒收成爲黨的公產以後，究竟拿來作什麼用？如果實行黨員養黨的辦法，拿來全作黨務費，負責辦黨的人偶一不慎，恐將流於浪費，不免易受黨員的指摘。因此，黨員也不樂意將他們的私產完全交出。結果，限制黨員私產很不容易澈底實行。

(二)僅僅保障黨員的生活，使黨員的生活有暫時歸宿，恐怕還是不夠，不如更進一步統制黨員的生活，使他們的生活，永遠有歸宿。同時，黨員的生活一經統制，自無從發展個人私慾，盡情浪費錢財，豈不一舉兩得？根據這兩方面意思，個人主張把限制黨員所得私產舉辦黨立農場黨立工場，若干所，聘請黨內外農工技師設計指導，雇用大批失業工人從事工作，并規定下列幾條辦法；

(一)凡黨員農工技能，或願意作工者，一律送入黨立農場或工廠工作。

(二)輪流調遣黨員赴黨立農場或工廠工作，藉受技術訓練，規定每半月或每月至少作工若干日。

(三)凡違背黨的紀律者，應送入黨立農場或工廠罰作苦工，工作期限視其犯罪的輕重而酌定之。

(四)在黨立農場或工廠附近設立黨員新村，所有黨員的家屬均可移入居住。

(五)黨員日常生活標準由黨預先規定，務使其不得享受貴族式的優裕生活。

(六) 黨員因公而成殘廢或年老不能工作者，一律由黨供給其生活。

(七) 黨員死後，其遺族生活由黨供給。

(八) 黨員所生子女由黨辦各級學校以教育之

以上幾條只是原則，詳細方案尙待專家從長計議。能照這種辦法實行，黨與黨員的關係打成一片，黨員既能養黨，黨也可養黨員，庶幾，革命的成功必在遠！

